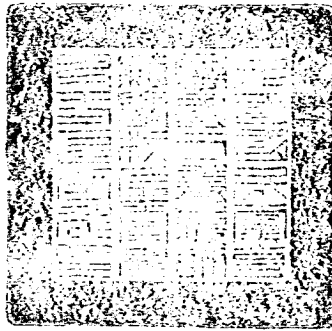


種二第書叢術學書叢化文族民

史戰抗族民華中

著 仁 安 陳



版出社版出化文族民

種二第書叢術學書叢化文族民

史戰抗族民華中

著仁安陳

版出社版出化文族民

本書提示要點

(一) 從歷史上，說明中國民族之對外戰爭，及其成敗之因果關係，而加強民族之意識觀念，以爲抗戰勝利之基礎。

(二) 從歷史上，證明中國民族之對外戰爭，不是由於侵略外族，是由於防禦外族而起之抵抗作用，故本書定名爲抗戰史。

(三) 從歷史上，證明每一期之對外戰爭，而漢民族之範圍日益加廣，外族同化之程度愈高，並證明入民國後，在中國境內之各民族，有完成一個大中華民族之必要與可能，以此而統一民族之意識，爲今後抗戰建國民族復興之信號。

(四) 本書之範圍，寫至清代止，入民國後，則劃入現代戰史之範圍，不加論列，留待將來史家之詳述。

著者誌

中華民族抗戰史

中華民族抗戰史序

陳安仁

中國民族，首推漢族，漢族錫名於漢代，在漢代之前，爲華夏族，今日之漢族，由數千年歷史之演化，已爲混合之民族，非純粹之漢族；本書所論之中國民族，卽是指由黃帝以至清末，每期同化後之漢族而言。中國民族數千年來與環居之四裔從事戰爭，以保持民族之自由獨立，其事業則至偉大也，其行動則至壯烈也。本書站在民族主義之立場，從歷史教育之方面，提起中華民族對外抗戰之歷史精神與文化精神，此種民族意識之培養，固歷史家之任務也。中國歷史上之民族，除華夏本系外，有東夷系，荆吳系，百越系，東胡系，匈奴系，突厥系，蒙古系，吐羌系，氐系，苗裔系，羅緬系，莫揮系等系，此皆爲漢民族之來源，於歷史上每期逐漸同化。至現代（由民國成立後）遂組成一大中華民族，合滿、蒙、回、藏、苗、獠、莫揮等族，成爲一單位，而不可以分裂者也。中華民族，能成爲一堅固組織之單位，乃以漢文化爲同化之中心，而以自由平等主義，爲同化之基本力量。然而漢族能完成歷史上同化之責任者，實由於數千年能對外有一種自強不屈之獨立精神，以爲民族之維繫也。寔假中國民族，每一期代受其他民族之侵陵，而不能奮起抵抗。或卽

威服震懾，而受環居之異族併吞殲滅，則又豈能繼志述事，成爲一中華民族乎？中國民族，素具和平之德性，歷史上雖有秦皇漢武唐太宗之武功，乃爲防範其他異族之侵陵，而爲對外不得已之戰爭也。其環居之異族，苟臣服焉，則加以冊封羈縻而已，並不繼續施一種壓力而消滅之，卽採一種同化之政策，由雜居通婚，使種族日久而泯其痕迹，其植基之廣，汎愛之寬，舉世無兩焉。誠以中國民族歷史上之對外戰爭，爲民族觀念所形成之獨立戰爭，且爲與其他環居民族混合融和之過渡戰爭也。不觀夫三代時之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由上古期之戰爭與華夏系混合而擴大其內容矣。秦代東夷已不存，南蠻之荆吳已同化，百越亦一部同化，西戎北狄之在中國者亦全同化，其在域外者，方保存其原狀，秦代之華夏系，已非三代之舊矣。漢代之遠征，與其四鄰之異族接觸，而匈奴、氐羌、東胡、南蠻、西南夷等族，已有大部分同化。秦漢以後，因安富尊榮漸形衰老之漢族，經五胡十六國諸族之混合雜居，加入許多之新分子而復活，自隋唐五代至宋元之間，迭與突厥、契丹、女真、蒙古諸族接觸，混合同化，故明代華夏系之漢族，亦有異於隋唐五代，宋元華夏系之漢族。清代滿洲民族入主中國，其八旗及駐防旗人，與漢族雜居日久，習染漢族風俗文物而久已同化。故中國歷史之上之民族，從對外戰爭而強化，而擴大，成爲大一統之雄風，此與世界各國之因對外戰爭，而摧殘其他民族，有不可同日語者也。本書對於過去數千年中國民族，以血汗造成偉大之戰

史，條舉而概述之，爲今日民族抗戰之寫照，蓋純從民族意識之方面，而提揭時代精神，冀樹起民族之自尊心與自信力，而完成民族復興之偉業焉。

民國三十年八月十日

中華民族抗戰史

中華民族抗戰史

陳安仁著

目錄

緒論

- 第一章 中國民族之起源問題……………(一五)
- 第二章 黃帝與堯舜時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二一)
- 第三章 夏商時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二六)
- 第四章 周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二八)
- 第五章 秦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三六)
- 第六章 漢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三九)
- (一) 匈奴之猖獗 (二) 西域之開拓 (三) 閩粵之開闢 (四) 西羌之平定 (五) 西南夷

之開拓(六)鮮卑烏桓之寇邊(七)漢代與朝鮮日本之關係(八)漢代對外戰爭與中國文化之影響(九)漢代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第七章 三國及兩晉時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一九一)

(一)匈奴族劉聰之傾覆晉室(二)羯族石勒之寇河朔(三)鮮卑族慕容氏之入寇(四)氐族苻氏之侵擾(五)羌族姚氏之不振(六)晉代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第八章 南北朝時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二一〇)

(一)北魏之蹂躪中原(二)突厥之侵擾(三)南北朝戰爭之文化移動(四)南北朝代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第九章 隋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二一九)

(一)突厥之臣服(二)吐谷渾之破擊(三)高麗之征討(四)西域之經略(五)隋代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第十章 唐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二二五)

(一)與東突厥之鬥爭(二)回紇之入寇(三)吐蕃之來侵(四)南詔之侵寇(五)龜茲之征討(六)高昌之平服(七)波斯大食之來降(八)吐谷渾之犯邊(九)遼東高句

麗之征戰（十）奚契丹之討擊（十一）渤海之叛服無常（十二）唐代版圖之廣闊與交通文化之開展（十三）唐代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第十二章 五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一五九）

（一）歷史上遺留之惡例（二）契丹之南侵（三）五代對外戰爭之成敗因果關係

第十三章 宋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一六六）

（一）對遼國之和戰問題（二）西夏之叛服（三）金人之侵寇（四）元之亡宋（五）宋代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第十四章 元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一九一）

（一）元代之政治壓迫（二）漢族之反抗運動（三）蒙古民族之漢化（四）元代武功之擴張與中西文化之影響（五）元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第十五章 明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二〇〇）

（一）蒙古之南侵（二）安南之叛服（三）緬甸之叛服（四）俺答之犯塞（五）衛拉特之北徙（六）倭寇之侵略（七）明代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第十六章 清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二〇八）

(一) 滿清之長驅入關 (二) 民兵之反抗 (三) 鄭成功之謀光復 (四) 漢民族反抗滿清
之初期運動 (五) 平英圍之反抗英兵 (六) 太平軍之抗清運動 (七) 中國民族之革命運
動與滿清之傾覆 (八) 清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結 論

緒論

昔德國歷史學家蘭克（Lanke）著日耳曼民族史，而鑄意志之統一與勃興，基於是焉。蓋國家之爲物，是民族精神之所寄託，是民族文化之所維繫也。日本檜琦氏論日本新教育之態度，特提出數綱領，其一曰：「國史之尊重」。國於天地，必有興立，而所以立之者，不有民族對於過去之歷史加以尊重，尤在發揚過去之歷史精神，而開展將來之歷史也。蘭自珍特首：「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墮人之枋，敗人之紀綱，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蘭自珍古史鈞沉論三蘭定齋集卷二）。誠以去其史，則大多數人不知有祖國，不知有國家之文化，不知有民族之寶典，不知有社會之文獻與制度，不知有先民創造之艱難。甲國有兼併鯨吞之者，其國民自若也；乙國有侮辱臣妾之者，其國民罔覺也。甚至異族，君臨其上，可位侷侷而聽命，數典忘祖，認賊作父而甘之也。非洲之黑種，美洲之紅種，及澳洲南太平洋羣島之諸族，爲強有力者宰制之後，即吞聲下氣，忍受刀鋸鞭笞；已彌悠遠之歷史，爲其精神之附麗；且無高尚之文化，爲其進取之動機；則民族銷沉，國家無復興之望者，蓋可慨也。

當十八世紀以後，普魯士欲建立統一之國家，於是普魯士學派（Prussian-Schule）之民族史學家，振奮全邦，如特羅生（Droysen）之普魯士政治史，西勃爾（Sebel）之德意志國會之基礎，皆爲提挈普魯士之精神以爲民族之自尊者也。當普魯士史家盛唱民族主義之時，意大利之史家如巴爾波（Balbo）等，企圖國家之統一，提倡民族主義之色彩，而促成意大利獨立建國之功。小史壇學報第三卷第五期陳謝慈史學論測。日本自甲午中日戰爭以後，明治維新運動之成功，論者歸功於元祿時代德川家閣所著之大日本史，那珂通世，三宅半吉，中村久三郎所編著之東洋史，及淺見綱齊所著之靖獻遺言，鼓舞國民忠君愛國之精神，揚高日本國民之自尊心與自信心，而收民族復興之效。（中國新語第一卷第二期、季季谷民族復興與歷史教學）中國今日之時代，是數千年來歷史稀有之時代，將來之歷史，由現代歷史之進程以決定之。現代歷史之進程，由現代國民之行動以決定之。現代教育之訓練，由鑄造代歷史教育之方法以決定之。（見拙著歷史教學法的理論十二頁）對於中國數千年來歷史之重視，而啓導民族之自尊心與自信心，此歷史學家不可忽視之任務也。

中國立國亞東，爲世界文明一大邦，而文化之發達，紹基於皇古，開展於唐虞，興盛於春秋戰國，而振耀於漢唐，有四千餘年綿延不絕之歷史，而環居各民族，莫能及焉。在古代周季已有諸子百家之學說，有醫學歷學數學音樂文學之發明，而環居各民族，莫能及焉。有

抵抗異族，開拓疆土，武功赫赫，雄才大略之君主，如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等，而環居各民，莫能及焉。有尋覓新地，開拓西域，樹立殖民之冒險家，如張騫，班超等，而韓琦，范仲淹，岳飛，文天祥，鄭成功等，而環居各民族，莫能及焉。然而數千年來，能樹立此種特色於東亞大陸，不致淪為印度、安南、朝鮮之續者，何故耶？此則民族意識之發皇，而對外與環居之民族鬥爭，不致長被征服，淪為臣妾牛馬，而屹然自立於天地之間也。然和平而中國民族，為一和平之民族，此固先哲之垂教，文化之薰陶，有以使之然也。然和平有其限度焉。苟民族而至於生死存亡絕續之交，仍標舉和平之美名，以自炫異，不能拔劍而起，為神聖之自衛；則和平之號召，適為鴆毒之媒也。凡世界人類之生存，種族之繁衍也，有其生存繁衍之道：一曰自保，一曰自養，自養所以養生，自保所以為存也；能自保自養，而後可以生存繁衍。中國數千年來，與外患相終始，異族之侵擾，無代無之；然每一朝代之抵拒外患而與異族之爭鬥，皆為自保自衛；異族苟稍首降服焉，則容納而擁輯之，不欲加以苛待與壓迫也。是故環居民族之交侵中國也，始則積不相能，繼則相與安處，終則和同混化，而結為民族親密之血緣，真為舉世稀有之事，而為中華民族可自豪於世界者也。

緒論

誠團結之中華民族，所謂漢、滿、蒙、回、藏、已成爲歷史上之名詞，從此施向心之力，同統一於大中華民族之旗幟下而邁進，此誠爲今後談民族學者，所當注重之大問題也。昔孫中山先生有言：「吾人既欲實行民族主義，當以美爲模範，以漢人之文明，另造一五族混合之新民族……平等待遇之先，須先之於調和，則須放棄漢族之名稱，另造一民族名稱，如美國然，曰中華民族。則吾人可以建立一民族的國家，而其人皆爲國家的民族矣」。〈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提要〉。民國十八年三月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蒙藏新疆政治報告之決議案有云：「本黨致力國民革命，既以三民主義爲唯一目的，則吾人對於蒙古、西藏及新疆邊省實行三民主義外，實無第二要求。雖此數地人民之方言、習俗，與他省不同；在國家行政上，稍呈特殊之形式，然在歷史地理上及國民經濟上，則固同爲中華民族之一部，而皆處於受帝國主義壓迫之地位者也。……中國境內之民族，應以互相親愛，一數團結於三民主義之下，爲達到完全排除外來帝國主義目的之唯一途徑。……本黨敬鄭重述明：吾人今後必力矯滿清軍閥兩時代，愚弄蒙古西藏，及漠視新疆人民利益之惡政，誠心扶植各民族經濟政治教育之發達，務期同進於文明進步之域，以造成自始統一之中華民族，必如此，庶足以保持中國永久之和平，而促進世界之大同。中國民族歷史之新生命，以寄託於民族精神之發揚，與民族組織之鞏固，而維繫其自由獨立之宗邦爲斷。然自由獨立之宗邦，何以

維繫之？其一民族對外鬥爭之精神，不可不從歷史之教訓中，而極力提倡之也。傳曰：「國不競亦陵」，凡民族之不能競存於世界者，未有不受「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之公例所淘汰也。夫民族之不能對外鬥爭以求生存者，則不能對內團結一己之民族，或同化其他之異民族，以成一己民族之新份子也。蓋民族之本價值已失，必受其他民族之威脅征服，而喪失其獨立自治之資格；苟已喪失其獨立自治之資格，則何以能免於新民族之征服？抑是言之，則前代中國民族之能與滿、蒙、回、藏、苗、彝、諸民族以講一休戚與共之精神，實由於此。而公中山所提示之社會進化的定律，人類求生存之要義，為不可磨滅者也。宋民族對外鬥爭之精神，為民族質素不可少者也。誠以累世共處一社會，有相同之地理環境，與共同之堅強組織及誼協助，而又有共通之文化以結合之，假如未有共同對外自衛之抗戰精神與行動，則堅強之民族團體，社會組織未能確立矣。中國歷史上之民族，以漢族為文化之中心，歷史上由合而分，由分而合，遂成爲各族混合之大民族。試思漢族何故不爲被同化之客體，而能爲同化之主體乎？梁啟超氏曾提出其源因如下：

(一) 我所定諸漢平原，一皆游的放牧，盡已獨立，則凡陵夷地間，皆被其影響，不虞其重，難以劇成風氣。(二) 我所用者，爲象形文字，諸漢道器，雖極難，然勢不能

不以此種文字，爲傳達思想之公用工具。故在同文的條件之下，形成不可分裂之大民族。

(三)我族素以天下爲最高理想，非惟古代部落觀念，在所鄙夷，即近代國家觀念，亦甚淡泊；懷遠之數勝，而排外之習少，故不以固有之民族自域，而歡迎新分子之加入。(四)地廣人稀，可容各民族之交互雜處，徙置之結果，能增加交感化合作用。(五)我族愛和平，尊中庸，對於他族雜居者之習俗，恆表示相當的尊崇；坐是之故，能滅殺他方之反抗運動，假以時日，同化自能奏效。(六)同姓不婚之信條甚堅強，血族婚姻，既在所排斥，故與他族雜婚盛行，能促進彼我之同化。(七)我族經濟能力，發展頗達高度，常能以其餘力，向外進取，而新加入之分子，亦於經濟上組織上同化。(八)武功上屢矣失敗退嬰之結果，西北蠻族侵入我文化根據地，自始爲固有文化所薰育，漸變其質；一面則我文化中樞人，數次南渡，挾固有文化以灌東南，故邊境能爲等量的發展。片梁氏所提出之原因，固有相當之理由在，而爲其所忽略者，即中國民族數千年來對外鬥爭之精神與行動，爲其歷史推進之重要原因也。假如秦漢不能抗拒匈奴之南下？五胡十六國喧賓奪主，而不能解除其禍害？元末不有朱元璋、領導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以北定中原？辛亥之役，不有孫中山等，領導革命集團，以拯生民於塗炭，救國家於危亡？則漢族必爲漢族，豈能完成偉大中華民族之任務乎？夫此種種精神與行動，固炳耀於天地間，而爲今日抗戰建國最基本之要圖也。爰從數千年歷史之攢詩，以俾民族宗風繼起之號召也。

第一章 中國民族之起源問題

中國民族，源爲北著，抑來自西方，爲研究中國民族史上極重要之問題。馬爾柯斯言：

「陽子居之言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屈原曰：遠古之初，誰傳道之？三復斯言，而稽古之難信，考驗者之無徵也。夫二子者，生當周季，去古未遠，而已嘆古初之莫記。矧百世以下，遭秦燔滅之餘，而妄稱上世之遺事，豈不亦迂誕哉！」關於中國民族之起源問題，依上古史之記載，或由臆斷之傳說，或由迂誕之神話，不能解決。溯古醫，中國民族之起源，是出於中部諸。小戴記玉制篇：「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王制假定爲漢博士敘錄之經說）。說文解字卷四上：「夏，中國之人也。從文，從頁，從白。白，兩手；文兩足也。段注：中國之人，謂以別於北方狄，東方貉，南方蠻閩，西方羌，西南僬僂，東方夷也。又說文羌字下：羌，西戎羊種也，從羊凡。南方蠻閩從虫；北方狄，從犬；東方貉，從豸；西方羌，從羊；此六種也。西南國人僬僂，從人；蓋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詩云：「民亦勞止，汔可



小康。意此中國，以綏四方」。《民勞詩注疏十七之四》。左莊三十一年傳：「九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饗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以上四書所述，對於四夷有輕視之詞，然從其東，西，南，北，四方，之領域對象言之，中國之民，適居於中央之部分也。現代中國學者，如劉光漢之華夏篇，思故國篇，黃節之立國篇，章太炎之種族篇，蔣觀雲之中國人種考，及日人所著之興國史譚，均以中國民族西來之說爲信據。（見商務版拙著中國上古中古文化史第一章一七頁）。章太炎文別錄卷一中華民國解云：「神靈之冒自西方來，以雍，梁二州爲根本。宓犧生成紀，神農生羌水，黃帝宅橋山，是皆雍州之地。商陽起於若水，高辛起於江水，舜居西域，禹生石紐，是皆梁州之地。觀其帝王所產，而知民族奧區，斯爲根極。雍州之地，東南至於華陰而止。梁州之地，東北至於華陽而止。就華山以定限，名其國土曰華，則緣起如此也」。據考古學家人類學家如奧斯本（Osborn）韋斯來（Wiestler）克魯柏（Kraeber）及華萊斯（Wallis）等，則以亞洲之中部，即中央亞細亞爲人種之起源地，人文地理學家如亨丁頓（Huntington）以爲人種起源於中央亞細亞，而分佈於世界有可能性，因中亞氣候溫和，適合於人類之生存故也。韋休編中國史話第一章有云：「古書上所載中國人民古代祭祀所供的神，有崑崙之神，或者崑崙地方，就是漢族人的老家了。崑崙在那裏？考據下來，就在現今新疆省西北一帶高原上，……所以研究中國歷史的人，也大都以

爲我們漢族人，是從這一帶高原，經由現今的新疆，甘肅兩省遷到黃河流域來的。『陳漢章中國通史云：『近今一般社說，並謂中國黃種，皆黃帝子孫，而黃帝實由西北遷徙而來。按法人拉克伯里 (Lacouperie) 說，以奈亨臺爲吾那尼安種 (Nanaians) 非塞米 (Semites) 的種，與黃種合矣。底格里士河 (Tigris) 邊地，與幼發拉底河 (Euphrates) 側地並即加勒底 (Chaldean) 古國，而裏海西岸之巴克，並其統領加勒底國之地，當時實爲波斯，巴撒迦特族人所居，若率巴克民族東來 (向東)，則東來者仍是白種，非黃種；且紀元前二千八百八十二年，當中國顓頊帝之二十二年，猶得以底格里士河邊之會長，由土耳其斯坦來中國者爲黃帝乎？』陳漢章之說，則不承認黃帝有向東來之事。章燦於中國通史導言有云：『近世歐洲學者，謂華族之始源，本在亞洲西方之地，後由西方東徙，經行本國之黃河上流沿岸，折入內部攘斥苗人而有其地，遂爲華族建國之起源，而其率族東徙之人，西士號爲那苛買特 (Nakhunte)，世俗淺信或以黃帝擬之，此第音譯之近同，藉端推測，自餘如記時之分析，文字之簡單，雖或相符，而究不足定吾族西來之鐵証，故今日華族西來之一語，尙無何種完全之論。』有以爲中國民族，起源於埃及，主此說者，爲西紀元一六五四年德國耶穌會教士基爾什爾 (Athanas Kircher)。基氏著埃及謎解一書，論及中國之文字，其書法一遵埃及之舊，又埃及地方發現有相似中國之磁瓶，據此以爲中國民族源於埃及之証據。有以爲中國

民族起源於巴比崙，由此說者，爲法人拉古伯里（*Frédéric Jacqes Perre*），彼謂中國古代之百姓，卽巴比崙之巴克族（*Bak*），此族移徙中國後，對於故國舊俗，多有保存，如：（1）洪水之傳說。（2）中國伏羲，卽巴比崙之烏拔（*U-ban*）。（3）中國神農，卽巴比崙薩賈（*Sagea*）。（4）黃帝，卽巴比崙之那洪特（*Kuaur-Nakimidi*）。（5）倉頡，卽巴比崙之同基（*Dugis*）。（6）皇古時代，半魚半人之先後輩出，和文字之起源。（7）人生吉凶之說，及曆書等外，如一年十二分法，一年二十四小別法，一年分四季法，置閏日法，五日累積法（金、木、水、火、土、）等。有以爲中華民族，起源於印度，主此說者，爲西紀元一八五三年法人哥比諾（*A. degobineau*），彼謂中國之文化，實由印度英雄時代後一種印度民族傳入之，而中國神話中之盤古，實卽此印度民族遷入中國河南時之酋長，或諸酋長之一，與前此一羣印度人之遷入尼羅河上流同。有以爲中華民族，起源於土耳其族，主此說者，爲瑞典加爾格倫，彼謂河南文化，雖爲中國土產之嫡派文化，然仰詔期之彩陶，則由西方土耳其族之傳入也。有以爲中國民族，起源於馬來半島，主此說者，爲法人維格爾（*G. Virel*），彼所持之理由有四：（1）漢族總元前三千年間，所創造之象形文字中，多摹擬動植物之形（2）今日中國南部蠻民所用文字，有與漢族古代象形文字，相類似者。（3）中國語言與南方諸省，較爲簡純，蓋北則愈繁雜。（4）中國語言重音調，馬來半島之言語亦然。有以

中國民族起源於甘肅，主此說者，爲日人島居氏，彼於所著南滿洲古人種考內謂中國甘肅一帶，古有一族，其俗尊上帝而重祖宗，聲名文物，著在古昔，此則漢人之祖也。有以爲中國民族，起源於蒙古，主此說者，爲美國探險家韓得思，考古於蒙古時，以世界大動物皆發現於蒙古一帶，則最初依動物爲生之人類，當亦導源於蒙古，因倡中華民族由蒙古南下。有以爲中國民族起源於土著，主此說者，爲西紀元一八六二年法人羅素滿，而一九一六年英人洛斯，著中國民族由來論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People) 贊成其說；梁啓超於中國歷史民族之研究，亦有相似之主張，其言曰：「欲知中國何時始有人類，當先問其地氣候何時始適於住居，據近年地質學者發掘之結果，則長城以北冰期已有人跡，即河南中原之地，亦新發現有舜時代之遺骨，及陶器多具，則此地之有住民，最少亦經五萬年，若不能舉出反證以証實此骨非吾遠祖所遺，則不能不承認吾族之宅斯土，已在五萬年以上」。以上諸說，論及中國民族起源於中央亞細亞，埃及，巴比倫，印度，馬來半島，蒙古等地多有充分之論証，蓋起源之地太遠，爲上古時期交通阻礙所不能有之事也。文化之類似，以人類心理能力，太概相離不遠，所發明者，有時亦有相同之處。惟土著之說，有相當之理由，而土著亦不是起源於東南，是起源於西北，或黃河流域上下游之地帶也。據傳說中，吾國古代帝王多建都於黃河流域，如有巢氏之於山東，伏羲氏之於陝甘，神農氏之於河南，黃帝之於河北，少昊

之於山東，顓頊氏之於河南，帝嚳氏之於河南，堯帝之於山西，舜帝之於山西，夏禹之於山西，竈假起於東南，則古帝王之建都，必根據於東南地帶。（關於中國民族之起源問題，可參閱拙著中國上古中古文化史一書一二頁至二九頁，拙著中國文化演進史觀一書四六頁至五二頁，宋炳文著中國民族史二頁至十二頁，）。且中國上古文化，亦自西北而移動於東南，如左傳成公七年：巫臣教吳乘車，教之戰陣。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子靈（巫臣）奔晉，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國語楚語上：申公巫臣……實通吳晉，使其子孤庸，爲行人於吳，而教之射御。至出土古物則西北多於東南，凡此可以旁證中國民族之起源，乃在中國西北部之地帶也。

第二章 黃帝與堯舜時代中國民族對外戰

爭之概況

黃帝時代，爲上古中國文化之開展時期，亦爲上古中國建基立說對外戰爭之開始期。史記云：「黃帝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諸侯有不順者，從而征之。」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蚩尤而明乎天道。」綱鑑彙纂云：「軒轅修德清兵，蕪五穀，撫萬民，度四方，與炎帝、榆罔、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勝之，又擒殺蚩尤於涿鹿。」軒轅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爲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於中冀。」於是諸侯咸歸軒轅氏，代神農氏爲天子，是爲黃帝」。從上引述以觀，黃帝是安內攘外首出之統帥也。據史書所載與戰者，有炎帝、榆罔、蚩尤。黃帝是少典之後，與神農（炎帝）爲同族，何致互相戰爭？故有以史記本文之稱，炎帝爲稱蚩尤者。清代梁玉繩，引周書嘗麥解，蚩尤攻逐赤帝於涿鹿，黃帝乃執蚩尤殺之。左傳僖公三十五年，黃帝戰阪泉之兆，亦指蚩尤。然則阪泉之戰，卽

涿鹿之戰，是軒轅勤王之師，而非有兩事，故逸周書稱蚩尤曰：『阪泉氏，斯爲確證。始綠炎帝世衰，諸侯不享，軒轅征之而來賓，爲炎帝征也。旣因蚩尤謀逆，炎帝蒙塵，軒轅徵師以誅之，爲炎帝誅也。紀中兩炎帝，俱蚩尤之誤。或曰：『蚩尤爲九黎之君，黎卽苗也。』黃帝率領漢族植基中土，與苗民相戰，苗民首領爲蚩尤，有猛將夸父，創制刀、戟，大弩之武器，先與神農分佔江山，成漢苗對峙之新局勢，神農死後，蚩尤率領部族叛亂，出洋水，登九淖，伐神農後裔於空桑，神農後裔，遂避居於涿鹿。時神農之郟城，於魯之曲阜，而空桑之地，亦於魯，蚩尤率族壓迫漢族，北踰黃河，黃帝挺身而出，廣徵諸侯，大破蚩尤，黃帝與蚩尤大戰，先後三次，第一次於阪泉，第二次於涿鹿，第三次於中冀，最後勝利，則於中冀也。黃帝與蚩尤之戰爭，爲吾國民族對外戰爭之發端，其與異族所爭之地，卽黃河流域之地帶，蓋有此一戰，而漢族始能於黃河兩岸肥沃之地安居也。中國民族，能在上古繁衍於此種地帶，全恃此次之一戰。夫黃河地帶，除山脈之地區，及洪水沖積之平地外，幾乎黃河流域全部，均覆蓋有黃土層。在流域中之河北、山西、甘肅、陝西省之一半，河南省之北部，山東半島等處，均爲黃土層所蓋，（雷克留文集三零三頁），黃土之組成內，未有沙石，黃土是多孔之物質，其本身含有石灰質，乃黃褐色之地層，此種黃褐色地層之來源，卽是受水影響之下，分解爲垂直層，……黃土則分爲橫剖層，此種土質，幾乎覆蓋中國全部肥沃之地，

其本質不僅豫定地質學之探討，且豫定農業之經營，甚至豫定中國之歷史。（見柯金著中國古代社會漢譯本一二頁引呂赫特霍芬書信集十二三頁）倘黃帝不於上古之時，四征不庭，以師兵爲營衛，東至於海，西至於空桐，南至於江北，北逐葷粥，建立一東亞帝國於黃河流域，則中國全部歷史之改觀，可以知之。夏會佑於中國古代史有云：「桀蚩尤爲九黎之君，其少時曾學於中國，一仕於炎帝，使宇少昊，再仕於黃帝，以爲主金之官，又爲當時司天之官，黃帝深器之，使佐少昊。其時黎民踴躍江湖之外，爲我所鄙賤，蚩尤既久遊外國，稔知諸夏九黎，終不能並存於世，又默觀神農世衰，知事機不可失，乃潛鑄金類以爲利器，遂即率衆北向以抗中國，未幾涿帝榆罔而自立，號炎帝，亦曰阪泉氏，則日耳曼自稱該撒之例也。古稱黃帝與炎神爭門涿鹿之野，是黃帝所滅者爲榆罔，爲蚩尤，雖若可疑，然當從史地分而爲二，蓋古史僅稱蚩尤逐帝榆罔，而未言殺帝榆罔也，殆當時榆罔，都蚩尤黃帝之間，先被逐於蚩尤，後見滅於黃帝，蚩尤所率九黎之民，先在江南，及戰勝榆罔，自號炎帝時，則已遷河北，乃進而益西，與黃帝遇於阪泉涿鹿之野，已在中國之西北偏，是當時神州大陸，已爲蚩尤所據，若涿鹿之戰，而黃帝再敗，則吾族尙失其自庖犧，神農以來之殖民地，而仍回葱嶺之高原，五千年間，秦東之史事，無一同者矣。故涿鹿之戰，誠諸夏之大事也。」夏氏所引史事，雖略有出入，而黃帝對蚩尤之一戰，固爲歷史上最大之事件，誠以黃帝與蚩尤所

爭者，爲黃河流域之肥沃地帶，戰而勝焉，則漢族生於斯，長於斯，歌於斯，有此樂土以迴旋也；且其後黃帝經土設井，立步制畝，建國事業，乃可以肇厥基也。然試思黃帝與蚩尤之戰，蚩尤所持者有刀、戟、大弩，而本族無有也，則黃帝所據以致勝之原因？何在乎？爲之解曰：黃帝之時，已發明弓矢之制，古稱揮、作弓；揮、黃帝臣也；又稱倮之竹矢在西房，倮、亦黃帝臣也；而其矢以弩石爲之；是弓矢均創於黃帝，而無待乎金。中國形勢，江南多林藪洲渚，故利在短兵，而長於用水。河北多平原大隴，故利在騎射，而便於野戰。蚩尤之與黃帝戰，以地形言之；則不如澤國之利也；以兵器言之；則不如短兵相接之利，而受控弦之士所宰制也；其失敗也固宜。蚩尤失敗而喪首領之後，黃帝遷其類之善者於歸屠之鄉；其不善者，以木械之，而命之曰民；民之言冥，言未見位道也；己之族，則命之曰百姓，百姓，言天所生也。戰勝者之於被征服者，待遇之懸殊，卽政治差別之所由生也。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儒家言治，必法堯舜；是故言太平盛世，必曰堯舜也。然堯舜之太平盛世，非倖而致之者。蓋經一次對外之重大戰爭，而後有跡也。帝王世紀云：「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嶽。諸侯有苗民，慮南蠻而不服，堯從而克之於丹水之浦。有四嶽以分掌各部落之險要，已無內顧之憂，而後可以征誅不庭也。史稱：「十七載殲鯀於羽山，以繼東夷。放讎兜於崇山，以繼南蠻。十七載流共工于幽州，以繼北狄。」

七十六載，竄三苗于三危，以襲西戎。」此同化政策之設施，固在戰爭威力之不展也。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此其所以爲大也。舜是黃帝八代孫，堯傳位於舜，論語謂舜無爲而治，非實事也。孟子曰：「殺三苗于三危」，證以孟子之言，則知舜與三苗曾發生劇烈之戰爭。（三危，山名，甘肅燉煌縣南）。古史言：「竄三苗于三危」。三危，爲西裔遠遠之地，若非苗之好亂，必不令徙至此地，且列爲四凶之一，命禹徂征也。（案三苗九黎，爲古時一異民族，或爲黃河一帶之蠻族，非今日山居之苗族）

苗族古稱黎，漢以後稱俚，亦作里，其地居正南，故古書多稱爲蠻，蠻者，卽文化粗陋之義，上古漢族之文化，必比當時環居民族之文化，較爲優異，故能戰勝環居之民族。文化之進展，爲立國之重要條件，其可忽乎哉？

第三章 夏商時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

概況

夏代兵出於農，計田賦以出兵車，章鴻釗中國銅器鐵器時代沿革考：「越絕書謂以銅爲兵，固不必禹始爲之，特至禹而愈盛耳。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五材謂金、木、水、火、土，是似有兵以來，卽用金矣，故金有兵之義。」兵車，是一種車戰之組織，而車戰所用之兵器，必以銅質成之。內書甘誓載夏啓有扈氏之征，有「大戰於甘，乃召六卿」之文，孔安國釋六卿爲六軍之將，而夏代設六軍以爲兵制之組織，可以無疑。夏禹八載巡江南會諸侯於會稽，汪芒氏之君防風氏後至，禹則戮之，太康尸位，四夷背畔，后相元戴征吠夷，二歲征黃夷，少康四十四歲，方夷來賓，獻樂舞；六十一歲，封庶子無夷于越。后杼五歲，征東海，伐三壽。后槐三歲，東九夷來御。后泄元歲，吠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西羌來，王始加爵命。后不降，元歲伐九苑。夏桀無道，惑於女寵，殺戮忠

良，奢靡宴樂，荒廢政治，吠夷遂乘機進犯，遂入居邠岐之間。夏桀失敗，湯修其德，內撫百姓以安人心，外征四方以服諸侯。天下既定，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漢書卷二十三）。商湯十有八祀，封孤竹等國有差。大戊三祀，諸侯畢朝，外夷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仲丁六祀，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者，三百餘年。盤庚三十二祀，伐鬼方，鬼方，特固而擾諸夏，王伐之，三年乃克。太丁二祀，季歷，伐燕京之戎，獲其三大夫。二十四祀，命西伯昌，西拒昆吾，北備玁狁，以衛中國。（參閱屯廬五主人輯五千年中外交涉史卷一）。自夏訖殷，所轄土宇，僅今河南東部，暨陝西，長安以西一帶，其餘黃河流域，非屬小之部落，卽爲未開化之戎狄蠻夷。其環居者，自北迤東而南，曰山戎，萊夷，徐戎，南曰荆蠻蠻，迤西曰庸蜀，迤北曰犬戎，小戎，大戎，自西北而橫亘於北境曰狄，所謂狄者，卽獯鬻，玁狁也。（參閱金兆豐中國通史六三九頁）。

夏商二代，對外戰爭，其因果可概而言焉。夏代末年，政多失德，民心遂去，商湯繼起，東面面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孟子滕文公下語）在外必得許多夷狄部落之擁護，而後不致因對內征伐有所牽制也，不然，則誓師詞何能堂堂正正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乎？

第四章 周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

周東下克殷，環顧諸夷，不能不籌所以防禦之者，乃大封功臣子弟於黃河流域，而尤注意於東方。周武王十三年，會師於牧野，庸、蜀、羌、鬃、微、盧、彭、濮，合兵來會。十四年，九夷八蠻，通道來貢。成王三年，管仲、蔡叔、霍叔，挾武庚以叛；奄，及淮夷徐戎，皆應之。王乃命周公東征，大誥天下，公命伯禽，率師平徐戎、淮夷。四年，奄，及淮夷復叛，王乃東征淮夷，遂滅奄，遷其君於蒲姑；六年，越裳氏至，三譯而來朝。二十五年，大會諸侯於東都，因覲各以其方物至，史臣爲作王會之篇。穆王在位，曾伐犬戎，是匈奴族一部落，穆王主函征，是周代一大事，匈奴列傳：「武王放逐戎夷，其後三百有餘年，而穆王伐犬戎，後二百餘年，犬戎攻殺幽王驪山下」。後漢書東夷傳：「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王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後得驥驪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是時穆王有事函征，徐偃王，乘之而率九夷以伐宗周，穆王之兵，尚西征未返，不得已暫分東方命主之，而楚人亦欲得志於漢東，故

穆王冷楚伐徐，周楚之兵合，而偃王遂敗。穆王西征，祭公謀父（別作祭歸謀父）率師從之，初至陽紆（山名本陝西鳳翔府境），繼進至硯查（朔米爾高原附近），由此益西，至於西王母，又進至曠原（裏海傍近），然後東還。綜穆王所經路程共歷一萬餘里，巡狩之遠，實爲歷史上所罕見。英人帕克爾（H. H. Parkes）有云：「穆王所行，卽由現時大路，約自蘭州，西寧之間，經新疆，經新疆之羅布泊，至烏魯木齊，此或卽西王母之地。」（見H. H. Parkes: Ancient China Simplified P. 27）據此，可知穆王遠征之偉大精神也。夷王三年，命虢公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獲馬千匹。厲王之時，西戎反，滅大邱，大駱之族。宣王卽位，命秦仲爲大夫，率其國人征之。時獯豨內侵，逼近京邑，命尹吉甫北伐，逐之太原而歸，於是六月之詩。二年，荆蠻背叛，王命方叔，率師南征，荆蠻來服。於是采芑之詩。淮夷不服，王命召虎，率師循江漢討平之，驅理其地，南至於海，尹吉甫，乃賦江漢之詩以美之。宣王，既平淮南之夷，乃親率六師以征淮北，徐方來庭，召虎，作常武之詩美王。六年，西戎殺秦仲，仲有子五人，王召其昆弟，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于是與其先大駱大邱之地，爲西垂大夫。幽王十一年，王欲殺其故太子宜臼，求之于申，申侯弗與，召西夷犬戎攻王，王舉烽火徵兵，兵不至，犬戎遂弑王於驪山下。西都爲犬戎所滅，且入居漢水之北，至平王元祚時，不能不徙洛邑。比周轍之所以東也。（民國紀元前二六八一年）。

平王三十七年，秦伯以異伐我，我敗走秦於棗。秦伯收周餘民有之，拖莖跋，賤以東獻之。王。桓王四年，凡伯聘于魯，我伐之。十四年，尹北伐齊，齊侯乞師於鄭，鄭世子忽，率師救齊。大狄救我師，惠王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十七年，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戰，戰於榮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襄王二年，伊洛之戎，伺寇京師，入王城，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我以救周，晉侯平戎於王，王以成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齊侯，使管仲，平戎於王。十四年，秦，晉，遷陸渾之境於伊川。十六年，王子帶復以狄師寇王城，大敗王師，王使告難於諸侯，齊侯，率師勤王，道王入於王城，取帶於溫，殺之。二十三年，狄圍衛，衛遷於帝邱。頃王，三年，鄭滿，侵齊，遂伐魯，使叔孫得臣，追之，齊襄公二年，鄭滿，伐齊，齊王子戚父，獲其弟榮如，理其首于北門，衛人獲其弟簡如，鄭滿，由是遂亡。定王元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周鼎之輕重，十四年，晉荀林父，帥師伐赤狄，滅潞氏。十四年，士會復滅赤狄甲氏，獻狄俘，晉侯請於王，以赦寃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將。簡王三年，吳入州來，楚蠻吳於楚者，吳盡取之，吳始通於上國。靈王五年，山戎無終子燕，伐齊，是年入州來，蠻吳屬於楚者，吳盡取之，吳始通於上國。靈王五年，山戎無終子燕，家，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欒豹之皮，以和諸戎，晉侯因魏絳，和戎五利之說而動焉。

遂使魏絳盟諸戎。景王四年，晉荀吳敗無終及犴狄於太原。十五年，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之鮮虞，遂入黃陽。十九年，楚誘威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二十五年，晉荀吳、略東陽，使師爲羅者，襲甲以盟於菖陽之門外，遂襲穀滅之。敬王十三年，鮮虞、敗晉師於平中。十五年，晉士鞅、圍鮮虞。二十九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於楚，楚誘其遺民，盡俘以歸。慎靚王五年，巴蜀相攻，俱告急于秦，司馬錯請伐蜀曰：「臣聞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國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廣其德；三者備而王隨之矣。夫蜀西僻之國，戎翟之長也；待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秦王從之，起兵伐蜀，取之，後並滅巴苴，秦益以富強。從上引說以觀：拱衛中央，以攘外寇而不致被髮左衽者，有齊、晉、楚、秦諸國，而秦穆公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尤爲功首也。（史記八十七本斯傳）。

東周之初，自秦以西皆西戎，自江之表爲蠻濮，其緣太行山鹿，大都爲赤白狄種所棲止。河南者，中原文化之中心也，陸渾之戎則遷伊川；（今河南嵩縣北境）；楊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王城；齊魯，禮義之邦也，鄭滿（山東濟南北境）偏處於北，萊（山東黃縣東南）介（山東膠縣）根牟（山東沂水縣東南）分峙於東；及秦勝西戎，楚開蠻濮，晉滅羣狄，齊併東夷，而中國民族，乃得安居斯土也。至於戰國，秦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獯之戎；歧

梁（歧山梁山）涇、漆（涇水漆水）之北，有義渠（甘肅舊慶陽平陽二府地），大荔（陝西大荔縣），烏氏（甘肅涇川縣北）胸衍（今寧夏省靈武縣）之戎；趙北有林胡，樓煩（俱山西邊外），燕北有東胡（遼寧北境），山戎，（河北盧龍縣北），無不各據一方，自爲君長；然卒莫能相統，爲中國民族所消滅，合黃河長江兩流域之部落，而成一廣大之民族，固非偶然也。今據顧棟高春秋大事年表，所列蠻夷戎狄，列表如下：

戎：

今山東曹縣東南四十里

北戎亦名山戎

今河北永平府境

盧戎

今湖北南漳縣東北

大戎

今陝西延安境

驪戎

今陝西臨潼縣東

小戎亦名羌戎

今甘肅燉煌縣境

犬戎

今陝西鳳翔境

楊拒、緜皋、伊洛

今河南洛陽境

陸渾之戎

今河南嵩縣北

茅戎

今山西平陸縣東南

戎蠻

無終

狄分赤白二種

白狄

鮮虞、白狄

肥、白狄

鼓、白狄

潞氏、赤狄

甲氏、赤狄

鐸辰、赤狄

東山皋洛氏、赤狄

長狄

介、東夷

淮夷

百濮、西南夷

今河南汝州西南

今河南北玉田縣西

散居今山西河北各地

今陝西延安府境

今河北真定西北

今河北平城縣西南

今河北晉州

今山西潞城縣

今河北雞澤縣

今山西潞安府境

今山西垣曲縣西北

今山東濟南府北

今山東膠縣南

今江蘇徐州境

今常德辰州境

導言 問題之提出

羣蠻

今辰州沅州境

以上所列戎狄，在成周之時，頗有勢力，至春秋以後，始逐漸爲齊、晉、秦、諸國所征服，而同化之。洪邁容齋隨筆云：「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理考之，吳、楚、越、蜀、皆爲蠻，淮南爲羣舒，秦爲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鐸辰，潞國，洛陽爲王城，而有楊拒，泉皋，蠻氏，陸渾，洛伊之戎。京東有萊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屬邑，亦用夷禮。邾近於魯，亦曰夷。其中國者，獨晉、衛、齊、魯、宋、鄭、陳、許而已。通不過數十州，蓋於天下獨五分之一耳」。雜居內地，與中國民族相戰爭之、戎狄、蠻、夷、在春秋時代，漸爲齊、晉、秦、楚、所同化，至戰國時代，未同化者頗少。其後趙滅中山，巴、蜀、亦併於秦；苗蠻諸族，亦多相退至雲南，貴州，兩廣等地之山谷中；異族中僅北方強大之匈奴，仍爲邊患也。（宋文炳編中國民族史三六頁）。後漢書東夷傳：「秦滅六國，淮泗諸夷，皆散爲民戶」。可知秦代統一之前夕，固前致力於同化之政策也。在襄十四年，戎子駒支，語晉范宣子曰：「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暉，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畔之臣，至於今不貳」。此春秋戰國時代，晉於武力之外，致力於同化政策也。讀史方輿紀要卷一，顧祖禹引呂氏曰：「秦變於戎者也，楚變於蠻者也，燕變於翟者也」。武

力擴張之後，固當以文化較乘而同化也。（案三苗九黎爲古時一異民族或爲黃河一帶之蠻族，非今日山居之苗族）。

根據上述列表，周代與環居之異族，必發生複雜之外交關係，有時因意見之軋轢，亦必發生戰爭之事，詩小雅車攻章序：『宣王能修內政，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當時南方之荆蠻，東方之徐夷，北方之獫狁，西方之西戎，對周最採取攻勢者，宣王能對外獲得最後勝利，在館饒內政故也。例如命尹吉北伐獫狁，命方叔，南征蠻荆，其較著者。詩小雅六月章：『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獫狁，至於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詩小雅采芣章：『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嘒嘒，嘒嘒燧燧，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是描寫對外戰勝之得意文章也。

第五章 秦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

秦自非子爲孝王，養馬河渭之間，封爲附庸，至秦仲始大；秦仲之，孫襄公，當平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遂有歧豐之地，列爲諸侯，地與戎相錯。襄公時，修車馬，備兵甲，及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孝公用商鞅，定變法之令，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賞；爲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行之十年，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請三晉之人，耕秦地，優其田宅，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凡民二十三附之疇官，給郡縣，一月而更，謂卒；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復屯邊一歲，謂戍卒。戍卒防邊，亦所以防胡也。（通考卷一四九兵考一）。史記秦本紀載惠文王時，韓、趙、魏、燕、齊，率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虜其將申差，此時正司馬錯伐蜀前之二年，匈奴已干預中國事也。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鑒於攘外必先安內，子是以周室侯王衆多而分崩離析，乃用李斯之策略，不以土地分王子弟功臣，劃全國爲三十六郡，（見王國維觀堂集林秦郡考），以縣隸郡，而郡直隸於中央，郡置材官，聚天下兵器於咸陽，鑄爲鍾鐻，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政權軍權財權已統一，則足以對外，故

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匈奴，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透蛇而北，彙師於外，十餘年。（史記卷八八蒙恬傳）。又發諸管通亡人，及贅婿賈人為兵，略取南越陸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始皇本紀），以關徙民五十萬戍五嶺。東越傳：「秦既併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史起一四一）。夫始皇者，北築長城，外攘狄，誠中國之民族英雄也。論者謂始皇之築長城，足以妨害南北文明之溝通，豈其然乎？始皇不築長城以防胡，則五胡亂華之史實，必早著中邦，明謝在杭五雜俎卷四云：「秦築長城以亡其國，今之西北諸邊，若無長城，豈能一日守哉？……蒞鎮之城，則近世做大將黃樞元所築，其固不可攻，虜至其下，輒引去，其有功於邊陲若此，而胡不免求全之毀，何怪智生，撫紙上之談，而輕詆嬴政也」。考長城實起於戰國時相互之防禦，董悅曰：「戰國之世，各有長城，秦昭王，築長城以備邊，又有扞關以拒邊，趙肅侯，築長城以拒邊，晉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滑州以備楚，燕築長城，自遼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以拒敵。魏之長城，自惠玉築也。考竹書紀元，梁惠王，三十二年，龍賈，帥師築長城於西邊。魏世家惠王十九年，塞固陽城，自鄆濱浴以北，有上郡。當是時秦國優魏，而西戎義渠稱王，窺中國，故築長城焉。」（七國考卷三頁一守山閣叢書本）。據此，則始皇之築長城，爲防胡也。始皇備於「亡秦者胡」之言。

（史記始皇本紀），其對於劍之戒心可知。不然，何致勞民傷財，費如許之夫工程，招致天下之怨尤？以重權之，則始皇之焚書坑儒，必嘗時士大夫感於始皇已并天下，內興工作，外極興狄，收秦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語出漢書卷二四上食貨志）之故也。若觀丞相李斯之奏曰：「五帝不橫徵，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翕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避禁，今諸生不隨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端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史記卷六始皇本紀）。則焚坑召禍，必與始皇變法及對外之政策有所連；不然，何至偶然而樂市哉？

夫始皇爲對外戰爭之民族英雄，其在歷史土之功罪如何？未暇置議；惟其對外戰爭得有成功者（1）由於徙民略邊實邊。始皇本紀：「三十二年，發諸管通亡人，贅婚、賈人、賂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六縣，隸河山爲塞，徙關實之初縣。」（2）由於用險制塞。史記：「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至始皇之所以失敗者，乃由於內政之不修，非由於對外之不振也。

第六章 漢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

(一) 匈奴之盛衰

秦代始皇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當是時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謫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渡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因專射殺單于頭曼，自立爲單于，遂襲擊東胡，西則擊走月氏，繼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參閱史記卷一〇〇匈奴傳），咸脅中國。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漢高帝六年秋，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數遣使求和，漢疑信，有二心，責讓之，信、恐誅，以馬邑降，匈奴冒頓，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七年，高帝入，自將擊韓王，破其軍於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會多大雨雪，於是冒頓畏，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有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往使匈奴，未還，漢悉兵五十萬，北逐之，高

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圍高帝於白登，（山西大同縣），高帝厚遺閼氏以說之，旋冒頓引兵去。（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時西紀元前二〇〇年）。高后六年，匈奴寇狄道，攻阿陽；七年，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按匈奴一民族，除匈奴之普通名稱外，見於中國記錄上者，復有左列名稱：

- (1) 獠狃（史記匈奴傳）
- (2) 獠狃（詩經采芣篇）
- (3) 獠粥（史記匈奴傳）
- (4) 葷粥（史記五帝本紀）
- (5) 獠鬻（孟子梁惠王下）
- (6) 葷育（史記本紀）
- (7) 薰鬻（吳越春秋吳太伯傳）
- (8) 恭奴（漢書匈奴傳）
- (9) 凶奴（釋迦方志卷上）
- (10) 獠允（漢書匈奴傳）
- (11) 兇奴（大唐求法高僧傳卷上）
- (12) 薰粥（史記五帝本紀註）
- (13) 葷狃（會昌一品集卷二）

附註：參閱日人桑原隲藏著張鷟西征考，引國學叢刊卷十王國維之鬼方昆夷獠狃考。以上所揭十數種名稱，多為同一之音。由殷末至周之中葉，匈奴主嬰以今之陝西北部為根據，（清代崔述之豐鎬考信錄卷七），勢力頗盛，惟匈奴全盛期，實於秦末漢初，及名王冒頓，滅東胡，破月氏，而其勢益大。漢初畏其勢，曾一次以竊廢手段，使劉敬，結和親之

約。孝文卽位，（西元前一七九）、復修和親。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文帝遣丞相灌嬰，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遯，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時賈誼（洛陽人文帝召爲博士）歲遷至太中大夫，恐和親之策，誤國家大事，乃正治安策，表示堅決之主戰論，其言曰：『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欲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顛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奄人也，漢德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漢事告匈奴）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可知賈誼不主張與匈奴和親，而主張撻伐也。後六年，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中，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宗正劉備，爲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次

棘門，以備胡。漢兵至邊，匈奴亦遠避。景帝立，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公主如故約。

景帝六年，匈奴入雁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人；隴西李廣爲上郡太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廣、令解鞍縱馬，示閒豫，胡兵以爲有伏軍，乃引兵去。後二年，匈奴入雁門，太守馮敬，與戰死，遂發車騎材官，屯雁門。

漢武帝承景帝之後，卽天子位，自彼曾祖父高祖，在平城一蹶以來，至惠帝、呂后、文帝、景帝、時代，匈奴愈益橫暴；武帝感於外患之憑陵，思有以雪國恥，懲匈奴；彼於太初二年，（西紀元前二〇二），下「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昔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之詔書，（史記匈奴傳）可見彼之懷抱也。南宋胡致堂，尙論聖王專務在內云；「漢武之於西北兩垂，其勤勞耗費，蓋前無古，後無繼矣；苟使匈奴，款塞面內，不相欺玩，亦可以少殺疲敵之恥，然兵行餘三十年，卒不能如志」（讀史管見卷三）。然武帝之開拓疆域，爲保障民族之生存計，豈能以耗費疲敵營之哉？王夫之，讀通鑑論云；「遐荒之地，有可收爲冠帶之倫，則以廣天地之德，而立人極也。……以一時之利害言之，則病天下；通古今而計之，則利大而聖道以宏。若夫隴也，再也，印誼也，越雋也，滇也，與我邊鄙之民，犬牙相入，聲息相通，……垂及於今，而爲冠帶之屬，此豈武帝，張籌之意計所及哉」（見讀通鑑

論卷三武帝開邊條。天下之事，固須通古今而計之，不能以一時之得失利害而議之也。武帝初年，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使馬邑人聶翁壹，與匈奴交，佯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單于旣入漢塞，知漢兵謀，乃引兵還，自是匈奴絕和親。（漢書卷五十四上匈奴傳）。武帝元光六年，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騎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公孫敖、李廣，均爲胡所敗，胡生得廣，廣佯死，乘間奪胡馬，馳朔匈奴數盜邊，漁陽尤甚，以衛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元朔元年，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雁門，殺略千餘人，安國益東徙，屯北平病死，天子乃復召李廣，拜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號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時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將軍李息出代，青斬首虜數千人，主父偃止青諫伐匈奴，其辭曰：「兵者，凶器也；戰者末節也」；嚴安亦以伐匈奴：「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烏知匈奴連年入寇，此而不征，天下豈復有可征之人，腐儒之談，殊不足爲訓也。元朔二年，（西紀元一二七），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衛青、李息，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轉漕甚遠，漢亦乘上谷之斗辟縣，造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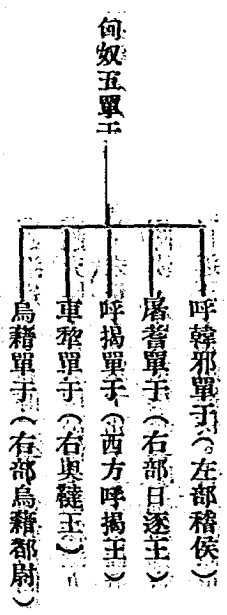
地，以予胡。（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其冬，軍臣單于死，（冒頓子爲老上單于，老上子爲君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匈奴右賢王、怨漢之奪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掠吏民甚衆，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鄧之誠著中華二千年史卷一、頁一〇九引），斬首虜萬餘人，復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殺折蘭王、盧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渾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衆降漢。元朔五年，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凡十餘萬人，擊匈奴，衛青等兵出塞，圍右賢王，王潰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首級十百萬，引兵還，天子即軍中拜衛青，爲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元狩二年，霍去病，復與合驃侯公孫敖，將數萬騎，出北道，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廣、將四千騎先行，騫、將萬騎在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力戰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會博望侯軍至，匈奴軍乃解去。四年，大將軍衛青，出塞千餘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捕斬首虜萬餘級。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十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以復匈奴遠道。

而漠南無主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以馬沙不復大出擊匈奴矣。元封五年，下詔曰：「南越東擊，威伏甚尊。西擊北夷，頗未輯睦。後天子巡邊，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置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旌旗徑千餘里，以見武節。威匈奴，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然，即南面臣漢，何徒遠去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胡爲？詔卒，而單于大怒，留郭吉，遷之北海上。然匈奴亦懼，終不敢出，上乃還。匈奴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左大都衛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即兵來迎我，我即殺之。」太初元年，上乃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障降城以應之。二年，上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破匈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浚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浚野侯，匈奴繼以八萬騎圍之，軍遂沒。三年，上遣光祿勳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以爲防。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武、與副中郎將張勝等，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怒，復因辱蘇武，武、留匈奴凡十餘歲。天漢二年，遣武師將軍李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二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武師將軍，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四年，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

兵七萬，出朔方，單于以兵十萬與武師接戰，漢兵不利，引歸。征和三年，匈奴入塞，酒泉、殺兩都尉，上遣李廣利、蘇武將七萬人，分各路軍，共十萬人，出酒泉，擊匈奴。元鳳元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四隊，並入邊爲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颯脫王，漢無所失。匈奴見颯脫王在漢，恐以爲道，擊之，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乃發人民屯颯脫。三年，匈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分三隊入寇，屬國義渠王射殺犁汗王，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宣帝本始二年，匈奴與車師共侵烏孫，會昭帝崩，上遣光祿大夫常惠，使烏孫，繼大發兵，遣御使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出三萬餘騎出張掖；薊將軍韓增出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以常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匈奴怨烏孫，自將數萬騎擊烏孫，于是下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皆瓦解。其後漢出三千餘騎，以爲三道，並入匈奴，而邊境少事矣。漢書卷九十四匈奴傳。地節二年，匈奴盡徙羈單于死，弟左賢王立爲虛閭權渠單于。時漢以匈奴不能爲邊寇，罷塞外諸城，以休百姓。元康二年，匈奴大臣皆以爲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大國，不可不爭。遣乃兵擊車師，田者鄭吉、校尉會稽鄭吉與校尉司馬熹將免刑罪人田渠黎，將渠黎田卒

七千餘人殺之，以爲匈奴所圍，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爲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國。建昭三年，使西域都護騎都尉北地甘延壽、副校尉山陽陳湯，共誅斬匈奴，鄂支單于於康居。四年，養那克首至京師，延壽、湯曰：「臣聞天下攻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強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不唯鄂支單于叛逆，未服其衆，大夏之西，以爲疆，漢不能臣，仰仰鄂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迫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樹捷伐之義勇，振大漢之天聲，其斯之謂歟。」

漢代以連年征討強大之匈奴，不爲之示虛弱，故匈奴之勢日衰，而內部又發生變亂，分爲五單于。



五單于互爭，均爲呼韓邪單于所併。

漢昭帝元鳳三年，匈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欲求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貢。

導言 問題之提出

，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邊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夫匈奴何以欲和親？爲其勢力之孤弱也。爲中國對外作戰威力之日振也。不然者，一匪我族類，其心必異，苟兵力稍擴張，又必進寇也。神爵二年，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將十萬餘騎，旁塞獵，欲入邊爲寇，上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屯緣邊九郡備虜，單于不敢入，乃使題王、都梨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再傳至握衍胸鞬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鞬單于有隙，即率其衆，欲降漢，使人至渠犂與騎都尉鄭吉、相聞。吉、發渠犂、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王，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四年，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五鳳元年，匈奴屠耆單于，使先賢無兄右奧鞬王與烏藉都尉各三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各都單于內爭，漢讖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前單于慕化稽顙，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夫終率約，不率爲賤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怨勢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烏知匈奴之求和親，非真欲和親也，懼于漢之威勢，不敢竊擾也。使彼長爲不叛之臣，則可耳，否則豈能以仁義得空名羈之哉！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請以客禮待之，德蕭望

之，之言也。四年，匈奴呼韓邪、郅支兩單于，俱遣使朝款，漢待呼韓使有加焉。

元帝初元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衆困乏，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之。竟寧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願捨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喜，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郎中侯樹，習邊事，以爲不可。上問狀？應、陳理由十，大意匈奴失山陰之沒，過之未嘗不哭，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卒有大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發屯繕治，不可卒復，單于自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開隙召禍，不可測，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天子下詔，勿議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嘉、婉詞傳諭，以示無疑焉，成帝河平元年，匈奴單于，遣右羣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元延元年，匈奴搜諧單于將入朝；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以囊知牙斯，爲左賢王。綏和元年，匈奴車牙單于死，弟囊知牙斯立，爲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弟樂、爲左賢王，興爲右賢王；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哀帝建平四年，匈奴單于，上書願朝。

光武建武二十二年，呼都而尸死，子烏遼鞬侯立，爲蒲奴立單于，蒲奴立二年，八都大人，共議立呼韓邪孫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捍禦北虜，光武許之，於是匈奴分爲南北，南匈奴事漢，北匈奴時叛時服，然皆微矣。南匈奴呼韓邪單于，爲醜落尸

遂羈單于，既降漢，徙居於西河美稷，（今山西汾陽縣西北），漢爲設中郎將副校尉擁護之。歲給費一億九十餘萬，自後以爲常。（夏曾佑著中國古代史三〇七頁引）。單于亦遣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單于骨都侯屯萬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雁門，粟藉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邏耳目，於是匈奴之衆，遂與漢族雜居。二十七年，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詔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朗陵侯臧宮，楊虛侯馬武，主張連高句麗、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胡羌，擊其右；上則主張，不如息民。

明帝永平五年，北匈奴入五原塞，繼寇雲中，南單于擊却之。十五年，謁者僕射耿秉、數上言，請擊匈奴，上以顯親侯竇固、嘗從其世父融、在河西明習邊事，乃使秉、固等，共議之，以爲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然後匈奴可擊也。十六年，遣吳棠、竇固、耿秉、秦彭等，將兵伐北匈奴。十八年，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救之，皆爲所沒，匈奴遂破殺車師，復攻耿恭；帝遣耿秉、段彭、臯甫援等，合兵救之。章帝、建初八年，北匈奴率三萬餘人，款五原塞降。元和二

：「關東水深，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反，圍中郎將耿種，於美稷。遂遣陳國、何熙、龐雄、耿夔等，率部共擊破之。四年，南單于圍耿種；梁懂、耿夔、擊斬其別將於屬國故城；單于自將迎戰，僅等復破之；單于遂引還。順帝永建五年，南匈奴句龍王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今山西汾陽縣西北），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等，發邊兵及羌胡二萬餘人擊破之，詔馬續招降叛虜。建康元年，使匈奴中郎將馬實，擊南匈奴左部，破之。元嘉元年，北匈奴呼衍王，寇伊吾，敗伊吾司馬毛愷，攻伊吾屯城，詔敦煌太守馬達、將兵救之。延熹元年，南匈奴諸部並叛，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帝以京兆尹爲度遼將軍，以防之。匈奴單于，時叛時服，而北匈奴尤倔強，反復寇掠，幾無虛日，所謂和親，實所以窺漢之虛實也。南匈奴號俯首事漢矣，而亦得間露叛志，可知謀國者，非有充實之武力，不足以禦外敵之侮也，保國家之疆土也。昔班氏謂：「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漢書九四匈奴傳論）。彼所以侵掠中國者，爲子女玉帛也，爲報漢之宿怨也。匈奴之歌曰：「亡我那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奪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烏知匈奴之長驅中國西北部，虛荒城邑，屠戮居民，其禍害之比較，更有甚於此者乎？呂后時，匈奴冒頓遺書曰：「孤債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游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爾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

無。」（漢書匈奴傳）。慷慨殺伐之異族，其志豈在尋常尺寸有無相易之間哉。後漢章帝末年間，北匈奴，益衰弱，和帝時，命竇憲、出征，大破北匈奴於稽落山，繼派左校尉耿种、大破北匈奴於金微山，（故城在今甘肅省平番縣西北）自此，匈奴主力漸向西力遷移，後至歐洲，或爲匈牙利人之祖先。（見商務版拙著中國上古中古文化史一八三頁）。夫民族之對外戰爭，豈易言哉？不存則亡，不生則死，不勝則敗，無徘徊之道也；昔馬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尙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此種「祈戰死」之精神，千百世下，猶仰宗風也。

二 域西之開拓

漢代開拓西域，以武力爲後盾，以使臣爲溝通，故能樹曠代之偉業。據漢書西域傳序：通西域之路，有南北兩道，自玉門陽關，從鄯善傍南山（阿勒騰塔格山及託古茲山），北波河（車爾，成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丁謙漢書西域傳地理考證，凡出陽關而西，必先經鄯善，次且末，又西南至積絕，又西至扞彌，至于闐；至皮山而踰葱嶺。若由莎車南行，則不經皮山，而經西夜子合，皆會于嶺西之烏菟，以至屬賓烏戈。至由莎車、北行，則歷蒲犂、無雷，而抵大月氏、安息等國）。自車師、前王庭

，隨北山（天山）波河（塔里木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西隴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李光廷漢西域圖考，鄯善當漢衝，出西域者胥由於此，自鄯善而北至於伊吾，爲今哈密地，自此而西，由狐胡至車師前庭，經危須、焉耆、龜茲、姑墨、溫宿、尉頭，以至疏勒）。

漢武帝卽位不久，就匈奴之來降者，聞知羣爲匈奴夷滅之月氏，建國於西北地方，對於匈奴，正擬報復往年之怨，遂乘機與月氏同盟，冀夾擊匈奴。（參閱桑原隲藏著張騫、西域考漢譯本二二頁）。武帝時，欲擊匈奴，募能使大月氏者，漢中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經匈奴，爲匈奴所得，留十餘歲，竊得聞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歷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留大月氏歲餘，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匈奴國內亂，乃得逃歸，上拜騫爲大中大夫。騫、所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

據西域考，張騫西征十三年間之事蹟略如下：建元二年（西紀元前一三九）使大月氏；建元二年至元光六年，囚於匈奴十年餘；元光六年抵大月氏；元光六年，至元朔元年，在大月氏大夏二年餘；元朔元年之末，就歸途；元朔二年之初，至三年，再囚於匈奴一年餘。元朔三年之中頃，歸朝。

南道十國甲組

國名	都城	去長安里	今地	名
鄯善	杆泥城	六、〇〇〇	淪爲沙漠在婁羌縣	
婁羌		六、三〇〇	阿勒騰塔格嶺之南	
且末	且末城	六、八二〇	卡牆河東淪入沙漠	
小宛	杆零城	七、二一〇	卡牆河上源南阻托古茲達阪	
精絕	精絕城	八、八二〇	克里雅河之東淪入沙漠	
戎盧	卑品城	八、三〇〇	于闐縣之南	
杆彌	彌杆城	九、二八〇	策勒縣境	
渠勒	穢都城	九、九五〇	策勒縣之南克利雅山	
于闐	西城	九、六七〇	和闐縣	
沙車	沙車城	九、九五〇	沙車縣	

導言 問題之提出

葱嶺八國乙組

國名	都城	去長安里	今地
皮山	皮山	一〇、〇五〇	皮山縣
烏秣	烏秣	九、九五〇	阿富汗之拔達克山
西夜	呼韃谷	一〇、二五〇	皮山西南綽洛克台地
無雷	盧城	九、九五四	蒲犁國之西北
子合			裕勒阿里克塔克地
蒲犁	蒲犁谷	九、九五〇	蒲犁縣
依耐		一〇、一五〇	蒲犁縣之南
難兜		一〇、一五〇	拔達克山之西

北道十二國內組

馮	尉	烏	渠	龜	姑	溫	尉	疏	國
耆	犁	墨	犁	茲	墨	宿	頭	勒	名
員	尉		渠	延	南	溫	尉	疏	都
耆	犁		犁	城	城	宿	頭	勒	城
七、三〇〇	六、七五〇	七、二三〇	六、一〇〇	七、四八〇	八、一五〇	八、三五〇	八、六五〇	九、三三〇	去長安里
馮耆縣	尉犁縣北	輪臺縣布古爾	庫爾勒	庫車縣	拜城縣西南	阿克縣	烏什縣	疏勒縣	今地
									名

導言 問題之提出

危須危須	七、二九〇	焉支之東百里
山國	七、一七〇	焉支縣東南庫爾勒塔山中
狐胡	八、二〇〇	鄯善縣魯克沁
車絲柳谷		

十四國丁組（宣帝以後始歸於漢其中車師國爲武帝征服後又叛）

蒲類	疏榆谷	八、三六〇	鎮西縣
車師後城			奇台縣
車師都尉國			鄯善縣境
車師後國	務塗谷	八、九五〇	孚遠縣境
車師前國	交河城	八、一五〇	吐魯藩之招哈和屯
國名	都城	去長安里	今地名

單桓	郁立師	卑陸後國	卑陸	烏貪營離	劫國	東且彌	西且彌	蒲類後國
單桓城	內喻谷	番渠類谷	乾當谷	于婁谷	丹渠谷	允虛谷	于大谷	
八、八七〇	八、八三〇	八、七一〇	八、六八〇	一〇、三三〇	八、五七〇	八、二五〇	八、六七〇	八、六三〇
迪化縣境	孚遠縣之東北	卑陸國北	阜康縣	綏來縣	阜康縣西		鄯善縣西南	蒲類國之北

導言 問題之提出

葱嶺外四國戊組

國名	都城	去長安里	今地	名
捐毒	衍敦谷	九、八六〇	葱嶺之東北山中	
休循	烏飛谷	一〇、二二〇	捐毒之西山中	
桃槐		一八、〇八〇	休循之西	
大宛	貴山城	一二、五五〇	費爾干	

此外烏孫，都赤谷，去長安八·九〇〇里，屬今伊犁河流域。宣帝末，烏孫，分爲二國，即大昆彌，小昆彌。漢西域都護駐烏壘城，各國皆徧置吏。從上所列表以觀，西域都護之屬國領土，包有今天山南路全部，山北自鎮西縣以西，至伊犁河流域；葱嶺之西北有費爾干，西南有拔達克山脈。其中各國去長安里，近者達六千里，遠者達一萬八千里以上，中國西疆之遠闊，樹戰史上空前之盛況，噫呼！先民開拓遠征之偉業，爲後代所景仰，乃短視之史家，竟譽爲勞師襲遠，窮民傷財，亦可慨矣。

武帝元鼎二年，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齎金幣帛，值數千巨萬，使西域。騫至烏孫，昆莫，具饗禮節甚倨，騫諭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爲夫人，結爲兄弟，共距匈奴，匈奴不足破也；烏孫大臣，皆畏匈奴，不移徙，留久之，不得要領，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帝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使數十人隨騫報謝，因令窺漢大小；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願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是時內屬者三十六國，而匈奴與羌通之道絕。（漢書卷六一張騫傳）。時烏孫王不肯東遷，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地。元鼎六年，以公主嫁烏孫，期共滅胡。元封三年，上遣將軍趙破奴，擊車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崩樓蘭王，遂破車師。太初三年，漢求天馬於大宛，大宛不予，又攻殺漢使，取其財物，上遣貳師將軍（貳師大宛城名期至貳師取善馬故以爲號）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大宛國）。

漢通西域之主要目的，在於聯絡諸國，以夾攻匈奴，匈奴被漢將窮追，退處漠北，失去水草豐美之祁連山陰山一帶，經濟遂受困，然尚有塔里木河流域豐富之資源，可以接濟，及日逐王降漢，經濟益乏，部內既窘，爭奪斯起，故漢取西域，直接絕其財源，間接促其分裂

。(參閱邊事研究第一卷第三期曾問吾著中國歷代經營西域史)。且在文化上，亦有間接之影響，漢之西征，交通西域諸國，如銅鏡、石刻、太初曆、(由希臘 Ptolemy 曆法傳來)、植物中之葡萄、石榴、紅藍、胡豆、胡瓜、苜蓿，及胡梨等，俱傳中國，可見戰爭有時亦促進文化之發展也。(留後節詳述)。

漢之交通西域，當恩威並施，以幣帛賜之，可結則結之，否則必加以威脅也。昭帝元鳳四年，遣傅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後貪漢物，來見；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已醉，使壯士刺殺之，告諭左右，漢兵至，勿動，介子遂斬王安，(安、匈奴所立也)，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遣將屯田于其地。宣帝神爵三年，匈奴內亂，日逐王降漢，乃以安遠侯鄭吉，爲都護，開幕府於烏壘城，漢之號令，行於西域。及王莽時，匈奴勾引西域，西域因而瓦解，焉耆國接近匈奴，首先叛漢，殺都護但欽。王莽遣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郭欽，出西城，焉耆殺王駿，郭欽引兵還，李崇、收餘衆，保於龜茲。王莽死，中國亂，李崇歿於西域，西域遂不通。

光武中興，西域諸國，有願請都尉，願服事漢者。光武建武十四年，莎車王賢，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西域苦匈奴重歛，皆願屬漢，復置都尉，上以中國新定，不許。十七年，莎車王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帝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騎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

言面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合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賈以大將軍印綬，其使不
遵若逾轡之賢，由是始恨。顯帝永平十六年，使奉車騎都尉竇固、伏北匈奴，固、使司馬
瑁超計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至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疏懈，超、謂
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他故也。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
，狐疑未知所從故也。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到已三日，
此去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酣，超、語之曰：不及虎穴，
不得虎子，當今之計，惟有因夜火以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滅也。滅此虜
，則善破胆，功成事立矣。超、遂將吏士奔往虜營，會天大風，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
譟，虜衆驚亂，超、手格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事三十餘級，餘衆百餘人，悉燒死，明日乃
還。超、於是召鄯善王，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
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超、還同固、固、上超功，帝以超、爲軍司馬。復使超使
於闐，超、仍使三十六人前往。於闐王，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於闐，
廣德、禮意甚疏，感於巫言，超、斬巫首，責讓之，王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諸國皆
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於是乃復通焉。十七年，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恃虜威
，據有北道，攻殺疏勒平，立其臣兜題，爲疏勒王，遣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樂

城九十里，遣使田盧，先往降之，敕盧曰：兜鞬，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可執之；盧，旣到，兜鞬無降意，遂劫縛兜鞬，左右皆驚懼奔走，盧，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告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子忠，爲王，國人太悅，上遣奉車都尉寬固，尉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西域，合兵萬四千騎，擊破白山（卽雪山）虜於蒲類海（卽羅布淖爾）遂進擊車師，漢兵先攻後王，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迎降，前王亦歸命，遂尅車師而還。

漢帝建初元年，詔徵邊班超，超，將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賊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於閩，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賊不可去，互抱超馬足，不得行，超，乃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三年，班超，率疏勒、康居於閩，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五年，班超，欲乘機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於閩（別作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日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其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議者，皆日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龍圖，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焉者，龜茲，獨未服從，臣聞

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運兵，歲月之間，龜茲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善開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國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見僞仆（謂未死），目見西域平定，陛下累萬年之觴，將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夫謀人國者，貴知己知彼，敵之內情已悉，與國之號召可期，以夷狄攻夷狄，則費力不多，而收效甚巨；班超，領導部下，誓以死報國，其成功自可燭照而數計也。

建初八年，章帝拜超爲將兵長史，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闐，值龜茲攻疏勒，恐俱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並令邑詣超，受節度。奸人誤國，古今一律，李邑之怯於進取，固必毀超也。元和元年，帝復遣司馬和恭等，將兵八百人詣班超，超因發疏勒，于闐兵，擊莎車，莎車以略誘疏勒王忠，忠遂反；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國，烏卽城遂降。三年，疏勒王忠從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或作嶺中）遣使詐降於班超，超知其姦而僞許之，忠從輕騎奔超，超斬之，因擊破

其衆，南道遂通。章和元年，班超發于闐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用散兵于東西之計，分龜茲王溫宿王之兵，繼密召諸部，勒兵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和帝永元二年，月氏求尙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喻衆堅守，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超縱道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三年，龜茲，姑墨，溫宿，諸國皆降，上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己校尉官，（章帝建初元年罷），以班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龜茲侍子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姚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惟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猶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西域都護班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餘人，討焉耆，到其城下，誘焉耆王廣，尉犁王汎，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餘人，更立焉耆左侯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撫慰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於海邊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西

城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條支，窮西海，皆前世所不至，莫不悉其風土，傳其珍怪。永元十四年，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久在西域，思歸中國，上書未報，超妹班昭（嫁曹壽）進言，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至雒陽，拜爲射聲校尉，旋卒。超，旣死，西諸國，復絕於漢。殤帝延平元年，詔以北地梁懂，爲西域副校尉，僅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攻都護任尙，於疏延，尙，上書求救，懂，將馳赴之，懂，未至，而尙已得解，詔徵尙還，以騎都尉段禧，爲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僅等，連兵數月，胡衆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龜茲乃定。

安帝永初元年，西域都護段禧等，雖保龜茲，而道路阻塞，檄書不通，擬屯田。元初六年，西域諸國，旣絕於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其爲邊患，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上乃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永寧元年，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後部司馬及敦煌長史索班等，遂擊走其前王，略有北道，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請出兵五千，擊匈奴以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絕西域，太后乃以軍司馬班勇議，（勇超之子也），於敦煌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復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三年，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

詣勇，因發其部兵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班勇、竇敢、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獲首虜八千餘人。

顯帝永建元年，班勇，更立車師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於是車師六國遂平。勇遂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生得單于從兄，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以後車師，無復虜跡。二年，西域諸國，皆服於漢，惟焉耆王元孟，未降，班勇，奏請攻之，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俱會焉耆，而朗，以罪微功自贖，遂戰獲首虜二千餘人，元孟降，朗，受降而還，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罰。自後龜茲，疏勒，于闐，莎車，十七國，皆來內附，而西孫及葱嶺以西，遂絕。

漢之開拓西域，誠歷史上光榮之偉業也，然此種光榮之偉業，皆披荆斬棘，經營，而以兵力威之，使節交之，方享其成也。昔范曄有云：「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寶貨

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朝則賞蠶金而賜龜綬，後服則繫頭纓而覺北關，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譯，不絕於時月；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漢統招之方策，已如上述，此外，尚冊封國王，授予官號，（各級官吏如譯長，城長，守，監，正，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侯，皆佩漢印綬）保護屬國之安寧，監督政權軍事外交。西域屬國對於漢履行之義務：（一）納質子。納質子所以羈縻，免有二心，如武帝命開陵侯伐車師時，危須，尉犂，姑師等國子弟之在京師者，皆先歸以迎漢軍，莎車王延，之傾向中國，誠諸子不可負漢，焉耆左侯元孟之告密於班超是也。（二）助兵馬。漢之用兵伐匈奴或擊西域諸國時，常徵發屬國兵馬以助戰。（三）助糧麥。漢用兵各地或漢使者過境時，屬國必助以牛羊穀芻麥。（四）貢方物。屬國常遣使入朝貢獻方物，漢則以金帛賜之。漢代除用兵以羈縻政策之外，尚實施屯田政策，漢之屯田政策，非後世移民殖邊之政策，乃以屯田而貫徹其軍事之目的者也。漢之屯田，所以積穀，供軍餉，備使糧；蓋漢自伐大宛之後，奉使西域者日多，又時用兵匈奴，或擊諸國，糧食時虞缺乏，徵諸屬國，必引起諸國之反感；運自內地，則轉運維艱；輸自邊郡，則無能為力；此不能不屯田者也。屯田士卒，平時則為農夫，遇警則為戰士，餉餼則不須國家多數支出，可以經常持久；且弛刑之罪人，可以容納，免罪立功，鎮撫諸

國，無勞師之弊；此不能不屯田者也。（參閱邊事研究、第一卷第四期會閱吾著中國歷代經營西域史第十八節）。故漢代能完成開拓西域之偉業，非偶然也。

(三) 閩粵之開闢

林語堂於閩粵方言之來源論及：「粵越二字相通，以史記南越傳，東越傳，漢書作南粵傳，閩粵傳，可見古粵越二字相通。古有百粵之目，粵（越）卽一普通名詞，爲南部羣族之通稱」。林惠祥中國民族史上卷謂：「越以百稱，明其族數之多，如在春秋時有於越，戰國時有陽越，漢有甌越，閩越、南越、駱越，三國時，尙有山越，雜居於九郡之山地。」越族爲華夏以外之異族，史記言越王勾踐，爲夏禹之後，此不過越人託古之辭，南越王趙佗，自言篇蠻夷大長。漢書嚴助傳淮南王上書云：「越方外之地，鬻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受正朔，非彊弗能服，非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敬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可見越在漢時，尙被目爲蠻夷。梁啓超於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篇謂：「百粵與羣蠻，可云同系，故越亦合稱苗越。」呂思勉於所著中國民族史謂粵色涵甚廣，百越之稱，凡古來之東夷，今之南洋人，安南人，暹羅人，朝鮮人，日本人皆在內，可知百越

範圍甚廣，而其民族之系統如何，最不明也。春秋時之越，或稱於越，勾踐以前，只有二世可考。以上不明，足見開化甚遲，自允常、與吳構兵成仇，至勾踐與夫差之鬥爭數十年，終滅於吳。越自勾踐以後，不數傳，亦滅於楚。越亡後，至秦漢之際，復建甌越、閩越二國，甌越、在今浙江，閩越、通常謂即今之福建，甌粵及閩粵二國之君，雖皆號爲勾踐之後，然於漢時常相攻，東甌附漢，自請徙居中國，閩越倔強抗漢，終於被滅，其人亦徙中國。宋齊地理志：「漢武滅閩越，徙其民於江淮之間，虛其地，後有逃遁山谷者，頗出立爲治縣」。史記載：「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勾踐之後也，姓驍氏。秦已并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漢書卷九五閩粵王傳作當是時項王主命不王也，以故不佐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往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福建閩侯縣）。孝惠三年，（西紀元前一九二），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浙江永嘉縣），世俗號爲東甌王。……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並處。……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發兵

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香漢將軍。……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揚，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衆強，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將軍。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敵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卷一一四，並見漢書卷九五閩粵王傳）。南越地，在今之兩粵，北抵湖南長沙。觀趙佗書，自稱蠻夷大長，其土著明爲當時未甚開化之異族，然亦早有外族移居其地，如番禺故城，傳係吳之遺民所築，秦始皇開五嶺，發調戍四十萬人，隨帶婦女以去，此更爲大規模之移民；故漢時之南越國，即以漢人君長統治土著之越族。自趙佗王南越後，雖稱藩於漢，實際爲一獨立國，數傳後，其君長舉國內屬，唯其時相反抗，爲漢所滅，南越亡後，其民亦數被遷移於江淮間。（參閱林惠祥著中國民族史上卷一二二頁。）

（四）西羌之平定

羌族，界於匈奴與南蠻之間，上古卽與中國通，商頌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是也。春秋之世，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獬、邠、邽、冀之戎，（在今陝甘三省之間），涇北有義渠之戎，渭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

樓桓，泉皋之戎，（皆戎邑名），潁水以西，有蠻氏之戎。春秋時，與諸夏會盟；戰國時，諸戎爲諸侯所滅，其遺胤者，西踰汾，隴，（汾山隴山之外今之甘肅地），自是中國無戎寇。至漢代，再爲患於中國，晉時爲五胡之一。（參閱夏會佑著中國古代史三二三頁）。

匈奴冒頓強，威服百蠻，羌衆臣服匈奴。武帝開河西四郡，（四郡：一武威郡，今甘肅涼州府，二張掖，今甘肅甘州府，三酒泉，今甘肅肅州府，四敦煌，今甘肅安西州，西郡本匈奴右地，所恃與西羌交通者，漢逐匈奴，據其地以設四郡，而匈奴與西羌交通之路始絕），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地；時先零羌與諸羌糧豪，解仇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圍枹罕，（甘肅寧河縣），漢遣將軍李息，討平之；漢始置護羌校尉，駐臨羌，（今甘肅西寧縣），持節統領。宣帝神爵元年，遣趙充國，將兵擊西羌，並發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充國、引兵至先零，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輛；羌之降者亦萬餘人。充國、主張屯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非有退怯之意也。

漢光武、建武九年，諸羌王，自王莽末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所有，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侵奪，窮悲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

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川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治其怨結，歲時巡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譯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吏，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帝從之，以牛邯爲護羌校尉。十年，先零羌與諸種寇金城隴西，派兵進擊，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隴右遂安；而涼州疏通焉。十一年，先零羌寇臨洮，馬援、擊先零，大破之，徙降羌，置天水，隴西扶風。又招撫塞外氏羌，皆來降。十二年，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隴右清靜。羌豪燒當、爲諸羌之冠，建武中，屢寇中國，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大允谷，與先零譯南爭，由是始強。明帝永平元年，馬武等，擊燒當，大破之，餘皆降散。章帝建初二年，詔以武威太守北地傅育、爲護羌校尉，自安夷，徙居臨羌，羌豪滇吾之子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西，上遣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种，將北軍五校兵，及諸郡射士三萬人擊之，斬首虜四千餘人。元和三年，燒當羌迷吾，復與弟號吾、及諸種反，李章、追之，生得號吾，隴西太守張紆、放遣之；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上以隴西太守張紆，爲校尉，將萬人屯臨羌；羌豪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張紆、遣從事河內司馬防、與戰，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紆納之，迷吾、將人衆詣臨羌，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首，復放兵擊其餘衆，斬獲數千人；迷吾子迷唐，聯諸種以叛，種衆熾盛，張紆、不能制。民族之鬥爭

，生死存亡，間不容髮，兵不厭詐，亦一時處變之方策也。

和帝永元元年，迷唐、欲復歸故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尙，將之，縫革爲船，置於革上以度河，掩擊迷唐，大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迷唐牧其餘衆西徙千餘里，訓威信大行，遂罷屯兵。五年，護羌校尉賈友，遣兵出塞攻迷唐，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九年，燒營羌迷唐，率衆虜八千人，寇隴西，脅塞內諸種羌，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詔遣行征西將軍劉尙，越騎校尉趙世副之，將漢兵羌胡共三萬人，擊破之，斬虜千餘人，漢兵死傷亦多。十四年，安定降羌燒何植反，上從曹鳳之言，繕修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

安帝永初元年，赦除諸羌相連結謀叛罪，詔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尙，將五營及諸郡兵五萬人，屯漢陽以備羌。二年，鄧騭，至漢陽，鍾羌數千人，擊敗隴軍於冀西，（漢冀縣之西今伏羌縣），殺千餘人，梁懂、至西域，還至敦煌，詔懂、留爲諸軍援，懂、至張掖，破羌萬餘人，進至姑藏，（今甘肅武威縣），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懂降，其後鄧騭、使任尙、等，率諸部兵，與湟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今甘肅通渭縣），尙，大敗，死者八千餘人，羌衆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遂詔鄧騭、還師，留任尙，屯漢陽，湟零，乃自稱天子於北地，集諸羌斷隴道，寇三輔，南入邕州，殺漢

中太守董炳；梁儻，受詔當屯金城，卽引兵赴擊，連破走之，參狼羌遂降。三年，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兵，救三輔，仁，戰不利，當煎勒姐羌，攻沒破羌縣，鍾羌攻沒臨洮縣，執隴西南都尉。四年，遣兵寇褒中，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褒中，任尙軍，久出無功，民廢農桑，乃召尙，率吏民還屯長安。先零羌，復攻褒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棻諫，以爲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人。五年，先零羌，屯河東，至河內，百姓相警，多南奔渡河，使北軍中侯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羌旣轉盛，而緣邊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難；於是悉徙邊郡於內地，百姓不樂徙者，則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蹙劫掠，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捐棄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大半，復以任尙，爲侍御史，擢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七年，護羌校尉侯霸，騎都尉馬賢，擊先零別部罕羌於安定，獲首虜千九。元初元年，詔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塢壁，設鳴鼓以備羌；羌聚賊多，輿諸種，鈔掠武都，漢中，巴郡，漢中五官掾程信，率部兵與板楯蠻，救之，號多，走還，侯霸，馬賢，與戰於枹罕，（今甘肅河州沼）；破之。三年，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擊零昌於靈州，斬首八百餘級，中郎將任尙，遣兵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毀其廬落；斬首七百餘級。四年，任尙，遣當關種羞，榆鬼等，刺殺杜育季（與兄杜琦等與羌通謀），封榆鬼，爲破羌侯。

五年，鄧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雕何，刺殺狼莫，封雕何，爲羌侯。自羌叛十餘年間，軍旅之費，凡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邊民及內郡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及零昌，狼莫死，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詔封鄧遵，爲武陽侯。永寧元年，沈氏羌寇張掖，護羌校尉馬賢，將萬人討之，斬首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餘虜悉降。時當煎種饑五等，上乘虛寇金城，賢，追之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建光元年，護羌校尉馬賢，召大豪大豪盧忽、斬之，因遣兵擊其種人，獲首虜三千餘，延光元年，馬賢，追擊麻奴到湟中，破之，種衆散遁，燒當羌麻奴，饑困，將種衆降。

順帝永建元年，隴西種羌反，馬賢，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羌衆皆降，由是涼州復安。陽嘉三年，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護羌校尉馬續，遣兵擊良封，破之。永和三年，燒當羌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校尉馬賢，擊之。五年，且凍，傅難種羌等反，攻金城，與難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於是拜馬賢，爲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叔，爲副，統兵十萬人，屯漢陽。六年，征西將軍馬賢，與且凍羌，戰於射姑山，（今甘肅寧夏），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沒，東西羌遂大合，寇鈔及三輔，燒園陵，殺吏民，時縣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民，同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飢荒，襁負流散，（語出臧甫規），軍士勞怨，困於滑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西羌

之叛變靡常，亦固其所。建康元年，左馮翊梁並，以恩信招誘叛羌離蒲狐奴等，五萬餘戶，皆來降。冲帝永嘉元年，隴右復平。

桓帝延熹二年，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護羌校尉段熲，擊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三年，零吾羌與先零諸種反，寇三輔，校尉段熲討之，復以泰山太守皇甫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斬首八百級，諸種羌降者十餘萬。五年，沈氏羌寇張掖，酒泉，皇甫規發先零諸羌共討隴右，沈氏大豪漢昌，饑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帝徵規還，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欲從求貨，規不答，璜怒，誣以餘寇不絕，坐罪，大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八年，護羌校尉段熲，擊罕姐羌，破之，進兵窮谷，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敗散，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降者萬餘，封熲爲都鄉侯。永康五年，東羌先零，圍殺羽，掠雲陽，當煎諸種復反，段熲擊破之，西羌遂定。東羌零等種，猶未服，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旣降又叛，皇帝詔問熲，熲上言曰：「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財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盡誅，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民，則永無寧期。」帝從其言，熲於是將

兵五萬餘人，從彭陽（今甘肅原東縣）與先零羌戰於逢義山，頽、激勵將士，共生死，馳驅突擊，潰衆虜大潰，斬首八千級。

新靈帝建寧元年，拜頽爲破羌將軍，頽、將輕兵，追羌出橋門（谷名）晨夜兼行，連戰皆捷。時中郎將張奐，主張招降，不主張以力威之，頽、復上言：「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衆，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掠人物，發塚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畔，至今爲鯁，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制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語曰：「戎狄豺狼，不可近也」。段頽之言，實實表示一種不妥協不苟安之民族精神也。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段頽、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頽、於是進營，分兵擊破諸羌，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隴陽、隴西，於是東羌悉平。段頽、前後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七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祇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此種對外戰爭，爲國家民族利益而奮鬥之英雄，殊足以昭示萬古矣。

（五）西南夷之開拓

導言 問題之提出

漢書西南夷傳載：「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貴州桐梓縣及四川宜賓一帶）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四川西昌縣）最大；此皆椎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爲焉、昆明；編髮，隨畜牧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僂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四川天全縣），笮都（四川清江縣）最大。自笮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四川茂縣），最大。其俗或土著及移徙，在蜀之西。自僂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卷九五）」

孝武建元六年，番陽令唐蒙、上言：請開夜郎以制粵，乃拜蒙、中郎將使夜郎，夜郎、邛約，乃置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餽，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餒，患暑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宏、往視問，還報，言不便，及宏、爲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因言西南夷爲害，可罷，專力事匈奴，上乃罷西南夷。（漢書卷九五西南夷傳）。漢之再開西南夷，由於張騫、見蜀布巾竹杖，欲通印度之故。元狩元年，（西紀元前一二二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巾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入市，或聞巾布可二千里，有身毒國，焉，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上乃命王然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間出西

南夷。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乃留爲求道，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上爲之注意。（註同上）。會漢已平南越，使中郎將郭昌、衛廣、誅且蘭，遂平南夷，置牂柯郡，（今貴州貴陽遵義二府），夜郎侯，遂入朝。時漢誅且蘭、邛君，並殺牂侯，冉駹、震恐，請臣置吏，遂以邛都、爲犍爲郡，（今雲南寧遠府），犍都、爲沈黎郡，（今四川嘉定雅州之東南），冉駹、爲文山郡，（今四川成都府西北），白馬、爲武都郡。（今陝西漢中府西北）。元封二年，（西紀元前109）上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以其地爲益州郡。（今雲南雲南府）。至光武時，開哀牢夷，乃置永昌郡。（今雲南永昌府）。

（六） 鮮卑烏桓之寇邊

鮮卑、爲東胡之餘族，地在西喇木倫河之間，當烏桓之北。鮮卑之得名有二說：（一）以山得名，即依鮮卑山，故號鮮卑。鮮卑山所在地，有謂：即今之遼寧西南，或熱河中部，或西伯利亞之伊爾古斯北通古斯河南，即索岳爾濟山，在今蒙古東部。丁謙北方三大人種考謂：「大鮮卑山，在俄屬伊爾古斯北，通古斯河南，今稱其地，爲悉比里亞，悉比，即鮮卑轉音。以地皆此種人所居，故秦西人種學家，以鮮卑人，爲通古斯種。通古斯河南，即

大鮮卑山之所在」。(在漢書匈奴傳考證內)。此說以鮮卑即在西伯利亞，以鮮卑爲「西伯」之轉音。(二)以祥瑞、得名，日人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引匈奴傳註：「張雲云鮮卑、郭落帶，獸名也」。證以現在滿洲語 *Sari* 義爲祥瑞，而 *Sari* 音與鮮卑相近；又滿洲語 *Curgen* 義爲獸，音近郭落，因鮮卑爲祥瑞，故遂以爲號。鮮卑初服屬於匈奴，北匈奴西逃後，遂移居匈奴故地，匈奴殘留加入後，勢遂盛，屢爲邊患。在其大人檀石槐、時，最強。後有別一部，所謂小鮮卑、軻比能者，亦頗盛，終復分裂。(參閱林惠祥著中國民族史上卷一五五頁)。檀石槐立，東西部大人皆歸，兵馬甚盛，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漢桓帝、永壽二年，檀石槐、寇雲中，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爲度遼將軍。膺、到邊，羌胡皆畏服。延熹二年，鮮卑寇雁門，繼寇遼東。六年，徵皇甫規、爲度遼將軍，規上書薦張奐、爲度遼將軍。九年，鮮卑聞張奐去，招結南匈奴及烏桓同叛、數道入塞，寇掠緣邊，朝廷患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爲王，欲與和親，檀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靈帝立，幽州、并州、涼州，無歲不被寇鈔。(後漢書卷一、二。鮮卑傳)靈帝嘉平六年，鮮卑、寇三邊，護烏桓校尉夏育、主張出塞擊之，上召百官議遣兵，蔡邕、以鮮卑強盛，稱兵十萬，不宜征，上不從，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各將騎出塞，檀石槐、率部迎戰，育等大敗。時遼西太守甘陵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

一、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苞母及妻子，爲所劫，賓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將陣，賊出母以示苞，母勉以盡忠義，苞追戰，母及妻子，皆爲所害。若趙苞者，誠爲愛國忘家之人傑矣。

漢初，東胡爲匈奴所滅，殘餘保烏桓山，故改號烏桓。其他在今熱河北境之阿嚕科爾沁族。漢武帝時，移烏桓往東北塞外，以助中國，敵匈奴。西紀元前一三〇年，其後匈奴爲漢所敗，因是漸強，遂代匈奴，侵寇中國。東漢末，曹操大敗之，並遷其餘類於中國，烏桓自是遂同化於漢族，且改爲桓氏。據後漢書卷一二〇載：「烏桓者本東胡也。……烏桓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外，爲漢偵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通。……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爲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帛帛賂烏桓，……於是封其渠師爲侯王君長者八十六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及明、……和、三世，皆保塞無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雁門，烏桓率衆王無何允，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

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漢兵大敗，殺郡長吏。乃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懂等，擊大破之。……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之，首虜二十餘萬人。袁尚、與樓班、烏延等，皆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並斬送之。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夫何熙、梁懂、曹操，對外戰爭，保衛民族，動在國家，足昭史乘矣。

(七) 漢代與朝鮮日本之關係

漢初大亂，燕、齊、趙、之人，避地往朝鮮者，數萬口，而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立朝鮮，傳國至孫右渠，濱君南閭等畔，右渠，率三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孝惠高后時，遼東太守即約衛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漢武帝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從徐淳澳，左將軍荀爽、出遼東，以討朝鮮，三年，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阻險，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擊之，敗散遁山中，戰事不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繼而朝鮮殺右渠以降，以其地爲番眞，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後北方扶餘種族，漸南進，圍號高句麗，南方有馬韓、弁韓、辰韓、三國號新羅。高句麗一族，亦南略地，號百濟。其他樂浪、帶方、馬韓、任那、並殲滅，遂爲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

倭至後漢時，乃通使命，有三十餘國。後漢書稱樂浪郡（今高麗平安道），去其國萬

千里，其地大較在會稽之東，與珠崖、儋耳、相近，實誤。漢光武時，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此皆當時日本之部落，與中國初次之相通者。

(八) 漢代對外戰爭與中國文化之影響

漢代之對外戰爭，其所受西域文化之影響至鉅，西域為現今新疆省天山南路各地，此地東部與中國本部，及蒙古沙漠連接，成一盆地，南西北三部，為崑崙、葱嶺、天山諸大山脈所包圍。此地在歷史上無政治之大勢力出現，惟於東西交通史，及文明傳播史上觀西域，其意義至重大。張騫奉漢武帝命出使西域，從西紀元前一二六年起，經十三年之長期旅行，開東西交通之發端。

西域地方，其有史以來人種及文明，與西方各地，有深切之關係，（見日人羽田亨著西域文明史概論漢譯本商務版二至四〇頁）其為漢開拓以後兩地文化之交流，實可參証得之。近來探險發掘事業之進步，屬於漢文明之各種重要資料，已在西域各得獲得，其間有中國內地毫無留影之古代文明遺物，亦發見甚多。此種材料，足證漢文明盛行於西域之證據。斯坦因（Archel Stearn）於其第一次探險時，在敦煌及于闐之間，尼雅（Niya）廢墟中，獲得多數

書寫漢字之木簡；第二次探險時，則在敦煌各烽台廢墟中，獲得約二千枚之木簡，大部分爲記錄文書性質之木簡，此一事也。中國自古工藝，絹絲織成各種織物，及漆器之類，爲西方諸國所垂涎，西域諸地發見古代遺物，屬於此種類者，爲數不少。由漢代之遠征開拓西域以後，兩地之通商，必然開始，據史記大宛傳：『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其使皆貧人子，私販官贖物，欲市私其利外國』。西域傳：『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知曉也。……漢使至，非出幣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所以然者，以漢遠而漢使多財物』。此所謂：『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者也。當時由西域輸入中國之貨物，有寶石、藥劑、香料之類。中國貨物輸出西域者，以綵繒爲主。其次，是漆器、鐵器、黃白金等，尤以絲織品及漆器，爲西域人所歡迎。西域考古家斯坦因言：『漢使所至，常能表現中國兵威及工業之盛。中國出品中爲使臣携至西方者，以細絲爲最著，自是以後，希臘及羅馬文化所被之都市，皆知織絲之西利斯人之名。(Silk-Weaving Series) 西利斯者，卽古羅馬語，對於中國人之稱呼也』。近代西人在山西掘地得羅馬古錢，足證當時中西商販之往來交易也。又據漢書西域傳，龜茲王（今之庫車）絳賓，娶烏孫（今伊犁地方之突厥族）公主（漢宗室女）之女，自以得尙漢外族，二人入朝漢宣帝，曾數次至長安朝賀，故龜茲王親漢，樂漢之衣服制度，歸國後，治宮室，作微道，設衛兵，出入傳呼撞鐘鼓，摹效漢天子儀節。沙

車王延，元帝時，爲侍子，長於京師，向慕中國，參其法典，延卒，諡曰忠武，立諡之法，必學自中國也。此外，對於西域人生活之改進，文化之發揚有關係者：（一）是漢人教大宛穿井之法。沙漠地帶，河流較少，穿井法行，可資飲水，可供溉田也。（二）教鑄鐵器。漢使及亡卒，教大宛以西諸國人，鑄鐵作兵器，已知鑄兵器，必能鑄鐵作農工器具，此二事見於漢書，如果確實，中國文化之傳播西域，影響亦巨矣。至於西域文化之輸入中國者亦不少：（一）土產物。西域植物移殖漢土者，如葡萄來自大宛，胡椒來自天竺，石榴來自安息，又如紅藍花，胡麻、胡豆、胡蒜、胡荽、胡瓜、胡桃、胡葱、藤等，皆移植於中國者。（二）音樂。古今注載：『橫吹、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長安）。』李延年，因胡樂，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軍；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班超，爲將兵長史，曾用此樂。（三）藝術。自亞歷山大，遠征波斯，深入中央亞細亞。錫爾河上流，後越興都庫什山，而至印度北部（西紀元三三一—周顯王三十八年）之後，希臘商人，散布於波斯、中亞細亞、印度諸地方，故希臘文化，由是而傳播於上述各地。及張騫，通西域，希臘文化，次第輸入中土，希臘藝術，亦包含其中。試觀漢以前之繪畫雕刻，簡牘古槧，及武帝以後，美術界驟現異彩；其至今尚存者，爲漢代之古青銅鏡，及山東嘉祥縣南紫雲山漢武帝祠石刻畫像，頗有昔日之歐風焉。此受希臘文化輸入之影響也。後漢時代，

大月氏、臣服大夏，侵略安息，併有屬賓，其子閼膏，復濫天竺。迦貳色迦王繼位，國勢益振，其東境越葱嶺至于閩，稱犍陀羅國，迦貳色迦王皈依佛教，用居於大夏地方之希臘匠師，建築廟塔，雕刻佛像，佛像之面貌服裝，完全希臘風尚，而廟塔之建築，亦為希臘型；故犍陀羅藝術，亦可稱為希臘藝術也。是時佛教由大月氏傳至中國，故犍陀羅藝術，亦隨佛教而入中國。犍陀羅藝術，復南下至印度，與印度藝術融合，化成所謂希臘印度藝術。其後又踰葱嶺而波及於中國。此種希臘印度系藝術，傳入中國之動機，全依佛教而東流，此亦東方藝術史上之珍聞也。（參閱邊事研究第一卷第五期會問吾著中國歷代經營西域史引克勞威斯次（Kore Von Claeswitz）將軍於其所著戰爭論上卷有云：「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行動，其實是一種手段，是一種政治對外關係之一種繼續。」易詞言之：戰爭是文化對外關係之一種繼續，蓋對外戰爭，有時是摧殘文化，而有時以兩地文化之交流，亦所以促進文化之發展也。（其詳可參閱商務版拙著戰爭與文化一小冊）。

（九）漢代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漢代對外戰爭，收相當之效果，乃由於漢初內政之修明故也。文帝之世，以寬厚之政臨民，除肉刑，免田租，定賑窮養老之禮，於是國用充實，天下大治，後世至稱其治績，為一

代之冠。武帝承前代豐富之餘，在位五十四年之間，文教盛於四海，國威振於四方，此其成功之原因一也。漢代兵制分京師、地方、邊外，爲全部之調整；拱衛京師之兵，分南北兩軍以相制。地方兵，踵秦制而置材官於郡國，凡材官之所屬，俱爲步兵，而列郡官制，又設尉以佐守，典一郡之武職甲卒。漢代初年，行一種之兵民制，民二十則傅於籍，而歲及立秋，則嚴兵法之肄，公卿子弟，執戟以備宿衛，而博士郎中，皆課之射，此所謂文武合一也；當時人民與士大夫，皆閑軍旅，或爲卒更，爲踐更，爲過更，民皆已練之兵，或取之於大農，取之於宗正，取之於太僕，士大夫皆可命之將，則漢制之善，在於兵不常聚，而將無常員；故材官騎士，布滿全國，此漢代對外戰爭成功之原因二也。漢代之主要敵人爲匈奴，匈奴當楚漢相爭之際，已乘機坐大；及漢之初年，以精兵四十萬騎侵漢，至武帝時，更大舉入寇，屢獲七十年；自津邪王降漢以後，漢得匈奴右地，遂得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之據點，而控制匈奴，比漢代對外戰爭成功之原因三也。遠交近攻之政策，漢嘗實施，初則與大月氏聯，繼則與烏孫聯，厚賂之外，招以東居，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相友好，西域之行，多與漢通。此漢代對外戰爭成功之原因四也。遠征勞師，古之所戒，廣漠原野，高山峻嶺，非有騎兵，安能走塞，自張武將軍，發車騎十萬之衆，衛青等，復將十餘萬騎，誠以匈奴依騎兵以侵寇，非以騎兵堵，將至挫敗。此漢代對外戰爭、成功之原因五也。對外抗戰、離河山之阻

守無險之地，難以爲固，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難以爲利；漢代於邊疆屯田，鑒於軍旅連出，海內虛耗，千里裹糧，不足爲訓，屯田制行，足資鎮撫，此漢代對外戰爭，成功之原因六也。

第七章 三國及兩晉時代中國民族對外戰

爭之概況

三國爲期甚短，然亦有對外之戰爭。(1)蜀。後主初奔，益州郡耆帥雍閻殺太守，求附於吳，吳以爲永昌太守。雍閻，又使郡人孟獲，誘諸夷背叛，雍閻，丞相諸葛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經過二年，始率師由越雋入，斬雍閻等，生擒孟獲，七縱七擒，獲，乃心服，亮，入滇池，諸郡皆平。(拙著中國上古中古文化二六四頁)。(2)吳。景帝時，交趾太守孫翊，貪暴，郡史呂興，殺之，而請吏於魏，煽動諸夷九真、日南，皆響應，魏以興，爲將軍，遣兵往助，未至，興爲其部下所殺，吳兵三攻交趾皆失敗，後復取之。初，孫權，曾數遣使往海外，第一次，黃龍二年(西紀元二三〇)，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三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第二次遣使，赤烏五年(西紀元二四二)，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參閱馮承鈞著中國南洋交通史一二頁)。可知孫之遣使往海外，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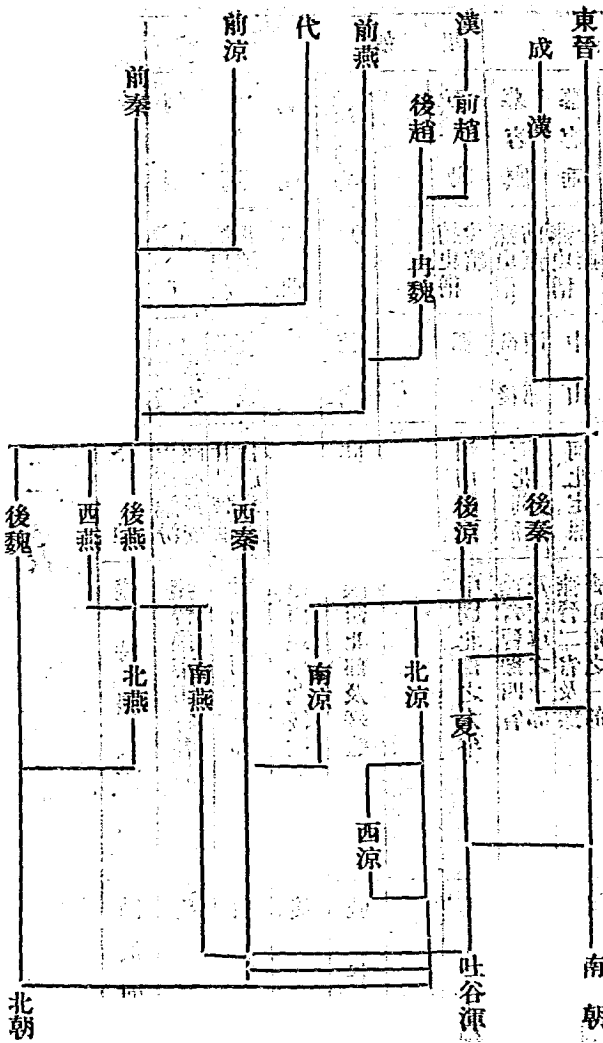
附以武力威脅異族也。(3)魏。漢末三國鼎立，唯曹魏與匈奴鄰接。時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漢獻帝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南單于餘衆，爲五部落，以於扶羅之子豹，爲左部帥。選漢人爲司馬監督之，(參閱英儒柏加加 J. P. Parker 著韃靼千年史商務版漢譯本七一頁)，帥皆稱劉氏；自以爲漢甥。建安十一年，曹操征烏桓，破柳城，斬蹋頓，平上谷，右北平、四部。二十三年，代郡、上谷，烏桓反，操子影、擊破之；終魏之世，服從中國，其旗移居內地，遂啓東晉五胡之亂。

晉代有五胡十六國之亂，中國陷於分崩離析之境，亦歷史上之黑暗時代也。兩漢時，諸戎爲中國患，竭天下之力，歷百戰之苦，僅克勝之，而烏桓、鮮卑、匈奴、氐、羌、西域之衆，悉稽首漢廷，漢廷於異族請降之後，多遷之內地。宣帝納呼韓邪，居之亭障；趙戎國、擊西羌，徙之金城郡；光武、亦以南庭數萬衆，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煎當之亂，馬援、遷之三輔。既逼處疆內，斯進寇更易。晉武帝時，侍御史郭欽上疏曰：「若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今山西平陽府)上黨(今山西潞安府)，不三日而至孟津(河南孟津縣東)，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徙內地雜胡於邊地，餒四夷入出之防，此萬世之長策也」。惠帝時，太子洗馬(東宮官名)江統、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收夷狄也，惟恃之有備

，禦之有常，雖稽顙，而邊城不弛固守；雖強暴爲寇，而兵革不加遠征；期今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魏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州，欲以弱寇強國，捍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庶，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怨之情，俟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此等皆可申諭發遣，慰彼羈旅之思，釋我華夏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也。」（綱鑑彙纂卷十四又晉書卷九十七匈奴傳）。傅玄、於泰始四年（西紀元二六八）論便宜五事，其一乞獎兵耕田，其二乞勵官務農，其三乞整理田賦，其四修防水利，其五則曰：「戎狄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盛，郅支、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爲害。……今宜更置一郡，募徙民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晉書四十七傅玄傳）。江統、所言，則徙之出邊；傅玄、所言，則另置一郡以實邊；未見當時之採擇。徙戎之策，既未能實行，而內部八王之亂，又促其勢之進展，故有永嘉之亂，及懷、愍、二帝青衣行酒之辱，釀成北方之大混亂，中原華族，相率渡江，晉書王導傳載：「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劉琨傳載：「流離四散，十不存二」。

，携老扶幼，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厄，白骨橫野；羣胡數萬，周匝如山。勳足遇掠，開目覩寇」。（卷六二）。祖遜傳載：「京師大亂，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卷六二）。直接之受害固如此，而間接之影響，則種族之同化，與南方之啓發也。（列表如下見王桐齡著中國史）。

(1) 五胡十六國興亡趨勢表



五胡問題之提出

(I) 五胡十六國興亡一覽表

鮮			羯	奴	匈			民族	
慕容冲	慕容垂	慕容暉	石勒		赫連勃勃	劉虎	沮渠蒙遜	劉淵	始祖
燕史稱 西燕	燕史稱 後燕	燕史稱 前燕	趙史稱 後趙		夏	鐵弗	涼史稱 北涼	漢後改 趙	國名
遷長安後 長安	中山	遷鄴後 鄴	鄴		統萬		張掖後 遷姑臧	平陽後 遷長安	國都
山西長子	河北定縣	河北藁縣	河南臨漳		陝西懷遠		甘肅張掖 甘肅武威	山西臨汾 陝西長安	今地
山陝二省之一部	燕晉二省及豫 齊遼寧之一部	燕齊晉豫四省 及遼寧之一部	中國北部之大半		陝西北部及綏遠	山西邊外及綏遠	甘肅河西之一部	燕晉豫秦四省各部	盛時疆域
後燕	北燕	前秦	冉魏		吐谷渾	後魏	後魏	後趙	滅於何國

		氏		巴氏	卑					
姚弋仲	呂光	苻洪	楊茂搜	李特	宇文普回	拓跋猗盧	段務勿塵	秃髮烏孤	乞伏國仁	慕容德
秦史稱後秦	涼史稱後涼	秦史稱前秦	仇池	成後改漢	字文	代	遼西	涼史稱南涼	秦史稱西秦	燕史稱南燕
長安	姑城	長安		成都		盛樂後 遷平城	令支	西平	苑川	廣固
				四川成都		山西大同	河北遷安	甘肅西寧	甘肅靖遠	山東益都
陝甘河南三省	甘肅西北部 及新疆東部 寧夏等地	中國北部 全部與西南部	甘肅東南部	四川省	熱河	山西北部 及察哈爾	遼寧遼河 西部至河北境	甘肅西部	甘肅西南部	山東及河南之一部
晉	後秦	西秦	後魏	晉	前燕	前秦	前燕 後趙	西秦	夏	晉

導言 問題之提出

漢				
張軌	冉閔	李嵩	馮跋	譙縱
涼史稱前涼	魏	涼史稱西涼	燕史稱北燕	蜀
姑臧	鄴	燉煌	和龍	成都
		甘肅燉煌	熱河朝陽	
甘肅西北部及新疆東部寧夏等地	前燕故地	甘肅極西北部	河北東北部及熱河東南部遼寧西南部	四川省
前秦	前燕	北涼	後魏	晉

(一) 匈奴族劉聰之傾覆晉室

南匈奴自降漢後，入居於西河美稷。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魏太祖留單于呼廚泉於鄴，分其衆爲五部，使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爲左部帥，部族最強，劉淵、豹之子也，於武帝時，爲左部帥，惠帝時，太弟穎，表淵爲左賢王，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太安中，惠帝失政，諸王迭相殘廢，所在蠶起，淵，從祖北部都尉右賢王劉宣等議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歛首就役，奄過百年，左賢王淵、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

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未許，淵、乃招集五及雜胡，聲言欲助穎，實則叛之，及王浚東嬴公騰、挾鮮卑、烏桓、內寇，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宿衛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冀殿下鎮鄴以待之，不然，鮮卑、烏桓、未易當也。」穎悅，拜淵爲北單于，淵、至左國城，（今山西介休縣西南），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於離石，（晉縣今山西永寧州治），尋遷左國城，建國號曰漢。

懷帝元嘉二年，漢王淵、遣撫軍將軍聰等十將，南據太行，輔漢將軍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王彌、收集亡散兵，復大振，分遣諸將，攻掠青、徐、兗、豫、四州，所過攻陷，郡縣多殺守令，有衆數萬；彌入許昌，太傅越、遣司馬王斌、帥甲士五千人，衛京師；涼州刺史張軌，亦遣督護北宮純，將兵衛京師。彌、至洛陽，屯於津陽門，詔以王衍、都督征討諸軍事，衍、與王斌等出城，北宮純、募勇士百餘突陳，彌、兵大敗。北宮純等、與漢劉聰、戰於河東敗之。三年，左積、弩將軍朱誕、奔漢，具陳洛陽孤弱，勸漢王淵、攻之，淵以誕、爲前鋒都督，以滅晉大將軍劉景、爲大都督，將兵攻黎陽克之，又敗王堪、於延津，沉男女三萬餘人於河；淵聞之，怒曰：「景何面復見朕，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除者司馬氏耳，

細民何罪？」黜景爲平虜將軍。漢王淵、繼以王彌、爲侍中，都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楚王聰，共攻壺關，以石勒、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肅、韓述救之，聰、敗述、於西澗，勒敗肅、於封田，皆殺之。太傅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將兵拒聰等，遇戰於長平之間，曠、兵大敗，融、超皆死。聰、遂破屯留長子，凡斬獲萬九千級，上黨太守龐昌，以壺關降漢。劉琨，以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據襄垣。漢王淵、遂命楚王聰等，進攻洛陽，上詔北平將軍曹武等拒之，皆爲聰所敗；聰、長驅至宜陽，自恃驟勝，怠不設備；宏農太守垣，詐降，夜襲聰軍，聰大敗而還。淵復遣楚王聰，王彌，始安王曜，汝陰王景，帥精騎五萬，寇洛陽，朝廷以漢兵新敗，不意其復至，大懼，卽遣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出攻漢壁，斬其將軍呼延顯，其衆自太陽潰歸。元嘉四年，漢震東大將軍石勒，濟河拔，白馬，王彌，以三萬衆會之，共寇徐、豫，兗，州；勒、襲兗城，殺兗州刺史袁孚，遂拔倉垣，殺王堪，復北濟河，攻冀州，諸郡民從之者九萬口。人民不被以德政，其傾心異族，有必然之趨勢也。

漢王淵、死，劉聰、殺其太子和、而自立，聰、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嘗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可知其華化之深），胥力饒捷，冠絕一時，（二十四史晉書卷一百二載記劉聰傳），旣卽僞位，命其黨呼延晏、王

彌，劉曜，南寇，晉師前後十二敗，長驅圍洛陽，陷之，縱兵大掠，擄天子，殺太子及百官以下三萬餘人，遷帝於平陽，使帝行酒，庾珉，王雋，起而大哭，聰，遂弑帝，並害珉等，愍帝卽位於長安，聰，復使劉曜，陷長安，執帝歸平陽，聰使帝行酒，洗爵，更衣，又使帝執盞，多有涕泣或失聲者，尙書郎辛賓，起而抱帝大哭，聰，又弑帝，並害賓等。

(二) 羯族石勒之寇河朔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曾歸劉淵，淵，使爲將，遂荼毒中原，陷州郡，不可勝數，尋陷山東諸郡，南寇江漢，有久懷之志。晉惠帝太安六年，石勒，遣七將攻苑鄉，破外壘。王浚，都督諸軍事，鎮河朔，遣將王昌，及遼西公段疾，陸春，攻勒於襄國；段，陸，叛附勒，浚，勢遂衰；山東郡縣，相繼屬勒，所取。愍帝建興元年，石勒，欲襲浚，未知虛實，問計於張賓，賓曰：「浚，名爲晉臣，實欲廢晉自立，但患四海英雄，莫之從耳。其欲得將軍，猶項羽之欲得韓信也，宜卑厚禮，折節事之。」勒，遂遣使多齎珍寶，奉表於浚，浚，大悅。二年，勒，軍遼易水，王浚，都護孫緯，馳書白浚，將勒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衆不敢復言，浚，設饗待之，勒，既入城，縱兵大掠，左右請禦之，浚，不許，勒

升顯事，着部下執之，勒，召浚，妻，與之並坐，執浚，立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天子，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疆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爲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姦貪，殘虐百姓，賊害忠良，毒徧燕土，此誰之罪也？』使其將王洛生，以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浚，自投于水，東而出之，斬於襄國市，勒，殺浚，麾下精兵萬人，浚，賧佐等，爭詣軍門謝罪，饋賂交錯。四年，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于姑城，據，請救於劉琨，琨，派步騎二萬爲前驅，韓據，棄城走。

元帝建武元年，劉琨，段匹碑，相與歃血同盟，期以冀戴晉室。大興二年，石勒，遣孔萇，攻幽州諸郡，悉取之。石勒，僞號趙王，號胡人曰國人，與漢人異其法制，以稱胡人爲不敬，著於法令，旣獲劉曜，遂壹中原，晉成帝咸和五年，僭卽帝位。時石虎，跋扈之衆，中外皆知，徐光，嘗勸勒，用石虎，以除心腹之患，勒不從。咸和七年，石勒死，傳位於太子弘，弘卽位，與石虎爭，虎，殺石弘，卽僞位，志在窮兵，且興作不已，營宮觀者四十萬人，造甲者五十萬人，船夫七十萬人，皆取之於民，百姓失業，十室九空，奪人妻女十萬，盈於後宮，民怨沸騰，及虎死，石氏遂大亂，羯族遂亡。

(三) 鮮卑族慕容氏之入寇

鮮卑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號鮮卑，光武時，南北匈奴，各相攻伐，匈奴衰耗，鮮卑遂盛。其族有慕氏，段氏，拓跋氏，宇文氏，而前燕，後燕，南燕，北燕，則爲慕容氏。（夏曾佑著中國古代史四三〇頁。）慕容氏（*Murians*），其先蓋出於檀石槐之中部大人慕容氏；莫護跋，隨魏祖，率諸部落入居遼西。拓跋氏，鮮卑語，卽土后之意，國分三部；一居上谷，一居代郡，一居定襄。宇文氏（*Yumen*）爲鮮居別部，居遼東塞外。段氏（*Twan*）則出於遼西。（見韃靼千年史漢譯本九二至九四頁）。當秦滅前燕徙鮮卑於關右，秦政旣衰，慕容垂，東據中山，徇地河北，有平，竟，幽，司，四州，是爲後燕。時，關中鮮卑慕容冲，起兵華陰，進迫長安，稱西燕國，復東據并州，建都長子（今陝西渭南縣）後西燕滅於後燕，而後燕復亡於北魏。惟後燕將漢人馮跋，東據和龍，有平州地，國號北燕，北魏滅之。鮮卑族慕容德宗，由滑台徙廣固，據青，徐，兗三州，國號南燕，漢人劉裕滅之，是爲鮮卑慕容氏之沿革。（參閱拙著中國上古文化史三〇〇頁）。

晉哀帝隆和元年，燕，呂護，攻洛陽，桓溫，遣兵救之，興寧三年，燕陷洛陽，將軍沈勁，死之。帝穆太和四年，桓溫，率步騎五萬，發姑孰，自兗州伐燕，至金鄉，天旱水絕，使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會于清，溫引舟師自清水入河，舳艫數百里，燕主暍，

使部逆戰，前鋒鄧遐，朱序，亦敗燕兵。溫，至枋頭，隲，使吳王垂，率衆五萬以拒溫，又使樂嵩，請救於秦，許賂虎牢以西之地，秦羣臣議曰：『昔桓溫，伐我，燕不我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王猛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兗，豫，之粟，觀兵滑澗，則陛下大事去矣，不如以燕合并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敵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秦王堅，遣苟池，郗羌，率步騎二萬以救燕。初，溫，使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不克。燕范陽王德，帥騎屯石門，李邦，帥兵斷溫，糧道，德，使慕容宙，帥騎一千爲前鋒，與晉兵遇，宙，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爲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焚舟棄輜重，自陸道奔還。吳王垂，帥八千騎，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吳王垂，急追之，范陽王德，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于譙，又破之；溫，收散卒，屯於山陽，深恥喪敗，乃歸罪袁真，奏免爲庶人，真，不服，表溫罪狀，朝廷不報，遂據壽春，叛，降燕。

安帝義熙五年，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爲不可。惟孟昶等勸行，裕，以昶，監南府事，裕，帥舟師，自淮入泗，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琅瑯，所遇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

「吾慮之熟矣，……敢爲諸君保之。」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敵，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裕，遂以軍四千乘爲左右翼，與燕兵戰於臨胸，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于裕曰：「燕悉兵出臨胸，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胸，聲言輕兵自海道至，遂克之。斬段暉等大將十數人，乘勢逐北，至廣固，克其沃城。六年，勸裕拔廣固，就南燕主超，送建康，斬之。慕容氏僭號前後凡十九人，至此而亡。

(四) 氐族苻氏之侵擾

自氐族分居西土，巴西一族，於漢末遷臨渭；李特，以巴西之氏，率流民入蜀，其子雄，繼之，遂入成都，有梁，益，寧，三州地，國號成，後爲漢入桓溫所滅，仇池一族，自楊茂搜，以降，臣服鄰邦，據梁，益，三州之間，故傳國最久。略陽一族，自苻洪，東徙枋頭，漸成強族，乘燕人滅趙之機，佔據關隴，苻堅，繼之，東滅前燕，西取涼州，版圖所及，南至長淮；繼取襄陽，侵蜀漢，窺壽春，有統一宇內之勢；後侵晉失敗，爲鮮卑羌族所滅。

苻洪，少爲郡氏部帥，有衆十餘萬，自稱爲大單于。及苻堅時，去皇帝之號，僭稱天王。時秦王堅，大會羣臣於太極殿，謂衆文武曰：『自吾承業以來，垂二十餘載，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沾王化；今略計吾之士卒，可有九十七八萬，糧草不計其數。吾欲自將以討之，汝等所議爲若何？』朱彤曰：『今秦得天下大半，更兼國富兵強，若起傾國之師，躬行天罰，則江南尅期可定矣。』秦王大悅曰：『此乃吾之所志也。』旋下詔勾集各部軍馬大舉伐晉，令苻融，領步騎二十五萬爲先鋒，姚萇，爲龍驤將軍，領兵二十萬，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號百萬，東西萬里，水陸並進，晉孝武聞之，大驚，中書監錄尙書事謝安曰：『臣雖無才，願施犬馬之勞，以退秦兵。』並薦謝玄，任大將。詔以謝石，爲征討大都督，謝元，爲前鋒都督，與將軍謝琰，桓伊，胡彬等，督衆八萬拒之。秦兵逼肥水而陳，元等引兵渡水擊之，秦兵大敗，自相蹈藉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之七八。亦中國民族對外抗戰史之趣聞也。

(五) 羌族姚氏之不振

羌，在兩漢，最爲巨患，而十六國之亂，則羌遠不及鮮卑，亦不及匈奴，當石勒時，南安羌族姚弋仲，東徙潘頭，復南遷降晉，其子襄，繼之，降晉北旋，進降後秦，後姚萇，乘

苻氏之敗，據北地，入長安，佔雍州全境，圖號後秦，繼續東取河南，傳國不久，爲漢族劉裕所征，而關中之地，復入於夏，羌族由是而亡。

五胡亂華，原因複雜：（1）由於侮戎，積怨而思亂；（2）由於玩戎，遷至內地，而不知加防範；（3）由於罷州郡兵，而致戎狄跳梁；（4）由於清談放達，士大夫不關懷國事。五胡十六國之亂華，是異族壓迫中國之大劇變，此次有名之永嘉亂事，釀成中國民族之大遷徙，以前中國文化之中心區於黃河流域，此次則遷移長江之流域矣；以前未有人跡之地，其後則成爲繁盛之區域矣。（拙著中國近世文化史商務版二六頁）。民族之對外戰爭，亦嘗促文化之轉輸也。

（六） 晉代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對外抗戰，所以求民族之生存也，人類歷史，以求生存爲關鍵，此民生爲歷史中心之說也。歐美之民主主義，以個人生存爲基點；馬克斯之社會主義，以階級生存爲基點；總理之三民主義，則以民族生存爲基點，一部中國史，可說以民生爲史觀。中國民族數千年之對外抗戰，乃以求全民族之生存也，民族之生存，全恃有機之組織力量，以維繫民族之生命。漢族當內部組織堅強之時，爲鞏固與擴大自身生存之條件計，必向環居之異族，發展其勢力。

於是有所謂開闢疆土之大舉，西漢時代，內部織組，已甚堅強，對外開拓，斯能成功。反之當內部統治動搖之時，環居異族，自必乘機進侵，擴大其生存條件，故有異族之內犯。東漢末年之民亂，三國時代之紛爭，已表示漢族內部組織之裂痕，至西晉統一，復有八王之亂，內部動搖，於是有五胡之亂華。西北部諸民族如氐羌，為生存條件而進迫，此等民族，即今之藏族，在今之青海，西康，西藏等地，北部民族，為匈奴，鮮卑，羯，即今之蒙古族，在今之內外蒙諸地。諸民族之環境，不及漢族處境之優，其南進移徙，期與中國雜居，為事所必至。前漢末，匈奴大亂，單于爭立，呼韓邪失國，率部落臣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部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多歷年所，戶口漸滋。魏末，散居於滋氏，祁，蒲子，新興，太陵，平陽，西河，太原，上黨，樂平，諸郡縣。太康五年後，各族種類大小十萬餘口，與晉人雜居。西鄙之氏族雜居於中國者亦甚衆，異族與漢族雜居，因語言習慣氏族觀念之不同，難免衝突，宿讎之士，有主張徙戎者，如侍御史郭欽，主張將平陽，宏農，魏郡，京北，上黨雜居之奴匈奴逐去，不讓在今之山西，陝西一帶，與漢人雜居。江統則主張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雜居之羌，令居先零，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界內之民，令居隴右，陰平，武都之地。峻四寇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而晉代忽之，此其失敗者一也。晉自武帝受曹魏之禪以後，封建子弟為王，如汝南王亮，

楚王瑋，趙王倫，齊王問，長沙王乂，成都王穎，河間王顥，東海王越，互爭雄長，迭事奪侵，內訌不已，外患乘之，此其失敗者二也。氐羌棲息之地，大抵在今之青海，西康，西藏，彼族向東南部發展，常進侵今之甘肅，陝西，四川等省之境。匈奴，鮮卑，羯，棲息之地，大抵在今之寧夏，綏遠，察哈爾，熱河，遼寧，向南部發展，常進侵今之甘肅，陝西，山西，河北諸省之境。外族東南西北，採取包圍之勢，應付困難，此其失敗者三也。及苻堅，欲征服東晉，大舉進擊，發動涼州，蜀，漢，幽，冀，各地之兵百餘萬，向長江中下游包圍，晉室命謝石等，以大軍迎戰，肥水之捷，大振天聲，此其所以成爲歷史上之盛事也。

第八章 南北朝時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

概況

東晉以後，南北并立，史家以南北朝稱之。南朝凡四易姓，宋武帝劉裕，以篡晉得國，凡八主，六十年而篡於齊。齊高祖蕭道成之後，凡七主，二十四年而篡於梁。梁武帝蕭衍之後，凡四主，五十六年而篡於陳。陳武帝霸先之後，凡五主，三十三年而滅於隋。北朝魏道武帝拓跋珪，傳至孝武，凡十一主，一百三十五年而分爲東西。東魏孝靜帝，在位十七年，爲北齊所篡。西魏自文帝至恭帝，凡三主，二十三年爲北周所篡。北齊文宣帝高洋，爲晉玄菟太守高隱之後，凡六主。二十八年，滅於北周，北周孝閔帝，宇文覺，爲鮮卑之族，傳至靜帝，凡五主，二十年，爲隋所滅。總計南北朝，自北方統一之年，至隋文帝平陳之歲對峙，共一百五十一年之久，海內始歸統一。

(一) 北魏之蹂躪中原

拓跋珪，聞宋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及高祖死，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魏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歛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今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爲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爲陛下不取；臣謂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爲不可？』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魏主不從，派軍伐宋。奚斤等，率步騎三萬，營于滑臺之東。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遣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斤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主怒責之，自將五萬餘人，南出，爲斤等聲援，斤等急攻滑臺，拔之，東郡太守王景虔，出走，司馬陽瓚，爲魏所執，不降而死，遂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與戰，屢破之，魏主別遣將軍于栗磾，屯河陽，取金墉；德祖，遣竇晃等拒之。魏主至冀州，遣叔孫建，將兵徇青，亮；宋豫州刺史劉粹，遣騎據項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將兵屯湖陸；于栗磾，濟河，與奚斤，並力攻晃等，破之；于是泰山、高平、金鄉等郡，皆沒于魏。魏叔孫建等，入青州，宋遣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共救之。少帝景平元年，魏攻宋虎牢，不克，殺其將公孫表。文帝元嘉七年，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劉彥之，統將軍王仲德、竺靈秀，舟師入河，

又使將軍段宏，將精騎直指虎牢，劉德武、將兵繼進長沙，王羲欣、監征討諸軍事出彭城，爲衆軍聲援，先遣將軍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爲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魏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必若進軍，當權斂戍相避，冬寒冰合，自更取之。」魏南邊諸將，表稱宋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以挫其銳，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魏攻宋滑臺，檀道濟，自清水往救，敗魏師於壽張。道濟、復自濟上，至歷城，魏叔孫建，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自歷城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涵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破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疑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二十二年，匈奴侵宋，魏選六州驍騎二萬，分爲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二十七年，魏主夜渡河，衆號百萬，鞀鼓之聲，震動天地，寧朔將軍王元謨、退走，魏人退擊之，死者萬餘人，委棄軍資器械山積。魏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建康戒嚴。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惟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內外戒嚴，命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陳艦列營，周亘江濱，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謂吏部尚書江湛曰：「檀

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

武宣大明元年，魏倭宋入兗州。二年，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叛降于魏。三年，宋遣中領軍沈攸之、擊彭城將軍蕭道成，鎮淮陰。四年，魏倭宋武津立宋劉勰人擊破之，繼又敗魏兵於詭昌。出。

齊高祖建元元年，齊主謂蘭陵太守垣崇祖曰：「吾欲新得天下，許索虜必以納劉昶為辭，侵犯邊疆，壽陽、營敵衝，非卿無以制。」乃以崇祖為豫州刺史，繼而魏師攻壽陽，不克，又攻朐山，齊擊敗之，並敗魏師于朐城。明帝建武元年，魏遷都洛陽。四年，魏主自將伐齊，九月攻南陽不下。寶卷永元元年，齊取魏馬圈南鄉，魏主自將禦之，齊敗績。二年，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昌叛降於魏，魏遣司徒彭城王勰鎮之。

梁武帝天監二年，魏郡督元英攻陳，拔數城，攻阜陵，不克。四年，梁漢中太守夏侯道遷，以郡叛，降于魏，魏遣將軍邢杲入漢中，遂取梁州。五年，梁拔魏宿預，梁城、小覲、合肥等城。六年，梁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韋叡，大敗魏師于鍾離。普通五年，梁取魏建陵、曲木、琅琊等城。七年，梁倭魏，取壽陽。中大通六年，魏始分為三，太清三年，魏揚忠，圍梁安陸，柳仲禮、馳還救之，兵敗，被執，安陸、竟陵、皆降于忠，於是漢東盡入於魏。

中華民族抗戰史

(二) 突厥之侵擾

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 (Asnana) 後魏太武帝，滅且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代居金山。城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爲突厥 (Eirk, or Eirk's) 因以爲號。至令土耳其方書中，突厥一辭，猶有兜鍪之義也。(見韃靼千百年史漢譯本二二頁)。

梁元帝承聖元年，突厥土門，自號伊利可汗。五年，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自晉陽，七百里，人畜無遺，濫寇齊幽州，十餘萬，入長城，大掠而還。宣帝，大建十年，突厥寇周幽州，殺掠吏民。

南北朝時代之高車，卽是鐵勒，(亦作勅勒)，漢時號丁令，(亦作丁零、丁靈)，北史高車傳：「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爲狄歷，北方以爲高車，丁令。」種族之分布甚廣，北史述鐵勒分布之地域是：「獨洛河北(今土拉河)，伊吾之西，焉耆之北，傍白山，金山西南(今阿爾泰山)，康國北，傍得水，得崑海，東西拂菻，東北海南」。所謂狄歷、丁令、丁零、丁靈、鐵勒、勑勒，本皆音之轉，現命通稱此族爲回族，稱之爲突厥人。(元史譯文證補)匈奴之後，突厥最盛，突厥既滅，回紇，乃興焉。皆是此族名稱之變遷，現新中、陝、甘、青之回族，卽西漢人所稱之突厥人；現西亞之土耳其國，卽突厥人種所建立之國家。突厥、

起於土門，土門、漸盛，始與後魏通商。後破柔然，自立爲伊利可汗。至木杆可汗立，破厥達，服結骨、鐵勒、室帶、靺鞨、奚、契丹等。此時突厥之疆域，東北至滿洲，西鄰羅馬，西伯利亞，嗣後中央之亞細亞，亦爲其統轄區域。

(三) 南北戰爭之文化移動

北魏併吞北方，與宋對峙（西紀元四三九年）。又百年而魏分裂，東西（五三四年）梁武中大通六年），中經北齊北周，北周滅齊，至隋而篡周平陳（五八九年），混亂局勢遂爲因果，而文化以戰爭之移動，亦有可述者也。洛陽伽藍記卷三載：「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爲荒中，此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到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則魏之文教，固有所自來也。因學紀開卷三十一，晉舉戶口說比較數，以徵其殘之禍；然兵禍雖慘，而代價亦有之，則以華夷雜處，而文化轉相摹仿也；如諸胡首領劉淵、劉和、劉曜、石勒、石虎、慕容皝、苻堅、姚襄、姚興等之治中國學問，仿中國教學，任用中國文士；如石勒之用張賓，苻堅之用王猛，慕容暉之用裴嶷，其著然者。至南北分治之北魏百年（西紀元四三九至五三四），則北族之吸收漢文化，以開化亂後之北方，則更爲明顯矣。魏在道武帝時，三八六至四〇九，固知興學，據宋書九五索虜傳，其都平城

已有學官，擅尚書曹，開元帝，且娶漢女爲妃，（魏書）云：「宋元嘉二年時，魏世祖始光二年下詔曰：『篆隸草楷，並行於世。然經歷久遠，傳習多失，其真者，故令文體錯謬，非所宗軌，則於來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成』，此之謂矣。今制度文字，世所用者，彌不遠近，永爲楷式』。（魏書四上）。語石卷八載：『顧亭林金石文字記曰：後魏弔比干文，時多別構，顏氏家訓言：『晉宋以來，多能書者，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大同之末，詭替滋生。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鄙陋。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今觀此碑，爲知別體之興，自是當時風氣。而孝文之世，卽已如此，不待喪亂之餘也。江式書表云：自皇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風移，篆形錯謬，隸體失真，漢俗書鄙習，復加虛巧，談辨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後周書趙文深傳，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等，依說文及字體，刊正六體，成一萬言，行於世。可知其模仿中國文化之動向也。至於高祖、孝文帝，觀其遷都一事，足以表華化之烈。其謂任城王澄，則曰：『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則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爲甚難。滑、函、帝宅、河、洛、王都，因此大舉，先宅中原』（魏書）九澄傳。其語陸叡則曰：『朕修百官，興禮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朕爲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孫孫漸染美俗，開闢廣博。若詠居代北，復遇不好文之主，不免面牆耳』（魏書）通鑑卷三九）自魏書卷比配休和并九年詔故長尺大

斗，依周禮制度。又詔求天下遺書秘籍，有裨益時用者，加以優賞。此可見孝文華化之深也。東萊此論者，以夷狄之委，相驅淫之機，而入中國紛華之域，必至於子女盛矣，土木興矣。此慕容、苻、姚之所以不能久也。元魏居於雲中，遷洛之後，其國衰矣。夷狄，禽鳥也，去其利爪，而傳之以鳳凰之羽，則無德可開，無威可畏，以取死於虞羅必矣。《郡國輿病書卷十三引》。東萊之論，歷以表中國文化，可以征服外夷也。孝文之華化，尙有進者：太和四年，罷頌祀，建太廟。《魏書》①八禮志。太和七年，禁同姓爲婚。《魏書七高祖紀》，八年，置官班祿。十年，定車服禮樂。十四年，立史官。十七年，耕籍田。而其禁胡服胡語，莫漢、胡，通婚，其事尤偉。禁胡服事，詳魏書成陽王肅傳。其時南方固有學北語者，《抱子議感篇》，北方殘民，亦有學鮮卑語者。《顏氏家訓教子篇》，而孝文則禁胡語，堅決；《欲斷諸北語》，一以正音。年五十以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五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漸習，風化可新；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復成被髮之人。《魏書二上咸陽王禧傳》。且改北姓爲漢姓，如改拓跋爲元，步六孤爲陸，獨孤爲劉。又詔諸王聘漢人華族之女，其前室則降爲妾媵。至於注重經史之學術，亦有可觀。魏書儒林傳卷八四序云：太祖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便以經術爲先。……富祖欽明稽古，篤好墳典，坐與據案，不妄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

經史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斯文鬱然。比隆周漢。『廿二史劄記云：『六朝人雖以詞藻相尚，然北朝治經者，尚多專門名家。……故北朝經學，較南朝稍盛。』（卷二五）。據此可以見北朝華化之積極也。

（四）南北朝時代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自公元四三〇年劉裕代晉爲高祖武皇帝以後，越十八載。至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公元四三九），魏卽統一北方，號爲北朝。北朝自魏世祖太武皇帝統一北方，至周靜帝，禪於隋之年（公元五八一），共約一百四十年。後魏統一中國北部，東北滅後燕，有今河北、遼東一帶之地。滅北燕，有今河北遼寧一帶之地。滅北涼，有今甘肅、河西一帶之地。自河東、長淮之北，皆爲魏控制，故能進侵中國，有所成功也。南朝宋齊時代，正北朝後魏強盛之時。後魏後分東西北朝北周，並世對峙。南朝正在梁陳時代；南朝北朝之對抗，延至百餘年之久。南北朝時代，後魏之能崛起有功，全由於統治時期之安集政策。消極方面，在禁止官吏之接民氣，積極方面，在耕作之獎勵。此兩均分田畝，對於社會嚴重之婚姻問題，有相當之解決；確定戶籍，對於人口分布之不均，有相當之調劑。其成功非偶然也。南朝對北朝，雖武力上被征服，而文化上則居於征服者之地位。胡漢民族與漢族相處已久，仿法中國之姓氏，隱瞞單語之構遺，大家民族之互相通婚，皆官制服裝之無律漢化，其著然者也。

第九章 隋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

(一) 突厥之臣服

周齊兵爭，恆求援於突厥，其勢遂張。會長佗鉢可汗，嘗爲邊患。及佗鉢卒，國中發生內亂，分裂爲四：曰沙鉢略可汗，居都斤山（今外蒙古杭愛山附近小山）；曰菴羅可汗，居獨洛水（今外蒙古土拉河）；曰阿波可汗，居突厥舊部金山（今阿爾泰山）；曰達頭可汗，居千泉（今俄領中亞細亞特穆爾圖泊近旁之地）。四可汗中，以沙鉢略爲最強。隋書卷八四突厥傳載：沙鉢略、勇而得衆，北夷皆歸附之。及高祖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怒，會營州刺史高寶寧，作亂，沙鉢略、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上敕緣邊修保障，較長城以備之，仍命重將出鎮幽并。沙鉢略、數寇北邊，文帝命衛王、爽等，爲行軍元帥，分道出擊，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而遁。隋代應付突厥之策略：（甲）離間之策。時有長孫晟者，初爲周人，曾送北周千金公主於突厥。突厥留之，逾年乃還。因備悉突厥山川形勢，及部衆強弱，至是上書曰：「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

，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闕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於衆，國人愛之，因爲攝闕、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忌。……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豈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文帝從之，反間既行，果相猜貳，突厥遂分爲東西。（突厥分部酋長稱可汗其共主則稱大可汗）（乙）對於一部之爲邊患者採用兵力。突厥沙鉢略之妻，乃宇文弔之女，曰千金公主，自傷宗祀絕滅，每懷覆隋之志，屢言之於沙鉢略，由是悉衆爲寇。自木峽、石門、兩道，來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文帝震怒，下詔曰：「朕天明命，子育萬方，愍臣庶之勞，除既往之弊，以爲厚歛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爲賊，違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於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愆聞，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時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朕分置軍旅，所在邀截。……且彼渠帥，其數凡五，昆季爭長，父叔相猜，外示彌縫，內乖心腹，世行暴虐，家法殘忍，盡挾師讎，西戎羣長，皆有宿怨，……於是以前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勳、竇榮定、左僕射高穎、右僕射虞慶則，並爲元帥，出塞擊之」。沙鉢略，率阿波貪可汗二可汗等來拒戰，皆敗走遁去。（參閱隋書卷八四突厥傳，隋書卷五一長孫晟傳）。自齊、周、以來，北方崛起之民族，至是爲隋代之

策略所制勝；迨隋政稍衰，又復起而爲邊患。隋楊帝大業十一年，始畢、率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雁門，詔諸郡發兵赴行在所，援軍至，始畢、引去。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更強盛，而在黃河流域，稱雄割據之豪傑，如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皆北面稱臣。

(二) 吐谷渾之破擊

吐谷渾，本遼西鮮卑徒河涉歸之子也。初涉歸有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處，涉歸死，若洛廩，代統部落，是爲慕容氏；吐谷渾、與若洛廩，不協，遂西度隴，止於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白蘭山數千里之地，其後遂以吐谷渾、爲國氏焉。當魏、周之際，始稱可汗，其主呂夸，在周數爲邊寇，又開皇初以兵侵弘州，高祖、遣上柱國元諧、率步騎數萬擊之，呂夸、大惧，率其親兵遠遁，名王十三人，率部落降。煬帝即位，伏允、遣其子順來朝，時鐵勒、犯塞，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以禦之，孝慈、戰不利，鐵勒、遣使謝罪請降，帝遣黃門侍郎裴矩、慰撫之，諷令擊吐谷渾以自效；鐵勒、許諾，卽勒兵襲吐谷渾，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境。帝復令親王雄、出澆河，大破其衆，伏允、逃遁，部衆來降者十萬餘口，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山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

南北二千里，皆爲隋有，遂置郡縣鎮戍。（隋書卷八三吐谷渾傳）。

(三) 高麗之征討

高麗之先，出自夫餘，夫餘王，嘗得河伯女，生子曰：朱蒙，朱蒙、建國，自號高句麗，以高爲氏。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都於平壤城，亦曰長安城，復有國內城、漠城，並其都會之所，國中呼爲三京。（隋書卷八一高麗傳）。隋文帝開皇十七年，高麗王湯，聞陳亡，大懼，治兵積穀，爲拒守之策；是歲上賜湯、璽書，責以雖稱藩附，誠節未盡，湯得書惶恐，將奉表稱謝，會病卒，子元嗣立，上使使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元、奉表謝恩，因請封王，上許之。十八年，高麗王元，帥棘賴之衆萬餘，寇遼東，上遣行軍元帥，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高麗王元惶懼，遣使謝罪，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煬帝大業七年，帝自江都，行幸涿郡，下詔討高麗。大業八年，大軍集於涿郡，上親總六師，用甲九伐，總兵號二百萬，車駕度遼，大戰於東岸，擊賊破之，進圍遼東；旣而高麗各城守，攻之不下，宇文述等，敗績於薩水，九軍並陷，將帥奔竄，亡者二千餘騎，遂班師。大業九年，帝復親征，諸將分道攻城，賊勢自蹙，會楊玄感作亂，反書至，帝大懼，即日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悉銳來追，殿軍多敗，二十二年，詔百僚

讖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會盜賊蜂起，人多流亡，所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因送斛斯政，以贖罪，帝許之，頓於懷遠鎮，人受其降款，帝更圖後舉，會天下大亂，遂不克復行。十一月，殺斛斯政，於金光門外，賈國奸人，終亦難逃法網矣。

(四) 西域之經略

隋開皇仁壽之間，對於西域，尙未有經略，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藩諸國。帝復令開嘉公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矩，因其使者入朝，略以厚利；大業中，相率而來朝者，四十餘國，帝因置西戎校尉以應接之。（北史卷九七西域傳序）隋代之經略西域，主張以利誘而不以兵力者，蓋征遼已大舉用兵，無餘以及此也。煬帝，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蕃，往來相繼。煬帝又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隋書卷二四食貨志。）

(五) 隋代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隋代對外用兵，北部有突厥，西部有吐谷渾，東北部有高麗。突厥在隋初，常寇，武威

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等地，隋文帝，能舉兵進擊，而獲有成功者，有三原因焉：（1）內部之殘殺。隋書突厥傳：「渠帥其數凡五，昆季爭長，父叔相猜；外示彌縫，內乖心腹；世行暴虐，家法殘忍。」（2）四鄰之報復。突厥傳：「東夷諸國，盡挾私讎；西戎羣長，皆有宿怨，契丹之徒，切齒磨牙，常伺其便。……部落之下，盡異純民；千種萬類，仇敵怨偶；泣血拊心，銜悲積恨。」（3）天災之厄。突厥傳：「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燒盡。飢疫死亡，人畜相半。舊居之所，赤地無依。」蓋此三因，隋將竇榮定，高頡，虞慶則等，所以能出擊制勝也。吐谷渾，當魏，周之際，首長稱可汗，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爲一大部族，對中國叛服無常，隋書吐谷渾傳：「時鐵勒，犯塞，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以禦之，孝慈，戰不利，鐵勒，遣使謝罪請降，帝遣黃門侍郎裴矩，撫慰之，諷令吐谷渾以自效。鐵勒，許諾，即勒兵襲吐谷渾，大敗之；伏允，逃遁，部落來降者十餘萬口。」隋煬帝，擊吐谷渾所以成功者，乃利用外交之政策，易敵國爲與國，使收夾擊之效也。高麗本夫餘族，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當隋代時，高麗首長湯，治兵積穀，爲守拒之策，隋代之征高麗，前後凡四次，而四次均失敗，其第一次，則以軍糧運輸不繼而敗，第二次則以楊玄感，作亂，內部之牽制而敗，第四次，則值盜賊四起，人多流亡，影響對外作戰而敗，（隋書高麗傳）觀此，民族生存之對外作戰，其可忽乎哉？

第十章 唐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之光榮時代，又是中國民族對外發展之偉大時代，可與漢代相比美。唐代之能對外拓殖成功，多原因於兵制之完備，京城有羽林、龍武、飛騎、神武、神策、各軍，以拱衛中央；關內，置府三百六十一，積兵士十六萬，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置十二軍。（唐會要卷七二）。人民二十當兵，六十免役，能騎射者爲越騎，其餘則爲步兵，每歲冬季，則集府兵訓練，平時則使之耕作，亦良好之民兵制度也。（拙著中國上古中古文化史商務版四二八頁）。茲將唐初外征表附下：（見王桐齡中國史）

國名	君主	今地	將官或使臣	平定或招降年代	平定後之設施
東突厥	頡利可汗	外蒙	李靖	太宗貞觀四年	置定襄雲中二都督府以統之
鐵勒		外蒙	李世勣	貞觀二十年	置燕然都護府以統之
西突厥	沙針羅可汗	中亞	蘇定方	高宗顯慶二年	置可汗以統之

高昌	趙文泰智	新疆吐魯番縣	侯君集	太宗貞觀十四年	置安西都護府以統之
龜茲	訶黎布失畢	庫車縣	阿史那社爾	同二十二年	徙安西都護府鎮之
吐火羅	阿史那	阿母河流		高宗顯慶二年	授其王都督
昭武九姓		中亞		高宗永徽年間	各授其王都督刺史
吐谷渾	諾曷鉢	青海		高宗龍朔三年	置安樂州以處之
黨項	拓拔赤辭	青海東南		高宗龍朔以後	拜會長爲都督刺史
吐蕃	棄宗弄讚	西藏	侯君集	太宗貞觀十五年	妻以宗女文成公主
高麗	高藏	朝鮮北部遼寧東部	李勣	高宗總章元年	置安東都護府以統之
百濟	義慈王	朝鮮西南	蘇定方	高宗顯慶五年	置熊津都督府鎮之
印度	阿羅那順	印度	王玄策	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一) 與東突厥之鬥爭

突厥起於土門，土門漸盛，始與後魏通商，後破柔然，自立爲伊利可汗，至木杆可汗立，破颯達、服結骨、鐵勒、室帶、靺鞨、奚、契丹等，此時突厥之疆域，東北至滿洲，西鄰羅馬、西伯利亞，嗣後中央亞細亞，亦爲其所統轄。現新、陝、甘、青、之回族，卽西漢所稱之突厥人，現西亞之土耳其國，卽突厥人種所建立之國家。

東突厥始畢可汗咄吉者，啓民可汗之子，隋大業中嗣位，值天下大亂，中國人奔之者甚衆，其族強盛，控弦百餘萬。高祖起義太原，遣大將軍府司馬劉文靜，聘於始畢，引以爲援，及高祖卽位，始畢，恃其功，益驕踞，每遣使者至長安，頗多橫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未遑外略，每優容之。（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上）。武德三年，始畢，率兵渡河，至夏州，賊帥梁師都，出兵會之，謀入抄掠。自是迭爲邊患，至諷利時，益倖傲，請求無厭。三年，梁師都，引突厥稽胡兵入寇，行軍總長段德操，擊破之，斬首千餘級。九月，突厥，莫賀咄設，寇涼州，總管楊仁恭，擊之，爲所敗，掠男女數千人而去。四年，諷利可汗，自率萬餘騎，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雁門，定襄王李大恩，擊走之，於是大惧，更請和好。（韃靼千年史商務版漢譯本一二九頁），五年，西紀元六三二，李大恩，奏稱突厥

饑饉，馬邑可取，詔大恩，與殿內少監獨孤晟，共討苑君璋，期於二月，會於馬邑，晟，後期不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諡利、復率五萬騎，與劉黑闥、共圍大恩，上遣右騎衛大將軍李高遷、救之，大恩、糧盡夜遁，突厥邀之，衆潰而死，上惜之，獨孤晟、坐贓死徙邊。八月，諡利、率十五萬騎，入雁門，寇并州，別遣兵寇原州，上謂羣臣曰：「突厥入寇而復求和，和與戰，孰利？」太常卿鄭元璠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中書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軍將復來，臣愚以爲不如擊之，旣勝而復與和，則恩威兼著矣」。上從之，遂遣將破突厥，斬首五千級。六年，梁師都、將卒獫狁，引突厥，寇林川。苑君璋以突厥寇馬邑，右武侯大將軍李高遷、及高滿政、勦之，戰於臘河谷，破之。初，上遣右武侯大將軍李高遷、助朔州總管高滿政，守馬邑，苑君璋、引突厥萬餘騎，至城下，滿政、擊破之；諡利可汗怒，大發兵攻馬邑，高遷、懼，率所部二千人，斬關背遁，虜邀之，失亡者半；諡利、自率衆攻城，滿政、出兵禦之，右虞侯杜士遠，以虜兵盛，恐不免，殺滿政，降於突厥，上以滿政子玄積、爲上柱國，襲爵。七年，（西紀元六三四年），突利、諡利二可汗，自原州入寇，侵擾關中，有說高祖云：「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爲然，乃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行山南可居之地，卽欲移都，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爲患，自古

增之。陛下光澤中夏，精莖苗萬，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擾邊，遠邊郡以避之，貽四海之羞，冀宥世之笑乎？發營啓病，讓廷以將，猶志勵匈奴，現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俸頡利之類，致之闕下，若其不效，王邊郡未晚。時上曰：善。詔世民將兵禦突厥，不舊唐書卷之六，宋紀止。時頡利之突利不可汗，舉國入寇，藥王世民，引兵拒之。八年，上以天下大定，罷中軍，統而突厥，為寇不已，復置中軍，以太常卿費誕等為將軍，簡練士馬，調次舉靈突厥。九年，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將軍楊毛，擊之，不以其突厥之勢，不可輕視。乃引諸衛將軍，習射於顯德廷，示敵之百，不以其狡便，自古有志，患在邊境，不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浚營築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為游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百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

唐太宗貞觀元年（西紀元六二七年）陰山已北，薛延陀，回紇，拔曳古（Balgas）等部，皆相率背叛，內部分裂，唐出兵禦之。三年，李勣，為通漠行遣軍總管，率鎧中以與突厥頡利可汗兵會，大戰於白道，突厥敗。唐書卷之七，李勣傳。四年，頡利可汗，竄於鐵山，兵糧數萬，使執失思力，不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太宗遣唐儉，持節安撫之。頡利，稍百安，李勣，乘間襲擊，大破，遂滅其國。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率衆生擒頡利，送於京師。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上。頡利之敗，其部落或走薛延陀（Sogdiana）或走西域。前來

降者亦甚衆，有主張因其種落，俘之河南，竟北豫之地，散居州縣，各使耕織，百萬胡虜，可得爲百姓，惟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爲捍蔽，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心，太宗遂用其計，於朔方之地，自幽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部衆。頡利、突利、既滅，薛延陀、遂自稱可汗於漠北。貞觀十五年，薛延陀、以同羅、僕骨、迴紇、靺鞨、霫、之衆，渡漠屯於白道川，命營州都督張儉、統兵壓其境，李勣、李大亮、李襲譽等，分道禦之，李勣、及薛延陀，戰於諾真水，大破之，薛延陀逃遁。（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二十一年，突厥車鼻可汗，遣使入貢，車鼻名斛勃，本突厥同族，世爲小可汗，頡利之敗，突厥餘衆，欲奉爲大可汗，時薛延陀、方強，車鼻不敢當，帥其衆歸之，咸說車鼻、有勇略，爲衆所附，恐爲後患，不如殺之，車鼻知其謀，逃去，乃建牙於金山之北，自稱乙注車鼻可汗。二十三年，上以突厥車鼻可汗，不入朝，遣右驍衛郎將高侃、發回紇、僕骨等兵，襲擊之，兵入境，諸部落，相繼來降。

高宗永徽元年（西紀元六五〇年），高侃，擊突厥，至阿息山，車鼻可汗、召所部兵，皆不赴，遂從數百騎而遁，其衆悉降；侃、率精騎追至金山，擒之以歸，其衆皆降。自永徽以後，殆三十年，北邊無事。（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上）。此後復有小變亂，唐之兵力

尙可威服之。至武后時，默曷、復興，大爲邊患；至開元時，始討平之。據唐書卷二一五上突厥傳載：「骨曷祿 (Gobek) 謂利族人也。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之部酋，世襲吐屯，伏念敗。高宗永隆元年，突厥阿史那伏念叛於夏州，裴行儉討破之。噶亡散保羅材山，又招黑沙城，有衆五千，盜九姓畜馬，稍彊大，乃自立爲可汗，以弟默曷爲「殺」曷悉何爲「葉護」。嗣聖，垂拱間，連寇朔代，掠吏士。及骨篤祿，死，默曷，自立爲可汗，篋位數年，始攻靈州，多殺略士民，武后以薛懷義等十八將軍兵出塞，雜華蕃步騎擊之，不見虜還。

默曷，據地縱廣萬里，諸蕃悉往聽命，復立曷悉何爲「左察」，骨曷祿之子默矩，爲「右察」，皆統兵二萬，子匄俱，爲小可汗，位兩察上，典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號拓西可汗。歲入邊，戍兵不得休。永淳元年，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沙城反，入寇并州，及單于府之北境，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元珍，于雲州，斬首萬餘級，捕虜二萬餘人。高宗弘道元年，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蔚州，殺刺史李思儉，豐州都督崔智辯，將兵邀之朝那山北，兵敗，爲虜所擒。朝議欲廢豐州，遷其百姓於靈夏，豐州司馬唐休璟，上言：「以爲豐州阻河爲固，居賊衝要，自秦漢以來，列爲郡縣，土宜耕牧，隋季喪亂，遷百姓於寧，慶，二州，致胡虜深侵，以

靈夏爲邊，貞觀之末，募人實之，西北始安。今廢之，河濱之地，復爲賊有，靈夏等州，人味安樂，非國家之利也。乃止。

貞觀則天皇后，光宅元年，突厥阿史那骨篤祿（別作骨噶祿）等寇朔州，以左武衛大將軍程德元爲單于道安撫大使，以備突厥。突厥寇代州，淳于處平引兵救之，至忻州，爲突厥所敗，死者五千餘人。永昌元年，以僧懷義爲新平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二十萬，以討突厥骨篤祿。師功元年，突厥默啜寇靈州，繼寇勝州，平狄軍副使安道買擊破之。時幽州都督狄仁傑，爲營衛侍郎平章事，上疏曰：「近貞觀中，克平九姓，立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落，蓋以莫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平經邊之故事也。竊謂宜立阿史那斛瑟羅，爲可汗，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使守安東，省糧費於邊方，并甲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蟻蟻較長短哉。但當救邊兵，謹設備，邊斥候，稟資糧，待其自敗，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生觀客，則我得其便，丁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則有齟齬之慮，淺入必無虜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兵馬不弊而服衆，莫不感德之至張，不以窮兵極武，務求廣地，苟然上策，是也。然當知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被擒虜子女玉帛，優賂虛告城邑，必加抵抗，以絕後患，其與爭鬪，邪不毛之繩，乖學養養生之道者，自不可同日語也。聖曆元年，以武重規

張仁愿等，將兵三十萬，討突厥默啜，以間敵者，將兵十五萬，爲後援。突厥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節等州男女高餘人，自五回道去，所過殺掠，不可勝紀。狄伯傑，將兵一萬追之，于無所及可恨。

唐中宗神龍元年，以左驍騎大將軍裴思謨、光靈武軍大總管，以備突厥。二年，朔方道大總管，大樂三受降城於河套。睿宗景雲二年，突厥可汗默啜請和，許之，以其太子啟璽爲質，爲金山公主許嫁。突厥默啜，御史中丞和逢義，每鴻臚卿使於突厥，其說默啜曰：「處密堅昆，則可汗結婚於唐，皆當歸附，可汗何不襲唐冠帶，使諸胡知之，豈不美哉？」默啜曰：「諾。」再拜。編臣遣其子楊我支，及國相隨使，入朝。玄宗先天元年，上御安福門，宴突厥楊我支，既而會上傳位，婚竟不成。開元三年，突厥可汗默啜，遣兵圍北庭都護府，初護郭虔瓘，經敗之。三年，突厥千姓降者，前後萬餘帳，高麗莫離支，簡美十姓之婿也，不與跌，都督思奉等，亦自突厥帥衆來降，制皆以河南地處之。四年，拔曳固，斬突厥可汗默啜，首，來獻。時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於獨樂水，恃勝輕歸，不復設備，拔曳固部卒，突出斬之，默啜死，子亦可汗立，骨咄祿之子嗣特勤，擊殺咄祿可汗，國人謂之小殺咄祿，以善號爲小殺，突厥部落多離散，咄祿可汗患之，乃召默啜時牙官，從唐書作衙官，啟徐登，爲謀生，突厥降戶處河曲者，即咄祿立，多復叛歸之，并州長史王嘏，主張以降戶處河曲者，不如

率皆沙磧，其人或自可君長，求稱臣內屬者，隨所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受實利也。上從之，中國歷史上之有事於外夷，非貪圖其土地，征服其人民以快意也。苟外夷不侵擾中國之疆土，殺戮中國之人民，焚掠中國之城邑，則相安無事，不致起而防禦，從事戰爭也。貞觀二十二年，西突厥賀魯，率其餘衆數千帳內屬，詔處之於庭州，莫賀蘇，從事戰爭也。貞觀二十二年，西突厥賀魯，率其餘衆數千帳內屬，詔處之於庭州，莫賀蘇，拜左驍衛將軍。繼置瑤池都督府，諒安西都護，以左驍將軍阿史那賀魯爲瑤池都督。高宗永徽二年，賀魯招集離散，虛帳漸盛，太宗崩，謀襲取西、庭、三州。庭州刺史鬱宏襲，知其謀，表貢之，上遣通事舍人橋寶明，馳往撫慰。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寇庭州，攻陷金嶺城及蒲類，殺略數千人，詔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等，率燕然都護所部回紇兵五萬騎，討之。貞觀六年，以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爲葱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顯慶元年，程知節，擊西突厥，與歌邏祿，處月，二部，戰於橐駝谷，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副總管周智度，攻突騎施處，木昆等部於咽城，拔之，斬首三萬級。三年，阿史那賀魯，既被擒，蒲蕭嗣業曰：「我未亡虜，爲先帝所存，帝遇我厚，而我負之，今日之敗，天所怒也。吾聞中國刑人必於市，願刑我於昭陵之前，以謝先帝。」上聞而憐之，赦免其死，分其種落爲六都督府，其所役屬諸國，皆置州府。西蓋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龍朔二年，西紀元六六六年也，蒲射步非真，以兵從國海道總管蘇海政，討龜茲，咸亨三年，以西突厥都督阿

史那都末，爲左驍衛大將軍，兼領延都督，以安輯其衆。儀鳳中，都支自號于姓可汗，與吐蕃連和，寇安西，詔東都侍郎裴行儉討之；行儉請毋發兵，可以計取，卽詔行儉冊送波斯王子並安；並安，撫大食，若道，兩蕃，都支，果不疑，率子弟上謁，途擒之，召執諸部渠長，降別帥李遮旬，以歸，自是西姓益貢。自垂拱以後，十姓部落，頻被突厥默曷，侵掠，死散殆盡，及隨斛瑟羅（步真之子）纔六七萬人，徙居內地；西突厥阿氏那氏，於是遂絕。

（二）回紇之入寇

回紇，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輪車，亦號高車部，或曰敕勒訛爲鐵勒，其部落有回紇，薛延陀，拔野古，僕骨，同羅，渾，契苾，多覽葛，阿跌，都播，骨利幹，白鵝，斛薛，奚結，思結等部。（唐書卷二七二回鶻傳上）回紇亦曰烏護，至隋曰韋紇，其族驍勇善騎射，喜盜鈔，初臣突厥，突厥資其才力，大雄北荒，場帝大業中，處羅可汗，攻脅鐵勒部，韋紇乃并僕骨，同羅，拔野古，叛去，自爲俟斤，稱回紇。有時健俟斤者，衆始推爲君長，有丞善薩，材勇有謀，所向輒摧破，姑下皆畏附，回紇由是寔盛，曾與薛延陀，共攻突厥北邊，頗利，遣闕于萬討之，善薩破之，擊震北方，由是附薛延陀，相唇齒，號活頡利殺，突厥

既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爲最雄強；菩薩死，其酋胡祿俟利發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服之，並有其他，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遣使者獻款，太宗納之；於是鐵勒十部，皆內向。高宗龍朔元年，回紇酋長婆閏，卒，姪比粟毒，代領其衆，與同羅，僕固，犯邊，詔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爲勒鐵道行軍大總管；燕然都護劉審，左武衛將軍薛仁貴爲副；鴻臚卿蕭嗣業，爲仙尊道行軍總管；右屯衛將軍孫仁師，爲副；將兵討之。二年，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鐵勒九姓，聞唐兵將至，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隨之，度磧北，擊其餘衆，獲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可想見其盛概。後德宗立，九姓胡，勸可汗入寇，可汗欲悉師向塞，宰相頓莫賀達干曰：『唐大國無負於我，今舉國遠鬥，有不如捷，將安歸？』可汗不聽，頓莫賀、怒，因擊殺之。三年，鄭仁泰、討鐵勒叛者，餘衆悉平之，繼徙燕然都護府於回紇，更名瀚海都護；徙故瀚海都護於雲中古城，更名雲中都護。磧北諸州皆隸瀚海，磧南隸雲中；總章二年，改瀚海都護府，爲安北都護府。（唐書三）七上回鶻傳上；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八上）。德宗貞元三年，回紇可汗求和親，初未之許，繼以宰相李泌之旨而許之，時頓莫賀，請唐，易其國號回紇爲回鶻，義取回旋輕捷如鶻也。肅宗安祿山之亂，寇回鶻入援，始得勘定，以酬勳之故，歷受回鶻之橫暴要求，輸納鉅

數財物，降嫁公主，以買歡心，其關係繼續有百年之久。回鶻人之居於唐地者固多，而唐人乏入回鶻地者，數亦不少。（西域文明史概論漢譯本七二頁）。唐武宗年間以回鶻內亂迭起，點戛斯乘機攻擊，遂大崩潰，部屬逃散，一部據天山之北，進至山南，奪高昌，始以西域爲根據地，不久又取龜茲，勢力更伸於西矣。

(三) 吐蕃之來侵

吐蕃本西羌族，據唐書卷二六六上吐蕃傳上載：「吐蕃本西羌屬，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訖，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罕野，或曰南涼秃髮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泥，曰偃檀，偃檀、嗣爲乞佛熾盤所滅，樊泥、挈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爲臨松太守；蒙遜滅，樊泥、率兵西濟河，逾積石，遂撫有羣羌。」吐蕃建國於南北朝時代，唐太宗貞觀八年，吐蕃贊普棄宗弄讚，遣使入貢，弄讚，有勇略，四鄰畏之，上遣使者馮德遐，往慰撫之。十二年，吐蕃進破黨項，白蘭，諸羌，帥衆二十餘萬，進攻松州，敗都督韓威，連兵不息；上遣侯君集、牛進達、劉簡等，督步騎五萬擊之，敗吐蕃於松州城下，斬首千餘級，弄讚懼，引兵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上許之。高宗咸亨元年，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與于闐襲龜茲，撥換城，陷之，罷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

，以右衛大將軍薛仁貴，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左衛將軍郭道封，副之，以討吐蕃。仁貴，率所部討吐蕃於河口，大破之，待封，不用仁貴策，遇吐蕃三十餘萬，大敗還走；仁貴，退屯大封川，吐蕃相論欽陵，將兵四十餘萬就擊之，唐兵大敗，死傷略盡。儀鳳二年，吐蕃寇扶州之臨河鎮，擒鎮將杜孝昇，令說松州都督武居寂，使降。孝昇，固執不從，吐蕃軍還，舍孝昇，而去，孝昇復率餘衆拒守，詔以孝昇，爲游擊將軍。三年，李敏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之上，兵敗。上以吐蕃爲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以息民，或欲嚴設守備俟公私富實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決。太學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言禦吐蕃之策：（1）選將當以智略爲本。（2）嚴明賞罰。（3）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永隆元年，吐蕃寇河源，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擢常之，爲河源經略大使；常之，乃廣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戰守有備焉。常之，在軍七年，吐蕃深畏之，不敢犯邊。

則天皇后垂拱元年，命韋待價，爲燕然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吐蕃。三年，韋待價奏請遣御史監討吐蕃軍，太后以御史監軍，事無大小，皆須承稟，以下制上，何以責其有功，悉罷之。永昌元年，命韋待價，擊吐蕃，大敗，引軍還。太后大怒，待價，除名，流羅州，輒

副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閻溫古；以唐休璟，收其餘衆，爲西州都督。長壽元年，吐蕃黨項部落萬餘人內附，分置十州。武威將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蕃之衆，竟克復龜茲。于闐，疏勒，碎葉等四鎮，乃於龜茲，置安西都護，發兵鎮守。（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九下舊唐書卷一九六上吐蕃傳上。）中宗景龍元年，吐蕃遣其大臣悉薰熱入貢。玄宗開元元年，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睿宗寶應元年，（西紀元七六二年），吐蕃陷臨洮，取秦，成，渭等州，又取隴右地，進破涇州，降刺史高暉，破邠州，入奉天，代宗幸陝，高暉，導虜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爲帝；改元，擅作赦令，署官吏；衣冠皆南奔荆襄，或遁棲山谷，亂兵因相抄襲；吐蕃留京師十五日，乃走，天子還京，代宗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之衆，南犯王畿，副元帥郭子儀，於河中府節衆赴援，交戰二百餘陣，回紇降款，請擊吐蕃爲效，子儀許之，於是合兵攻破吐蕃，京師解嚴。

德宗貞元五年，章舉，以劍南兵殺虜將，西南稍安，不三年，盡得雋地，定昆明。憲宗元和五年，吐蕃朝貢歲入，又款隴州塞，丐互市，詔可。宣宗時，吐蕃內亂，虜所奪河西，隴右，諸地，均降順於唐，而各降地之吐蕃遺民，亦多同化於漢族，唐與吐蕃之戰爭交通，得通於中印度。印度在隋唐之際，尸羅阿迭多（*Siladitya*）王，君臨中東西北之四印度，及至死後，其臣阿羅那順（*Arjuna*），遂篡國，當唐太宗時，遣王玄策，經吐蕃，赴印度，

阿羅那順，拒不納，王玄策，乃發吐蕃及泥婆羅（今之尼泊爾）之兵，討平之而歸。

（四）南詔之侵寇

唐中葉以後，西南諸民族爲邊患最鉅者，曰南詔。據舊唐書卷一九七南詔蠻傳載：「南詔蠻，本烏蠻之別種也。（雲南蠻族中有烏白兩蠻，烏蠻爲東蠻，白蠻爲西蠻），姓蒙氏，其先蠻謂王無詔，……代居蒙舍州爲渠師，在漢永昌故郡東，姚州之西，（雲南楚雄縣），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兵力相埒，各有有君長，無統帥」。南詔原六詔所合併，故謂之六詔。茲列如下：

詔名	今地	備考
蒙 雋	四川西昌縣	
越 析	雲南麗江縣	亦稱麼些詔
浪 穹	雲南洱源縣	
遠 賧	雲南鄧川縣	

施	浪	南雲洱源縣蒙次和山
蒙	舍	雲南蒙化縣
		蒙舍詔地居最南故亦稱南詔

南詔在高宗時來朝，至玄宗開元間，酋長皮邏閣，吞併五詔，勢力始大；開元二十六年，詔授封越國公，賜名歸義，其後破洱河蠻，以公策授雲南王。二十七年，徙居大和城，（雲南大理縣）、天寶七年，歸義卒，其子閣羅鳳，襲雲南王。（舊唐書卷一九七南蠻詔傳）

天寶十年，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率兵逼大和城，爲南詔所敗，自是閣羅鳳，北臣吐蕃。當楊國忠，當權，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間雲南多瘴癘，莫肯應募，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詣送軍所，時調兵既多，行者愁怨。（資治通鑑卷二一六唐紀三二）。十二年，楊國忠，仍奏徵天下兵遣侍御史李忠，將十餘萬，擊南詔，敗於大和城北，死者十八九。肅宗至德元年，南詔據四川清溪關。文宗太和三年，杜元穎，鎮西川，不練戎事，南蠻乘我無備，大舉諸部入寇，與戰不利，陷邛州，逼成都府，入梓州西郭，驅劫玉帛子女而去。

宣宗大中十三年，初韋皋，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羣蠻使，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欲羈縻之，復以他子弟繼之，如是五十年，羣蠻子弟之學於成都者，殆以千數。懿宗咸通元年，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人，乘虛攻交趾，陷之。二年，南詔攻邕

州，（廣西邕寧道），陷之。僖宗乾符元年，南詔寇西川，繼乘勝陷黎州，攻雅州，（四川雅安縣），詔發河東，山南西道，東川兵，援之；仍命太平節度使高駢，詣西川制置蠻事。（資治通鑑卷二五二唐紀六八，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六下）。二年，以高駢，爲西川節度使，高駢，至成都，發步騎五千，追南詔，至大度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千人，至成都斬之，並築城柵，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四年；南詔酋龍嗣立以來，爲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爲之虛耗，而其國中亦疲弊；會龍卒，子法立，改元貞明，國號鶴拓；法，好田獵酣飲，委國事於大臣。復遣使來請和，自後西南邊境，始漸安矣。

（五）龜茲之征討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龜茲王伐疊卒，弟訶黎布失畢立，喪失臣禮，侵漁鄰國，上怒，詔使持節豈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副大總管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郭孝恪等，將兵擊之；仍命突厥，吐蕃，吐谷渾，連兵進討。二十二年，阿史那社爾，引兵自焉耆之西，趨龜茲北境，分兵爲五道，出其不意，焉耆王薛婆阿那支，棄城奔龜茲，保其東境；社爾，出兵追擊，擒而斬之，立其從父弟先那準，爲焉耆王，使修職貢，龜茲大震，守將多棄城走。社爾，進圍其城，追伊州刺史韓威，帥千餘騎爲前鋒，左衛將軍曹繼

叔，次之，龜茲王帥衆五萬拒戰；威，引兵僞遁，龜茲率衆追之，行三十里，與繼叔，軍合，龜茲俱，將卻，繼叔，乘之，龜茲大敗。社爾拔其城，使安西都護郭孝恪，守之，其相那利獨獵顛，潛引西突厥之衆，並其國兵萬餘人，襲擊孝恪；孝恪，營於城外，龜茲人或告之，孝恪，不以爲意，那利，奄至，孝恪，率所部千餘人，將入城，那利之衆，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之相應，共擊孝恪，恪，死於西門，城中大擾。倉部郎中崔義超，召募得二百人，衛軍資財物，與龜茲戰於城中，曹繼叔，韓威，亦營於城外，自城西北隅擊之，那利，經宿乃退，斬首三千餘級，城中始定。後旬餘日，那利，復引山北龜茲萬餘人，趨都城，繼叔逆擊大破之，斬首八千級，那利，單騎走，龜茲人執之以詣軍門；阿史那社爾，前後破其大城五，遣左衛郎將權祇甫，詣城，開未禍福，皆相率請降，凡得七百餘城，虜男女數萬口，社爾，立其王之弟葉護爲主，龜茲人大喜，西域震駭，西突厥于闐，安國，爭饋駝馬軍糧，社爾，勒石紀功而還。高宗永徽元年，龜茲酋長爭立，詔復以布失畢，爲龜茲王，遣歸國，撫其衆。三年，徙安西都護于龜茲，以舊安西復爲西州都督府，鎮高昌故地。

(六) 高昌之平服

唐高祖武德二年，高昌王麴伯雅，遣使入貢。六年，鞠伯雅卒，子文泰立。太宗貞觀四

年，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入貢。五年，上大獵於昆明池，四夷君長咸從。十三年，高昌王麴文泰，多邊絕西域朝貢，徵之入朝，文泰，竟稱疾不至，上遣交河行軍大總管吏部尚書侯君集，副總管兼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等，將兵擊之。十四年，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磧居其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當以逸待勞，坐收其弊，若頓兵城下，不過二十日，食盡必走，然後從而虜之，何足憂也。」及聞唐兵臨磧口，憂懼不知所爲，發疾卒，子智盛立。君集至田城，諭之不下，詰朝攻克，虜男女七千餘口，以中郎將辛獠兒爲前鋒，夜趨其都城，高昌逆戰而敗；高昌窮蹙，卒投降。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戶八千四百六，口一萬七千七百，地東西八百里，口一萬七千七百。上以其地爲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爲庭州，各置屬縣。置安西都護於交河城，留兵鎮之。於是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二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七) 波斯大食之來降

波斯以西紀元六五一年，始與唐通好。先是，安息朝既亡，薩珊(Sassan)朝代興，隆盛一時，迨七世紀之初，亞拉伯(Arabia)有摩合默(Muhammed)出，參酌猶太，基督二教

而創立伊斯蘭 (Islam) 新宗教，布教四方，摩哈默之繼嗣，傳次哈利發 (Khalifat) 阿瑪兒 (Omar) 時，遂西侵東羅馬，又東伐波斯，波斯王伊嗣侯 (Yasdgerd) 三世，防戰敗退，僅能保有呼羅珊 (Khorasan) 於是哈利發，阿斯曼 (Omar) 乃結好於唐，即所謂大食國 (Tartar)，迨西紀元一一年，伊嗣侯三世之子卑魯斯 (Peris) 以國降唐，薩珊朝遂亡，唐乃設波斯都護府，任卑魯斯爲都督。及唐玄宗天寶十年 (西紀元七五一年) 唐軍與阿拉伯軍，在俄領土耳其斯坦之恒羅斯 (Talas) 河畔合戰，唐軍大敗，唐代在西方之勢，遂漸衰弱矣。

(八) 吐谷渾之犯邊

吐谷渾可汗伏允，在太宗時，遣使入貢，未返，大掠鄯州而去，數伏允，入朝，稱疾不至，仍爲其子尊王求昏，上許之，令其親迎，尊王又不至，乃絕昏。伏允復遣兵寇蘭廓二州，伏允年老，信其臣天柱王之謀，數犯邊，又執唐使者趙德楷，上遣使諭之，伏允終無悛心，上遂遣左驍衛大將軍段志玄，爲西海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樊興，爲赤水道行軍總管，將邊兵及契苾，黨項之衆，以擊之，段志玄擊吐谷渾，破之，追奔八百餘里，去青海三十餘里，吐谷渾驅牧馬而遁。繼而吐谷渾寇涼州，下詔大舉討吐谷渾，上欲得李靖爲將，靖

年已老，聞之，請行，上大悅。貞觀九年，李靖、薛大均、李文亮、王道宗等，分道襲擊吐谷渾，又敗天柱王於赤海，十三年，吐谷渾王諾曷鉢來朝，以宗女爲弘化公主妻之。十五年，吐谷渾內亂，國人驚擾，遣戶部尙書唐儉等，撫慰之。

(九) 遼東高句麗之征戰

隋初，高句麗之嬰陽王，率衆擊遼，侵遼西，文帝大怒，發兵三十萬，征高句麗，然無功；煬帝立，又欲征之，於西紀元一一年，親率軍攻遼東城，不能拔，大敗歸，旋又欲征之，高句麗遂請降。唐高祖四年，高句麗王建武、遣使入貢。上以隋末戰士多沒於高麗，五年，賜高麗王建武書，使悉遣還，亦使州縣索高麗人中土者，遣歸其國，建武奉詔，遣還中國民，前後以萬數。新羅、百濟、高麗、三國有宿仇，迭相攻擊，九年，上遣國子助教朱子奢、往諭旨，三國皆上表謝罪。時高句麗之泉蓋蘇文，弑其君榮留王而立，王姪寶藏王，恣擅威福，又阻新羅使，毋朝貢於唐，唐太宗乃發海陸軍，親征遼東，陷白巖城，繼而圍安市城，六月不能拔，且天寒糧盡，人馬凍餓，遂班師。貞觀二十一年，上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爲：「高麗依山爲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得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大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使疲於奔命，釋來入堡，數年之間，

希里蕭條，則入心首難，鴨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高麗左衛大將軍牛進達，爲青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候將軍李海岸爲副，發兵萬餘，乘樓船自萊州泛海而入；又以太子詹事李勣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將兵攻高麗。李世勣軍既潰，遼東擾動，蘇等數城，高麗背城而戰，世勣擊破其軍而還。李進達、李海岸皆入高麗境，高麗有餘戰，無不捷。高宗顯慶三年，吳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程彥振，右衛領軍中郎將薛仁貴，將兵攻高麗之赤鋒鎮，遂拔之。高麗遣其大將豆方婁、率衆三萬相拒，名振大破之，斬首千餘。百濟四年，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等，率高麗將溫沙門，戰於橫山，破之。五年，高麗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新羅王春秋、玉裘求救，上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神丘道行軍大總管，帥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等十萬，以伐百濟。百濟死者數千人，餘皆潰走。繼而高麗亦遣兵圍其都城，百濟義慈隆及諸城主皆降。百濟領有五郡，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民七十六萬戶。詔以其地置五都督府，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九》云：百濟之將鬼室彌侖等，迎質於日本之玉弟扶餘豐，並乞援兵，且結高句麗，圖恢復，於是日本之齊明天皇，親率舟師，赴筑紫，使阿曇比羅夫，救百濟，西紀元六三三年，日軍敗於白林江（錦江）口，百濟王豐、奔高句麗，百濟全亡。時高句麗之泉蓋蘇奚，已死，其子爭權亂國，寶藏王不能制，高宋乘之，命李世勣、往討，於西紀元六六八，高麗平壤，寶藏王降，遂滅高句麗。置安東都護府，其後新羅武烈王之子文

武王，蠶食百濟之故地，逐唐戍兵，又嗾使高句麗餘衆起亂，略唐之領土，遂陷平壤，安東都護府，乃遷於遼東，而唐自中宗以後，內訌不絕，無暇用力東方矣。

(十) 奚契丹之討擊

契丹之名號，始於元魏之時，馬可波羅稱之曰 *Cathay*，俄文則稱之爲 *Kitan*。其族與庫莫奚 (*Khukh-shih*) 爲同種。契丹族與奚族，同出於鮮卑種，且均起於鮮卑故地。而奚則爲蠕蠕 (又曰柔然 *Rouran*) 之東支，於西紀元第六世紀，爲北朝宇文氏帝系所從出。契丹與奚，常爲鮮卑種慕容氏所破，北竄至於松漠之間，契丹即依潢水 (今錫喇木倫河) 土河 (今老哈河) 土護真水 (今英金河) 而居。及北齊文宣帝以後，契丹及奚漸爲突厥所逼，契丹不願臣服於突厥，則以萬家寄居於高句麗，以四千家隸於北齊，奚亦盡降於北齊。契丹之寄居於高句麗者，在隋文帝開皇中，款塞內附，唐蓋肇造，諸部寇酋多通款於唐祖，然亦往往乘機寇掠。唐太宗貞觀二年，李契丹酋長車其部落來降。四年，突厥既亡，營州都督薛萬淑遣契丹酋長貪沒折，說諭東北諸夷十餘部，皆內附。高宗顯慶五年，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橫賓，左武侯將軍延陁梯異居，並爲冷研道行軍總管，以討叛奚，奚、尋遣使降，更以橫賓等爲沙磧道行軍總管，以討契丹，李繼契丹酋長都督阿史德送東都。

則天皇后萬歲通天元年，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攻陷營州，殺都督趙文翹，乃遣左鷹揚衛將軍曹仁師，右金吾衛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共十八將討之。李盡忠自稱無上可汗，據營州，以萬榮為前鋒，略地所向皆下，旬月兵至數萬，進圍檀州。清邊副軍副總管張元節擊卻之，曹仁師與張玄遇、麻仁節，與契丹戰于碓石谷，唐兵大敗。神功元年，清邊總管王孝傑、蘇宏暉等，將萬七萬，與孫萬榮戰於東碓石谷，唐兵大敗。

睿宗景雲元年，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為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玄宗元天元年，幽州大都督孫佺，與奚會李大酺，戰於冷陁，全軍覆沒。開元二年，薛訥與左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將兵六萬，不出檀州，擊契丹，唐兵大敗。薛訥辭訥，官爵二十二年，以朔方節度副大使信安王禕，為河東河北行軍副大總管，將兵擊奚與契丹，以副部侍郎裴耀卿，為副總管，禕等大破奚，契丹俘斬甚衆。二十二年，幽州道副總管郭英傑，與契丹戰於都山，敗死。餘衆六千餘人，力戰不已，不降，盡為虜所殺，此魏為國犧牲之精神，固炳耀天地，為千百世下所景仰也。三十二年，幽州節度使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及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天寶四年，安祿山欲立邊功，數侵奚契丹，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十年，安祿山將三道

兵六萬，以討契丹。奚與契丹合兵夾擊唐兵，殺傷殆盡。奚平虜守將史定方，將精兵三千救蘇山，募勇引去。蘇山乃得免。十一年，蘇山發蕃漢步騎十萬擊契丹，欲雪以前失敗之恥。以突厥阿布思之降將，復叛歸漢北。蘇山言：「遊騎不進，志十三年。」安祿山、秦鞏奚黃破之。唐使其臣李丹越滑十四年，安祿山奏破奚契丹。奚與契丹事本未絕，自是以後，契丹時服時叛。以唐室惟取國廢政策，奚輒以宗室出女妻其君主，授都督，封王，舉之聯和。太時，回紇漸強，盛言奚與契丹互佐，附之爲寇。契丹又懼回紇強大，欲仍聘通款於中國。大每歲選豪酋數十，入表安朝，置於回紇，惡其附唐。唐室亦稱其附回紇，不復授官爵焉。唐代末，契丹海超發亂，中原多故，天氣暇，厥及北方，厥後契丹漸強，酋兼併奚，置公室，章以及其酋諸部落，宗繼宗丹，擴其奚族，而契丹之西，故其習俗，契丹亦更近於突厥，無論就政治方面或人種方面觀察，皆不似契丹之於突厥，竟然獨立不相涉；其游牧習俗之深，與突厥人，無甚差異。奚之汗部，因不獲契丹之暴虐，平向而徙於渤海，平向家自是帶。後唐莊宗時，奚漢道使來朝，竟以莊宗以其人爲兵卒，亦頗得用。迨至石敬瑭立，割地於契丹，此部分之奚人，遂與奚俱去。其餘之奚人，亦則已與契丹相混矣。《韃靼年史漢譯本》三〇〇頁。

十一 渤海之叛服無常

渤海，本古代肅慎氏，爲扶餘遺族。史稱靺鞨，後漢稱爲漢節，三國謂爲挹婁，後魏號勿吉，唐分七部，而以黑水勿吉，與粟末勿吉兩部最強。黑水部根據地，在今黑龍江，粟末部，在今松花江。本爲部落，東至海，西鄰突厥，南接高麗，北界室韋。時臣高麗，時附突突，叛服無常。黑水部居北方，隋末，其酋長突厥積，降中國，證徙居營州，授于官爵。唐初，屢立戰功，賜姓李，又封其子李謹行，爲燕國公，其餘酋長多拜都督刺史，受中國羈縻。僅粟末部酋長大祚榮，恃勇不服。大祚榮，乘高麗亡後，徙居營州，勢日強，唐武后通天元年，契丹李盡忠，叛於營州，祚榮、乘機與靺鞨、乞西比羽，東渡遼河，移居太白山之東北，武后遣大將軍李楷固，進擊乞西比羽，斬之，轉攻祚榮，未得勝利。祚榮、乃招集高麗餘衆，與靺鞨部民，自立爲震國王，是爲渤海建國之開始。唐中宗即位，遣使招撫祚榮，祚榮、遣子入侍。睿宗先天二年，拜祚榮、爲左驍衛大將軍，封渤海郡王，都忽汗城，（約今寧古塔），自此始去靺鞨，專稱渤海。開元七年，祚榮、死，子武藝、立，北征黑水勿吉，疆域益廣，東通日本，西附中國，吸收兩方文化，國制稱備。肅宗寶應年間，遣封爲渤海國王，屢遣生徒留學中國，吸收中國文化，蔚成海東盛國，開東胡民族空前之偉業。（參閱宋文炳編中國民族史九二頁）。

（十二）唐代版圖之廣闊與交通文化之開展

第十節 唐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

唐代與東西突厥、回紇、吐蕃、南詔、龜茲、高昌、吐谷渾、遼東、高句麗、奚、契丹、渤海等外族之戰爭，造成歷史上空前之盛況，而交通與文化，亦由是而推進，惟唐代武功，雖如曩之隆盛，初未嘗蓄志爲顯武主義，而僑居其境之外族，祇外族乘盛漸浸中國據據，邑人民時，而後加以捷伐，至外族降服後，卽爲之封官爵，結親類，置守衛，遷內地，視若國人，並未有所以壓抑屠戮，使自絕其種族，而且當漢輪中國文化，使兩方之情願，日益融洽也。(一)西域。唐代之勢力既及於西域，故西域人往來於唐者日衆，漢人亦不西域居住者亦不少。在西域發見史料中，高昌之交河縣，及東方樞中縣(今之魯克沁 Lukhachi)調查其官衙，發見有官印之唐代用籍殘頁數億，故知唐籍所轄，一分置州縣而治，非虛妄，而漢人之居西域者，爲數實不少也。唐玄宗開元十五年，慧超，自印度巡禮聖蹟，歸述龜茲，在其旅行記，往五天竺國傳稱：發見類燦爛。據此，不啻龜茲、疏勒、于闐，皆各有漢人僧侶，爲住持或職員者，居於寺院中，生於龜茲之漢人名僧，均爲來自長安之高僧，據新出史料，知唐德宗建中時代，於撒裡威利京地布，建置唐人寺院(Sanskrit: Hanan Kishoreh)，可知唐代絲綢西域之進步，中國文明之源流，必有其能者也。(二)回鶻。回鶻人之居於唐地者固多，而唐人之入回鶻地者，數亦不少。當陳旼論人慕唐代之交際，不言而喻，然兩者之間，生活狀態不同，慣於遊牧瀚漠之人民，謂能儘量容納唐之文物，無是理也。西紀元第二世紀波

斯人摩尼(Mohand)創摩尼教，爲撒哈波斯之國教拜火教所推絕，大部分教徒，逃入索格底亞，以索格底亞地方爲根據，向各方宣傳教義，遂順便傳播於回鶻人中。(其論實史料見於外書古回鶻真諦略喇巴爾佩魯因)地方留下之回鶻可汗紀功碑，及回鶻派遣使節至唐時，亦附傳此種摩尼教，唐且優容摩尼教，惟至武宗時，遂被禁毀矣。(三)日本唐唐版圖之廣，曠古稀有，日本傾慕中國之隆盛，特交通中國，或吸收中國之文化。當唐中宗，睿宗，玄宗之世，爲唐代文化漫溢至盛之期，亦爲日本遠唐使之最盛期。日本遣唐使之人物，爲大使，副使，判官，錄事等官，遠深通經史文藝優秀者，任之，故移植唐之文化上，實有太在。往來中日間之船，有日本船與新羅船，唐之船，則由明州，寧波，橫濱中國東海而至日本。(拙著中國上古中古文化史四三四頁)。曠君敬，自使副臣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新唐書三三〇日本傳)，亦可証當時日本之傾慕中國文化也。(四)波斯，新唐書卷三四鄧景山傳，又卷一四四，田神功傳，謂當時揚州有大食，波斯，賈胡，玄宗時地方官於嶺南，福建揚州胡蕃，當加存恤。(全唐文卷七五)王虔休進奏云：「海陽舊館，前隨曠漣，波斯，古羅，順風而至。」(全唐文卷五七五)。可知唐代國際貿易與交通，隨武功之拓殖而開展也。(五)南洋，有唐一代，南洋諸國，多來獻貢通商，久絕貢使之衣味，亦復連中國。華僑之移殖南洋，自是時始見於記載。(一)馬來半島諸國中，有赤土，單

單，二國朝貢中國，亦獻方物。(2)蘇門答臘諸國，有墮婆登，及室利佛逝，遣使朝貢。(3)爪哇諸國，有訶陵國，獻玳瑁，女樂，牛犀等。(4)婆羅洲諸國有婆利國，獻方物。(劉世宣東世宣合著中華民族拓殖南洋史十五至十八頁)。唐時爪哇，蘇門答臘，馬來半島之南部，爲中西海上交通要道，國人移殖者，當復不少；惟典籍關於此類記載甚鮮，未獲詳考。顏斯踪，南洋蠶測，謂新嘉坡(卽新加坡)有唐人墳墓；東西洋考，謂爪哇國人，分三種，卽唐人、土人、西番賈胡；可證唐代中國人，已開始前赴南洋。(六)印度。佛教有三論，律、華嚴、淨土、禪、天台、六宗；迨唐太宗時有玄奘者，開法相宗；玄宗時，有善無畏者，傳真言宗。玄宗，於西紀元六二九年(貞觀三年)，發長安，取天山北路而入印度，所經國數百餘，採訪聖迹，遍求名師，凡十七年，得經典六百五十部而歸，開法相一宗，甚得太宗及高宗之尊信；又於說經餘暇，繙譯佛經七十四部千三百三十八卷；其大唐西域記凡十三卷，至今尙爲學者所珍視。高宗時，義淨，亦於西紀元六七一年，遵海赴印度，歷游三十餘國，費時二十五年，獲經典四百餘部，譯成五十六部；又別撰大唐西域、求法僧傳二卷，及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是時德印度或西域諸國之名僧，亦復不少。中印文化之鈞通聯絡，於斯爲盛。(七)大秦國。據唐會要卷九九載：「榆林，一名大秦國，在南海之北，東南與波斯接，地方萬里，列城四百。」貞觀十七年，其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

石祿、金精等物，太宗降璽書答慰」。(又舊唐書卷一九八)。拂林之名，乃沿用隋書裴矩傳及鐵勒傳之名，除抄錄古史外，其新有記載，皆與東羅馬帝國情形相合。唐初之東羅馬，領土包埃及、猶太、敘利亞、亞美利亞、小亞細亞、君士但丁堡，及多腦河南，巴爾幹半島諸地，總合之，與上述地方萬里，列城四百，是相適合者。據此，可知唐代以版圖之廣，而海外交通，間接亦受影響也。

(十三) 唐代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自東晉以後，鄰居於北部及西北部之其他民族，乘機進迫，與原居中原而逃至江南之民族，成對峙之局；歷百有餘年，至隋代統一結束對立之局。至唐代則同化自北部及西北諸移入之許多民族，造成與秦漢相輝映之盛治。且將印度文化與希臘文化，從中央亞細亞一方面，不斷之輸入，完成曠代之大業。對於當時環居之異族，如突厥、吐谷渾、回紇、吐蕃、南詔等，均能加以征服與鎮攝，其原因可得而紀焉。唐代之軍制，中央有羽林、龍武、飛騎、神武、神策各軍，以拱衛政權，置折衝府六百三十四於十道，其中有二百六十一屬關內道，關內積兵士十六萬，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置十二軍，(唐會要卷七二)，府兵不僅鎮壓地方，並每年更代宿衛京師。人民二十當兵，六十免役，能騎射者爲越騎，其餘，則爲步兵。

。每歲冬季，折衝都尉，集府兵而習軍陣進退之法。平時則使之耕作，值番則使之宿衛。事變則令下出兵，其武功之能外振者一也。外族侵鈔爲資，倏來忽往，雲飛鳥集，馳逐無常；親疏因其強弱，服叛在其盛衰；盛則彎弓寇掠，衰則款塞頓頽；鎮攝邊地，則有安東都護府，單于都護府，安北都護府，北庭都護府，安西都護府，安南都護府，懷德畏威，其武功之能外振者二也。唐代工藝甚爲進步，形成商業之發展，而國際貿易，因以發達；阿剌伯、波斯一帶之商人，循海道達中國之東南部，以經商者亦多。財源廣進，軍糧益充，其武功之能外振者三也。勞師襲遠，談何容易；唐代對於馬政，設監牧之官，自太宗至高宗四十年間，養馬七十萬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以掌之；跨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幅員千里，並選人馬驍勇者，以備邊防；其武功之能外振者四也。惟自安史亂後，政局日非，影響所及，外患迭起、曠代武功，因而瓦解，此謀國者，固不可不慎也。

第十一章 五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

梁，唐，晉，漢，周，稱爲五代，共八姓，十三主，五十四年。五代，爲中國歷史上之亂離時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兄弟相殺，強藩相併，嚴刑峻法，橫征暴斂；奸豪迭出，盜賊蜂起，爲釀成紛亂之原因。五代帝王，皆以馬上得天下，其出身本至微賤，故爲軍將者篡逆攻伐，互相迭出，其釀成紛亂，招致外患，固非偶然也。

(一) 歷史上遺留之惡例

五代十國紛亂之因，所遺留於中國最大之惡影響，卽是石敬瑭，甘心向契丹外族稱臣，割邊塞要地，引狼入室，使漢族處於外族威迫之下者，四百餘年，成爲歷史上重大之傷痕，文化上重大之災厄。五胡亂華，是彼族降服中國後，掙扎之一種擾亂，中國所受之影響，祇是，朝廷之推翻，與人民所受之兵災而已；至於石敬瑭，割地媚外，遂開軍閥勾結外族之惡例，結果使中國開始被外族所征服，成爲元，清，覆亡中國之導火線。周，秦，與爾漢，同漢族交涉最繁之外族爲匈奴；然漢以後，幾乎全被征服矣，魏晉時代，與漢族交涉最繁之外族爲鮮卑；然彼族之一部分，於五胡亂華之中間，爲漢族所同化矣。隋，唐，時代，與漢族

交涉最繁之外族爲突厥與吐蕃；然彼族至唐朝末年，亦陷於衰弱矣。在歷史上，外族之進攻侵寇中國，中國上下，基於防禦之國策，而加以抵抗，其戰爭也，非爲侵略外族，是爲自固國家之領土主權，而爲抗戰不得已之行動耳；若基於國家之政策，而向外族稱臣獻地，實鮮有其儔，有之，則自五代之晉帝始。

(二) 契丹之南侵

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爲鮮卑之遺種；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鄰高麗，西界奚國，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曰：但皆利部，乙室活部，實活部，納尾部，頻沒部，內會鷄部，集解部，奚溫部。（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錄一）。大賀氏、靈食扶餘、室韋、奚、靺鞨之部，地方二千餘里。貞觀三年，以其地置玄州，尋置松漠都督府，建八部爲州，各置刺史。（遼史卷三七地理志序）。及五代時，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機，立爲可汗，建都臨潢，（今熱河省屬阿魯科爾沁旗），用兵吞併中國北部之各部族，西征回紇，東北滅渤海，服室韋，（契丹別種），西北服黠戛斯，（屬突厥族今居中央亞細亞），疆域東至海，西至金山，（今阿爾泰山），流沙（今新疆、甘肅、兩省之沙漠），北至臚胸河，（今克魯倫河），誠一大國也。唐末藩鎮驕橫，互相吞併，鄰藩燕人軍士，多亡歸契丹。

石敬瑭卒，子出帝立，帝之初即位也，大臣譏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殺齊稱孫，而不稱臣，以晉有橫磨劍十萬口，足以相待，契丹聞之益怒。（五代史卷二九景延廣傳通鑑紀事本末卷四二下。）

出帝開運三年，德光，入寇鎮州，柱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攻被樂城縣，重威等被圍，糧絕，遂舉軍降；德光、至京師，封出帝、爲負義侯，遷於黃龍府，改晉國爲大遼國。初德光之入寇中國也，實以趙延壽，爲之導，延壽、見晉衰而天下大亂，常有意窺中國，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故契丹擊晉，延壽、常爲先鋒，擄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德光、已滅晉，無立延壽、意，止以爲中京留守大丞相，並遣其部族酋豪，爲諸州鎮刺史節度使，拮掠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四出劫人民，百姓被毒，遠近怨嗟。嗚呼！漢奸爲一己之功名富貴，貽害蒼生，古今同慨！亦嘗怪德光北歸至臨洛，見井邑荒殘，而譏燕王爲罪首也。（德光曾封延壽爲燕王）。晉將劉知遠、在太原，聞後晉出帝、被捕，便自立爲皇帝，及契丹兵北歸，乃發兵入汴，是爲後漢高祖。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百官遙辭晉主於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入城門，民皆箠呼而走；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以其樞密副使，權開其尹事，契丹主

復出屯於赤岡。

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契丹，契丹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踴州，願馬數萬歸其闕，遣重威、將其衆從。南及河，契丹主以晉兵之衆，恐其爲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尙多，彼開降者盡死，必皆拚命爲忠，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言於契丹主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他人取之乎？』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爲他人乎？』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他日軍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以守之。吳、蜀、必相與乘機入寇，如此豈非爲他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然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爲患矣。』契丹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既而反爲仇讎，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年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爲後患乎？』延壽曰：『曷欲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恆、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悅曰善。由是陳橋兵，始得免，投降異族，以蓋全首領，亦險矣。

契丹太宗德光，死後，酋長諸將率兵作亂，國勢中衰。周世宗崛起，勵精圖治，簡練士

卒，先服後蜀南唐，遂有恢復之志。世宗顯德六年，以北境未復，幸滄州，至益津關，契丹守將終延暉，以城降，至瓦橋關，僞守將姚內斌，以城降，鄭州刺史劉楚信，以州降，瀛州刺史高岸暉，以本城歸順，邊界城邑，皆望風下。（舊五代史卷一一九周世宗紀六）。六年，世宗自將攻遼，命韓通，領兵至，遼失瀛、莫、易、涿、雄、霸、六州。（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五穆宗紀）。世宗欲下令進攻幽州，遇疾，乃置雄州於瓦橋關，霸州於益津關而還。周師下三關，瀛，莫，兵不血刃，契丹穆宗述律（Djirui 穆宗與其祖母同名或者以述律后愛其孫故以己名名之），聞之，謂其國人曰：「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西紀元九六〇年，宋室肇造，宋太祖慎於邊謀，竊契丹力避覺端，令邊民盜契丹馬者悉還之，且不准逾關抄掠，然契丹並不因之相安也。（韃靼千年史漢譯本二四〇頁）

（三）五代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五代爲中國歷史上之亂離時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兄弟相殺，強藩相併，嚴刑峻法，橫征暴斂，奸豪迭出，盜賊蜂起，爲釀成紛亂之原因。五代帝王馬上得天下，其出身本至微賤，故爲軍將者，初不惜屈身求進，及既爲將而領方鎮，則以爲據有兵力者，皆可取天子之位，篡逆攻伐，無日寧息，視人民疾苦，國家喪亂，無足輕重，此統治者，釀成外患之原

因一也。五代割據稱尊，互爲對立，如鎮海鎮東軍節度使錢鏐，據兩浙，是爲吳越；嶺南節度使劉隱，據嶺南，是爲南漢；武威軍節度使王審知，據福建，是爲閩；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據淮南，是爲吳；武安軍節度使馬殷，據湖南，是爲楚；劍南節度使王建，據東西兩川，是爲前蜀；荆南節度使高季興，據荆南自立，是爲南平；劍南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又據兩川自立，是爲後蜀；吳將徐知誥，篡吳自立，建南唐國；後周時，後漢之北平留守劉旻，據河東自立，是爲北漢。此由割據以釀成外患之原因二也。賊衆奮起，民生痛苦，黃巢率衆，號六十萬，攻掠所及，謂之洗城；黃巢死，秦宗權，繼起，嘯會逋殘，有吞噬四海之意；所至屠人焚屋，城府窮爲荊菜、老幼靡駭雉伏，至千里無舍烟；生民憔悴，無可言喻，此由賊亂以釀成外患之原因三也。鮮卑遺族契丹，雄長一時，成爲東北一大國，石敬瑭僞於聲威，引狼入室，契丹主之入京門也，民皆驚呼而走，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神奸賣國，古今同慨。五代史記序曰：『五代不仁之極也，其禍敗之復，殄滅剝喪之威，亦其效耳。』興亡之鑒，可以思矣。

第十一章 宋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

宋太祖初爲後周之殿前都點檢，因禦契丹之入寇，兵至陳橋驛亂，擁立爲帝，都於汴。宋太祖，削平羣維後，對於外敵之侵患，亦甚注重，宋代是與外患相終始，前半期受遼國與西夏之侵擾，後半期受金國之壓迫，終至爲蒙古所滅亡。從漢至唐，與從宋至清，其間歷史，有二不相同之特點，即是從漢至唐中國對於異族之侵寇，能加以抵抗，而收最後之勝利。從宋至清，（除明代）中國對於異族之侵寇，不能加以抵抗，而爲異族所征服。太祖初年，對於北方外夷之進侵，亦祇取守勢，未嘗取攻勢，如李漢超，馬仁勳，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之鎮守北方，亦不外此策略也。自五代時契丹割據燕蓟十六州起，至元順帝退出中國之一百六十八年，故在此期，中國大部分是處於被征服狀態之下，祇可謂中國大風雨之時代也。

（一）對遼國之和戰問題

遼之先爲契丹，居熱河，太祖耶律阿保機，乘唐末之亂，始強大，後奄有今東三省蒙古

、直隸、山西、北部，國號遼，與宋樹立，爲北朝，凡九主，二百十九年爲金所滅；其族耶律大石，據壽帥干，稱帝，奄有蔥嶺東西之地，史稱西遼，後滅於元。（拙著中國近世文化史商務版十三頁）。

太宗旣滅北漢，欲乘勝取幽、薊、二州，以太宗太平，與國四年，發太原，東擊遼，取易、涿等州，進圍幽州，帝自將大軍，與遼將耶律沙，大戰於高梁河。（北平之西北即玉泉山經流之河），耶律沙、兵敗將遁，會景宗耶律賢，遣耶律休哥爲將，以援軍夾擊帝軍，太宗大敗，宋兵死者萬餘人。五年，遣兵十萬戍雁門，代州刺史楊業，領麾下數百騎，至雁門北口，南向擊之，遼兵大敗；十月遼主賢入寇，圍瓦橋關，官軍陣於冰南，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敗，休哥、追至莫州。雍熙三年，太宗信邊將賀懷浦、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宜乘釁取失地之言，以曹彬、米信、田重進、潘美，爲四路都部署，分道伐契丹；曹彬、米信等攻涿州，遣聖宗自將大軍來援，彬、信、糧盡，引兵退，休哥、追至岐橋關，（今涿縣西南），大破其兵。惟潘美、以軍取寰（今山西朔縣東）朔（今山西朔縣）應（今山西應縣）雲（今山西大同縣）等州，契丹將耶律色珍（舊作斜軫）將兵十萬來援，敗潘美兵於飛狐，渾源、應州守將，皆棄城走；色珍、乘勝破寰州。時副都部署楊業，謹寰、朔、應、雲、四州，吏民內徙，聞色珍追急，欲避其鋒，欲領兵出大石路，（即今大石口，在應縣南，跨

恆山脈，爲當時北方重鎮。直入石碣谷，（卽今石佛谷，在雁門道崞縣西北）護軍王侁等以爲畏懦，固執不從，楊業、不得已應戰，以衆寡不敵，兵敗，麾下尚有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皆戰死，無一生還者。見危受命，此之謂歟？（陳邦瞻纂輯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三）雲、朔、二州守將，開業死，皆棄城走，所得之地復陷，詔以張齊賢、知代州，代業、守北邊。遼主隆緒、及蕭太后，復帥衆南下，以耶律休哥、爲先鋒都統，劉廷讓、帥師數萬，與李敬源、合兵禦之，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李敬源、楊重進，皆死之。契丹薄代州城，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以一當百，契丹少卻。初帝欲復伐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攘外，陛下以德懷遠、以惠勤民，內治旣成，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帝嘉納之。夫恢復已失之領土，不比勞師襲遠也，不戰而勝，非易言也；呂中計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衽，二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臥。』亦知言哉。

端拱元年，遼主隆緒、攻涿州城，續攻長城，士卒潰走，殺獲略盡。時北鄙騷動，帝憂之，訪羣臣以邊事，右拾遺王禹偁、獻禦戎十策，帝深嘉之。（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三）。宋

太宗崩，子眞宗立，遼聖宗隆緒、親率師南下至澶州，（今河北省灤縣西南），派兵渡黃河，抄掠山東，眞宗親將兵抵禦，至大名，遼兵退去。咸平六年，遼聖宗、又與蕭太后發兵來攻，再至澶州，朝廷懼，王欽若、請遷都金陵，陳堯叟、請遷至成都，眞宗意不決，問寇準，準、主張出兵親征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變與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於是軍駕渡河，至北城，遼兵望見旌旗，知眞宗御駕親征，甚懼，前鋒攻至澶州城下，被宋兵擊退，士氣漸緩，乃利用降將王繼忠，爲居間人，與宋朝議和，宋以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納於遼，遼主（契丹）稱眞宗爲兄，眞宗稱遼主爲弟，此所謂澶淵之盟。

眞宗崩，子仁宗皇帝立，時遼王隆緒亦死，子宗眞立，是爲興宗，將兵集中幽、薊、示威，派劉六符、至宋，要求割地，仁宗令富弼、至遼談判，遼與宗、責宋修城堡，增兵備，指爲違約；相與辯難，遼遂取消用兵之意，惟每年增加送給遼國銀兩，各十萬兩匹。英宗治平二年，詔遣官與遼定疆界，神宗熙寧七年，遼主以河東路沿邊修成堡，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上遣太常少卿劉忱、知遼議界，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彥博、判永興軍會元亮、條代北事宜以聞。宋代前半期，受遼國與西夏之侵擾；後半期受金元之壓迫；亦外患最嚴重之時代也。

(二) 西夏之叛服

西夏拓跋氏，吐蕃族也；唐之季年，有拓跋思恭者，鎮夏州，平黃巢有功，賜姓李氏，直唐之亡，遂世鎮朔方，不通中國；太宗時，其裔孫李繼捧，入朝，率宗族以從，上嘉之，賜予甚厚，繼捧、因陳願留京師，納所部夏、綏、銀、宥、四州，上許之，以曹光實，爲四州都巡檢使。繼捧之從弟，有繼遷者，不願內屬，奔地斤澤，從者日衆，勢漸強大，使人給曹光實，言勢盛願降，光實信之，不設備，遂襲殺光實，而據銀州，朝廷命田仁朗，討之，仁朗，至綏州，都署已定，而部將王侁等，嫉其成功，共媒孽之，上怒，流之商州，於是侁等出銀州，破繼遷，諸砦，麟州蕃落，皆納焉。侁，進擊繼遷，繼遷遁走，銀、麟、夏、三州蕃戎百三十五族，悉納款內附，西北暫無事；繼遷降於遼，遼以爲定難節度使，且以宗女妻之，繼遷於是遨遊河外，俟官軍之怠，復入塞寇掠，卒亂夏州，爲西陲巨患。（見李岳瑞印水心園史讀本）。真宗卽位之初，西夏李繼遷，奉表入貢，帝從其請，並以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之，易其姓名爲趙保吉，然保吉雖稱臣入貢，而寇抄益甚；咸平四年，帝以宰相張齊賢，行邊；齊賢，奏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不如棄之，」永興通判何亮力爭，以爲靈武地方千里，喪裏山河，決不可舍之，

以資夷狄，帝不能決，詔羣臣集議，楊億以爲棄之便，執政皆言靈武乃必爭之地，苟失之，絲邊諸郡，皆不可保，時李沆爲首揆，獨進策曰：「保吉不死，靈州決非朝廷所能有，莫若密召諸將，使都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得所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爲都部署，將步騎六萬往援，保吉發兵反，大舉入寇，陷清遠等城，進迫靈武，知州裴濟死焉；靈州既失，拓跋之基始固，西夏之患，遂與北宋相終始矣。咸平四年，吐蕃首領潘羅支，願戮力討繼遷，乃以爲靈州防禦使，靈州四面都巡檢使；六年，羅支又遣蕃官曾威朝廷恩信，憤繼遷，嗣強，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及繼遷攻西蕃，入西涼府，知州丁惟清，陷沒，羅支僞降，集部族，合擊繼遷，繼遷大敗，中統矢遁死。

（宋史卷四九二吐蕃傳。）景德元年，（西紀元一〇〇四年）繼遷卒，子德明立；三年，復遣牙將奉誓表，進爲西平王，帝亦遣使册德明爲大夏國王，德明自歸順以來，每歲節，皆遣牙校來獻不絕，德明卒，子彝弼立，彝弼，本名元昊，性雄毅，多大略，通蕃漢文字，自號嵬名吾祖。（宋史卷四八夏國傳上）。元昊嗣位，侵略吐蕃，回鶻，及蘭州諸羌，皆破之；據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今甘肅省會寧縣）勝，甘，涼，瓜，沙，肅，洪（今甘肅省平番縣）定（今陝西省定邊縣），威（今寧夏平羅縣），龍（今陝西省靖邊縣等十八州）。（今陝甘北境及內蒙古西南部），都興慶，（府名舊甘肅寧夏道），直河依賀蘭

山爲固。仁宗寶元元年，自稱皇帝，國號夏，上書朝廷，請求册命，詔削奪官爵互市，以夏竦、爲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爲鄜、延、環、慶、安撫使；分道討之。康定元年，元昊，寇延州，（今陝西省膚施縣），副總管劉平、石元孫、戰沒，范雍、閉門不救，詔貶雍，以夏守贊、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代之；守贊，性庸怯，寡方異，不爲士卒所服，（宋史卷二九〇夏守贊傳），乃罷守贊，以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湖州安陽人）范仲淹（蘇州吳縣人）副之，命仲淹、兼知延州；延州、當夏兵出入之衝，仲淹至，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加以訓練，復建鄜城爲軍，鄜州判官种世衡、築青澗城，延州北境，始有險可守。元昊、迭陷名城，上以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各兼經略安撫招討使，是爲四路置帥。慶曆元年，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趙宗慤，卽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爲難，帝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

元昊，雖數勝，然死亡創痍相半，財力不給，國中爲十不如之謠以怨之，元昊，乃歸，塞門皆主高延德，因乞和，知慶州范仲淹，爲書又陳禍福以喻之。元昊，思納款，慶曆四年上誓表，賜歲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宋史卷四八五夏國傳上。）慶曆八年，元昊殂，子諒祚立，是爲毅宗。神宗立，种諤，取綏州，諒祚，詐爲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都巡檢侍

其臻等殺之；諱祚。子秉常立，是爲惠宗，熙寧三年，夏人犯塞，韓絳請行邊，乃以爲陝西宣撫使。既又兼河東，聽便宜行事。韓絳，宣撫陝西，令諤，將兵二萬，出無定川，命諸將皆受節度。（宋史卷三三五諤傳）。元豐四年，鄭延總管種諤，疏秉常、遇弒，國內亂，此千載一時之會，宜與師問罪，帝然之；於是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董氐、集兵會伐，李憲、統熙、秦七軍，及董氐、兵三萬，敗夏人於西市新城，復古蘭州城。遵裕、師出靈州，圍城久不下，夏人決黃河水灌營，復抄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餘軍潰散，宋軍大敗，邊臣欲報夏，絕其患，給事中徐禧，乃築永樂城，（陝西米脂縣西），永樂依山，無水泉，卒爲夏所陷，徐禧等敗死，李憲等援兵，爲夏人所妨碍，不能進，將校死者數百人，兵士死者二十餘萬人，總計靈州、永樂之役，宋人死者六十餘萬人，棄銀錢絹段，不可勝算。（拙著中國近世文化史十九頁）。及哲宗元符二年，宋夏和議再成，終北宋之世，對夏不復用兵矣。

（三）金人之侵寇

金姓完顏氏，其先出靺鞨氏，靺鞨，本號勿吉，勿吉，古肅慎地也，三代曾與中國交通，後漢稱挹婁，南北朝稱勿吉，隋稱靺鞨。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粟末靺鞨，始附高

麗·姓大氏，李勣、破高麗，粟末靺鞨，保東牟山，後爲渤海稱王；黑水靺鞨，居肅慎地，東瀕海，南接高麗，其後渤海盛強，黑水役屬之。五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附屬於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號生女直。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亦號龍黑江，所謂白山黑水是也。（金史卷一世紀）。

遼之國勢，以聖宗時爲強盛，興宗明宗，尙可承業而安，至道宗時，遼政遂衰，天祚帝時，國事益壞，而女真（女真）乃乘間起。女真，至完顏阿骨打時，實力充足稱帝，國號爲金，是爲金太祖。金太祖得遼人耶律余覲，悉遼情，遂遣兵侵遼，並約宋攻遼國之南京，金攻遼之中京，破之，遼國遂亡。遼國宗室耶律大石，率餘衆西走，併天山南路之回紇諸部，而侵入中央亞細亞之森馬干（Samarkand）降之，自稱黑契丹（Karakitai）之加魯汗（Yaru Khan）奠都於吹河之上（Bhui），卽所謂西遼（稱天祐皇帝；復延八十四年，被蒙古西部之乃蠻國（Naiman）所滅。（遼史卷三〇天祚帝紀四）。初金太祖約宋攻遼之後，計將後晉割讓契丹之地交還，及金攻下遼國之後，祇許還燕京與薊，景，檀，順，添，易，六州，並且要宋將南京之租稅交金，磋商結果：（一）宋歲輸銀絹各二十萬兩，又別輸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二）遣使賀金生辰。（三）置榷場貿易。至金還宋之添，易，二州，是遼將郭藥師投宋時所交回，已屬宋朝之地，宋將此地與金歸還之地，分建燕山府與雲山府兩路；各州

金帛子女，悉爲金掠，宋所獲者，祇爲空城。當金還地時，留平州未交，金據此地，建爲南京，以遼國降將張瑨爲留守，旋張瑨（九朝紀事本末張瑨作張珪）以城降宋。時金太祖已死，其弟完顏吳乞買立，是爲太宗；太宗責宋納其叛人，令幹離不攻平州，張瑨逃至燕山府，金人索張瑨急，王安中、取貌類張瑨者，斬其首與之，金知非瑨，遂欲以兵攻燕，宋朝乃令安中、縊殺之，函其首，並瑨二子與金，惟金竟據爲口實。命粘沒渴、幹離不，分兩路兵攻宋；宋派童貫、駐守太原，郭藥師，駐守燕山；童貫、聞金兵來攻，卽降金，引金兵渡河，遂深入中山府，（直隸保定府），徽宗詔天下勤王，命宇文虛中、草詔，略曰：『朕以寡昧之質，籍益成之業，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酷榨已盡，而弁利者尙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迭見而朕不寤，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思行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略，……』。帝下詔禪位於太子桓，是爲欽宗。（宋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欽宗卽位，給事中李邦，使金修好，郭藥師，以燕山降金，金信其言謂南朝未必有備，遂進陷信德府，（直隸順天府），粘沒渴，又圍太原急，金兵已渡河，進圍汴京，汴京由主戰之李綱、固守，幹離不、抵京帝，宰相李邦彥，請割地求和，幹離不，提和議條件如下：

(一)宋朝歲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表緞百萬匹，牛馬萬頭。(二)尊金主爲伯父。(三)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四)親王宰相爲質。於是括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幹離不，始解圍北還。時朝廷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曰肆屠掠，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悻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阱中，當以計取之。」惟李邦彥，則專主和，因之議論不一，都制統姚平仲，帥步騎萬人，夜襲金營不克，金勢更張，幹離不，詰責用兵違誓，欽宗懼，用李邦彥謀，罷李綱，以謝金人，太學諸生陳東等上書於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李稅之徒，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勸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帝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及錢士升南宋書卷三。陳東傳，宋史卷二三欽宗紀)。以肅王樞，代康王爲質，遂遣使持割太原，河間，中山，三鎮之詔書往。金兵圍城已三十日，及得詔割地，不待輸金之足，即行退師；惟粘沒渴，仍攻太原，開幹離不議和，得重金，遣人求利益，宋朝卻之，粘沒渴怒，分兵攻破威勝軍，隆德府，進取澤州，(威勝軍今山西沁縣，隆德府今山西長治縣，澤州今山西晉城縣)，宋朝以金取盟，即詔說師道，稱師中姚古，往援三鎮，固守以保疆土，(王偁東都事略卷一二欽宗紀)並拘留金國使

者蕭仲恭。金國即與宋朝決裂，欽宗靖康元年，（西紀元一一二六年）金太宗詔左副元帥粘沒渴，右副元帥幹離不，攻宋。粘沒渴，由西路陷太原，平陽，河南，河陽，諸府至京師；幹離不，由東路陷真定；（今河北省正定縣），長驅至京師。汴京守兵，仍有七萬，張叔夜等。率兵來援，而唐恪等，堅主和議，按兵不動；金兵攻城急，范瑄，以千人出戰，不克，有士卒郭京者，自言能用六甲法，生擒金將，盡令守禦人下城，大啓宣化門，出攻金人，兵大敗，京城遂陷，張叔夜、被傷，父子仍力戰，帝聞城陷泣曰：『不用種師道，首，以至於此』，於是奉表請降，獻兩河地，欽宗、與徽宗、爲金人所逼，與太子親王帝姬烏族三千人，共赴金營，吏部侍郎李若水、侍帝在營，哭罵不輟，遂殉難。金人執二帝，掠金帛，凡冠服禮器，教坊樂器，祭品，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大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圖，積絹一千四百萬疋，府庫所蓄，爲之一空。（其詳可參閱丁特起靖康紀聞）

• 金主挾徽宗、欽宗、北還，（二帝皆死於金），立張邦昌、爲楚帝，宋臣多不服，遂於金兵退出汴京之後，推宋舊宗之廢孟氏爲宋太后，垂簾聽政，太后繼命迎立兵馬大元帥康王趙構，於南京，（宋朝以歸德府爲南京，即今河南省商邱縣），是爲宋高宗。

高宗即位之初，知和議之誤國，乃罷耿南仲等，以李綱、爲相，自李綱、爲相後，邊防軍政，始稍就緒，而黃潛善，汪伯彥、屢阻其議，乃勸帝復主和，綱、爲相七十七日而罷，

黃潛普等代之，二人渡策幸揚州，無復有經營北方之志。帝遂幸揚州，金兵攻揚州，高宗避至杭州，金兵大掠揚州而去。高宗建炎三年，金兵南越江淮以追高宗，一路自濠、和，攻江東，一路自蕪黃，攻江西，破滁州；破壽春府，官更以城降；破廬州；師臣李會降；以徽抵濠州，權守張宗望降；破和州，守臣李鑄、降；破吉州，守臣楊澗、遣；破撫州，守臣王仲山、降；破袁州，守臣王仲疑、降；士撫門志，望風而靡，亦可慨也。（宇父懋昭大金國志卷五太宗紀下，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四金人渡江南侵）。

金之宗室完顏兀朮、統兵渡江，破建康後，直逼臨安府，（建康即今南京、臨安府即今杭州，高宗避至杭州，改杭州爲臨安府），高宗逃至明州，從昌國出海，（明州今浙江鄞縣，昌國今浙江象山縣），金將分兵會攻明州，克之；至昌國縣，執明州守趙伯諤，伯諤言：「宋主奔溫州，將自溫州趨福州」，遂行海，追三百餘里不及，金將乃還。（金史卷廿七宗弼傳）。兀朮退歸北方，至鎮江遇韓世忠，相持八十餘日，兀朮用火攻，得渡江去。先是高宗既南渡，以張浚爲川陝京湖宣撫使，經略上游，張浚與金兵戰於富平，（今陝西之興平縣），浚兵大敗，賻申多陷落，張浚乃任戰守，與金兵相持，保守全蜀，金國立劉豫於河南爲齊帝。高宗紹興四年，劉豫遣人乞師於金，以徐文爲前軍，聲言攻定海，朝廷震恐，帝決意親征，豫兵與金人分道渡淮，下詔討豫，士氣遂振。（宋史卷四廿五

劉豫傳。世忠自鎮江濟師，提騎兵駐大儀，金將撻辣，屯灤州，兀朮屯竹溝鎮，爲世忠所搃，兀朮等引兵還，金兵既退，撻浚屯盱眙，韓世忠屯楚州，綉光世屯合勝，岳飛屯襄陽，戰備已備，知劉豫不足爲慮，高宗始許議三軍，親征劉豫，金知豫無能爲，遂廢之，自是以後，高宗遂奠都臨安。

高宗紹興十年，金熙天眷三年（西紀元一一四〇年），兀朮得政，舉國中之兵，集於祁州元帥府大閱，遂分四道南征，兀朮自將精兵十餘萬，與孔彥舟，鄺瓊，趙榮抵，攻宋東京，孟廣率官吏迎拜，兀朮入城。高宗以趙鼎，張浚爲左右相，繼使浚，都督諸路監軍上軍，又以岳飛爲河北京西，招討使，韓世忠爲淮東招撫使。宋朝分主戰主和兩派，官倭主和，以秦檜爲領袖，武人主戰，以岳飛爲激昂。岳飛之言曰：「自中原板蕩，寇狄交侵，余獨奮河朔，起自和臺，纏髮侏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泥濘莫克，亦且快國仇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宣興，建康之戰，一鼓敗虜，恨未能使西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勵士卒，功期再戰，北躡朔漠，喋血虜庭，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歸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其壯志如此。時金攻拱臺，劉錡告急，命岳飛馳援，飛乃遣張憲，姚政，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自以其軍長驅，以關中

原。岳飛大軍在穎昌，諸將分道出戰，飛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敗退，金統制王銀統部降，金將軍韓嘗，欲以五萬騎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公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檜乃先請張浚，楊沂中等歸，而後責岳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兀朮遣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必謀殺之，卒以「莫須有」三字，成千古之奇冤。史家評曰：「飛北伐，軍於汴、梁之朱仙鎮，自爲表答詔，忠義之旨，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於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仇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下獄，瞋目曰：自壞爾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宋史紀事本末卷七十）。

秦檜、既殺岳飛，遂與金訂和約，其大要如下：（一）宋稱臣奉表於金，金冊宋主爲皇帝。（二）歲貢銀絹，各二十五萬。（三）金主生辰及正旦，遣使致賀。（四）東以淮水，西以大散關爲界。（五）割唐、鄆、二州，及商、秦之半以畀金。檜主和議，患諸將難制，遂收諸將兵柄，以固權位。樞密院編修官胡銓，憤秦檜，媚金主和，上疏乞斬秦檜、王倫、孫近等，秦檜、大憤，削其職，編管新州，其疏傳誦一時，金人至以千金購之。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

國事多誤於史彌遠、史嵩之。時蒙古勢強，窩闊台為帝，是為元太宗皇帝，太宗承俊之志，大舉伐金，遣使王楫、請夾攻金，許事成之後，歸河南之地與宋，汴京為金主所據，乃先攻汴京，金將崔立，以汴京降，即囚金太祖及皇后，送蒙古軍，金自完顏稱帝，凡九世，百十七年而亡。

(四) 元之七宋

二〇蒙古、御唐之蒙兀部，唐時處黑龍江之南，（即今之黑龍江），其後西徙不爾汗山，至南北宋間，始漸強。據徐靈、黑鞑事略載：「黑鞑之國，號狄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其鞑謂銀曰蒙古，女真名其國曰大金，故鞑名其國曰銀。」孟拱、蒙古備錄曰：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黑鞑也。成吉思汗者，姓卻特，舊作奇握溫。名鐵木真（斡魯朮），世為蒙古酋長，世奉貢遼、金，而總隸於鞑朝，北傳至哈不勤，鞑蒙皆全部，始有汗號。及哈不勤之時，忽鄰剌，稱汗，勢益強，期至伊蘇克依，併哈諸部，勢益盛大，至其子鐵木真時，遂嶺東西各地，皆入於蒙古，遂與花喇子、畏兀兒、吐蕃、宗、藏、計一併，（西紀元一二八一年），成吉思汗大舉西征，命皇儲赤斤（Daiishi）留守，遣海軍特（Daiishi）等，作航路，察哈喇（Chagatai）、窩闊台（Ogatai）等，皆以兵從，號六汗，自離離海濱，北上流南行，經別師、雅、瀾、廣、河、輝、潮、刺、魯、諸廷，皆以兵從，號六汗，自離離海濱，北上流南行，經別

失八里，（今新疆迪化境），阿力麻里（今新疆伊犁境）等地，迤邐而西南，遂至忽章河（今西爾河），圍訛脫喇兒城，分兵攻撒馬兒罕，布哈爾，玉龍傑赤，皆破之。花喇子謨王穆罕默德走死，嗣王札蘭丁奔印度，於是現今阿母錫爾兩河流域，與阿富汗及波斯，皆爲蒙古所征服；繼而分兵遣哲伯，蘇布特，循裏海西岸，北征奇卜察克，命卓齊特駐屯鹹海，裏海間，爲二將聲援；哲伯蘇布特，攻奇卜察克，阿速等國，皆破之，進兵至東歐，大破俄羅斯兵，歸途乘勝遂滅康里，於是現今鹹海，裏海北岸及烏拉河，窩瓦河流域，皆爲蒙古所服屬。理宗寶慶元年，（西紀元一二二五），成吉思汗，班師還廷；三年，滅夏；於是黃河上流流域，皆入於蒙古，是年，成吉思汗殂，少子闊額、堅闊；越二年，諸將奉謂格德依嗣位，是爲太宗。端平元年滅金，於是黃河下流流域，皆爲蒙古所征服。二年，以皇姪巴圖（舊作拔都、朮赤次子）爲元帥，帥師五十萬，西征不里阿耳、俄羅斯等國，皆下之。其後進攻孛烈兒，大破日耳曼境內諸部聯軍，進克馬札兒，歐洲東部，皆爲蒙古所統治。

理宗端平二年，詔孟珙、屯黃州，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分屯漢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名鎮北軍，以爲襄陽都統制。蒙古主命子閻端、將塔海等侵蜀，忒木禰、張柔等侵漢口，溫不花及察罕等侵江淮。蒙古將口溫不花、寇唐州，全子才等棄師走，趙范、率兵敗蒙古於上聞而還。三年，蒙古兵攻洪山，張順、翁成大等，以兵

捍禦，蒙古將忒木斡，寇江陵，統制李復明、奮戰，死之。蒙古軍陷棗陽，德安府，御前諸軍統制曹友聞、與戰於大安軍、陽平關，敗績，死之。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州三路俱陷，西蜀所存，惟夔州一路及潼川、順慶府而已。嘉熙二年，蒙古遣王楫、來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九月，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詔以孟珙、爲荆湖制置使，收復荆襄。三年，孟珙、遣兵與蒙古戰，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淳祐四年，蒙古兵圍壽春，呂文德、率衆軍禦之，敗蒙古兵於五河，復其城。六年，蒙古寇荆湖江淮之境，攻拔虎頭關，遂至貴州。寶祐六年，蒙古兵渡馬湖入蜀，詔馬光祖，向士璧，移師策應，戰於房州，敗之；蒙古主取龍雅州，又取圓州，楊仲淵，以城降。開慶元年，以賈似道爲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移馬光祖，爲沿江制置使。四川制置副使呂文德，帥兵入重慶，遂率艘艦千餘，沂嘉陵江而上，蒙古史天澤，分軍爲兩翼，順流縱擊，文德，敗績。詔諸路各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十萬兩疋。時邊報日急，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董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敵鋒，軍器大監何子舉，言於吳潛曰：『若上行幸，則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焯孫，亦言：『鑾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蜂起，必不可。』皇后亦請留蹕，以安民心，帝遂止；甯

海節度使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報。開慶初，蒙古奇握溫、蒙哥、（憲宗姓名），自將征蜀，元帥兀良哈台、由雲南入交趾，自邕州蹂廣西，破湖南，傳檄數宋背盟之罪，理宗大惧，乃以趙葵、軍信州，以似道、軍漢陽，援鄂；似道、自漢陽入督師。蒙古攻城急，城中死傷至萬三千人，似道、乃密遣宋京、詣軍中，願稱臣納幣請和，不許，攻益急；忽蒙古因發生繼立問題忽必烈（憲宗之弟）急欲北歸，似道、乘機請和，遂許之；似道、私與蒙古議和，遂妄騰鄂州圍解之捷報，詔論功行賞。忽必烈歸至開平，（河北多倫縣），遂即帝位，遣郝經、使宋，索歲幣，似道、惧事洩，乃拘經等；元世祖以宋拘留使臣爲名，分道進兵，沿邊諸將，知事不可爲，以三十萬戶降於蒙古，蒙古先定攻取襄鄂之計。度宗咸淳十年，蒙古會帥於襄陽，分軍三道並進。元兵順流而下，次丁家洲，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十三萬，號百萬，步軍指揮使孫虎臣、爲前鋒，淮西置制使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互江中，似道統將後軍，伯顏、命左右翼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進，宋軍陣動，各路軍俱潰，師次建康，都、徐王榮、翁福等，以城降，江東諸郡皆下，淮西、滁州諸郡，亦相繼降。伯顏、分軍爲三，趨長安，長驅直入，遂迫臨安，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降表曰：「宋國主焜謹百拜奉表，焜渺然幼冲，遭家難，權奸賈似道、背盟誤國，至勤興師問罪，焜非不能趨避，以求苟全，今天命有歸，焜將焉往，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

二廣、四川兩淮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爲宗社生靈，祈哀請死，伏念聖慈垂念，不忍蒸三百餘年宗社遺至殞絕，令趙世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嗚呼！奉表稱臣，乞憐求活，全宗社而宗社不得存，棄東南而東南不得保，亦可哀矣。元使者入臨安，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百司符印告敕，（宋史卷四七瀛國公紀）並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元伯顏、自湖州市入臨安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城，登山觀形勢，及部分諸將，旋引兵北還，以忙兀台、鎮浙西，唆都、鎮浙東，董文炳、阿剌罕、經略閩浙未下州郡，帝及太后，隨元兵北行，至瓜州，李庭芝、姜才、涕泣督將士出兵，奪兩宮，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州，戰三時，元帝擁帝避去，廢帝爲瀛國公。帝赴上都，見元主於太安殿，元帝尋命帝爲僧，全太后亦爲尼於正智寺，太皇太后謝氏降，封壽春郡夫人，留燕七年而終，福王與昺亦降，封平原郡公。元主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當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曰：「似道、質輕爾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爾言，則似道、輕爾也，固宜。」（宋史紀事本末卷二百七。）臨安失陷之後，故相陳宜中、擁立、福王趙昶、於福州，是爲端宗；元兵佔福州，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等，乘機謀恢復，屢戰不利，端宗逃至瀾州，（今廣東省吳川縣），受驚病死，其弟衛王趙昺、繼立，再避至厓山，（今廣東省新會縣）。

元兵破崖山，陸秀夫、負宋帝投海，諸臣從死者甚衆，經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張世傑、擬退安南，圖恢復，中途覆舟溺死，宋室遂亡。

張補評曰：「帝暴入元，而端宗立，端宗崩而帝曷立，流離死喪，雖立猶不立也；……論者謂崖山不可居，而奉帝駐蹕；海口宜先據，而撤備致寇；寡謀敗亡，非獨天意；然元軍大舉，潮陽師濟，張宏範等，乘潮作樂，鼓勇先登，黑氣見災，橋旗震仆，獨以戰勝攻取，實一世傑，必不得也。天祥之如元軍而被執，至鎮江而夜亡……天祥既虜，而世傑、益孤矣。陳宜中、能逃而不能死，陸秀夫、能死而不能戰，世傑、以一身患難，廟堂寡和，蒲壽庚、至泉州而縱歸使叛，張宏範、至崖山而結紉不支；臨危獨斷，不免一失，兵敗風作，君臣皆沒；計左於咸淳、德祐，而實效於景炎，祥興；雖有智者，不任咎也。陳瓚、張烈良等，起義匡復，方勝即敗，與崖山同悲；六合全覆，而爭之一隅；城守不可，而爭之海島，臣心自盡，國亡無補；猶賢於當途典午拱揖竊竊者耳。」夫既不能抗戰以圖存，則投海示不屈之志，其義烈亦足昭千古也。

(五) 宋代對外戰爭與文化之影響

中國歷史上之對外戰爭，皆起於四夷之侵凌中國而後防禦之者，及四夷之侵凌止息，則

相與安處，初無加以壓迫征服之意，故環居之四夷，於戰爭止息之後，樂與中國民族同化，或引用漢人爲政也。新五代史四夷附錄載：「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市廛，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得思歸」。遼史地理志：「遼以所俘望都民，置海山縣，以所俘安喜民，置邊安縣，以所俘定州民，置昌黎縣。」由民族之雜居，常促進彼此之同化。五代史載：「契丹以幽州爲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爲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德光（遼太宗）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闕，德光、大悅，顧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耶』。遼史百官志：「遼有北面朝官矣，旣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亦以招徠中國之人也。」可知其制度之設施，多傾漢化。且鄰居而通婚，亦爲同化之佐證，遼史：「會同三年，詔契丹人授漢官者，聽與漢人婚姻」。可見中國歷史上之對外戰爭，常引起民族之同化也，至女真之傾慕中國文化，亦遠逾於遼，金史文藝傳載：「金用武得國，無以異於遼，而一代製作，能自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不以武也。」金國創屯田軍制，徙女真部及奚、契丹降人於中國內地，計其戶口，授以官田，由民族之雜居，增加不少之同化成績，其混合俱難分識，二十二史摺記：「金、元、取中原後，俱有漢人南人之別；金則以先取遼地人，爲漢人；繼取宋河南、山東人，爲南人；元則以先取金地人，爲漢人；繼取南宋人，爲南人。」可見同化之深也。劉師培中國民族志載：

(一)軍隊之組織力。一、家號一帳，男年登十五歲下，得率三丁收正軍一人，每負擔一人爲一抄，負擔者，隨軍雜役也。四丁爲抄，餘號空丁，願隸正軍者，得射他軍爲負擔，若無則許射正軍之疲弱者爲之，故強者皆習戰鬥，而得正軍爲多。(二)軍隊之戰鬥技術。夏人用兵，多立虛營，設伏兵包敵，以鐵騎爲前軍，善乘馬，重甲，剌砍不能入，用鉤索絞聯，雖死馬上，不墜，遇戰則先出鐵騎突陣，陣亂則衝擊之，步兵拔驢以進，戰則大將居後，或據高險以陣陣，及元昊死後，其國內亂，宋乃有機可乘，遂派李憲、種諤、高遵裕、劉昌祚、五中等，分途並進，夏人來攻，陷落永樂城，死者約六十萬人，戰爭之劇烈可知矣。及夏悟倚舊構，歲致交兵，挽邊人出代來租，而雙方紛紛遂息。(三)金國。遼國降蔡天祚，既丁未運，國本自搖，蓋下離心，金宋相約攻遼，命以戰事結果，宋人無功，遂大舉攻宋，宋軍慘敗，其一不依李綱以逸待勞之法，其二由於姚平仲之輕敵驕功，其三由於主和派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等之忌賢誤國，大勢已去，勤王之師，亦不得不遭慘敗也。

。當時華人員，皆被俘。 (a) 世官接替不，皆被殺戮。皆出遠國，其前向歸漢。

(8) 世官接替不，皆被殺戮。皆出遠國，其前向歸漢。

。當時世官接替不，皆被殺戮。皆出遠國，其前向歸漢。

。當時世官接替不，皆被殺戮。皆出遠國，其前向歸漢。

。當時世官接替不，皆被殺戮。皆出遠國，其前向歸漢。

。當時世官接替不，皆被殺戮。皆出遠國，其前向歸漢。

。當時世官接替不，皆被殺戮。皆出遠國，其前向歸漢。

。當時世官接替不，皆被殺戮。皆出遠國，其前向歸漢。

。當時世官接替不，皆被殺戮。皆出遠國，其前向歸漢。

。當時世官接替不，皆被殺戮。皆出遠國，其前向歸漢。

。當時世官接替不，皆被殺戮。皆出遠國，其前向歸漢。

。當時世官接替不，皆被殺戮。皆出遠國，其前向歸漢。

。當時世官接替不，皆被殺戮。皆出遠國，其前向歸漢。

。當時世官接替不，皆被殺戮。皆出遠國，其前向歸漢。

。當時世官接替不，皆被殺戮。皆出遠國，其前向歸漢。

。當時世官接替不，皆被殺戮。皆出遠國，其前向歸漢。

(元史卷九八兵志序)。元注重騎兵制，文宗時，遣使分行河間、保定、真定、及河南河東等路，括人民所有之馬匹。順帝時，凡漢人南人有馬者，括入宮，並拘取河南、陝西、三省上郡大都等處漢人之馬。(拙著中國近世文化史一九〇頁)。民政長官，使駐防軍隊之軍官兼充，軍官常駐一地，故多與當地之土蒙惡籍，朋比爲奸，強奪人民之田產房屋，搜括人民之錢財。漢人在法律上，亦不能平等，而至元新格，效力祇及於漢人；將校多沒入降民爲家奴，責其租賦；且有掠良民爲奴隸者。(元史卷一六三張雄飛傳卷二七〇袁裕傳)；有以江南民戶，分賜諸王貴戚功臣，多至十萬戶者；(續通考卷一三三戶口考二)，所編戶籍，以防範漢人爲目的，男女比以十人爲朋，出入毋得相雜；城鄉徧設甲主，孥人妻女，有志者皆自裁。(徐大焯燼餘錄乙編)。元代之政治壓迫如是，所以招致漢族之復興運動，而樹起反抗之旗也。

(二) 漢族之反抗運動

元代以政治勢力壓迫漢族，至終亦不能羈縻而馴服之，以此而引起漢族之反抗運動；順帝時，荒淫政，於是白蓮教之韓山童等，遂首先發難，(晉沙門慧遠結白蓮社以飯依淨土爲宗，後之白蓮宗本此而出)，劉福通、詭言山童、實徵宗八世孫，走海外得還，常爲中國主，與其黨社道、羅文素、韓咬兒等謀倡亂，福通、起兵，以紅巾爲號，官兵捕之急，福通

、不數月拔潁州、朱皋、羅山、上蔡、真陽、確山、舞陽、葉縣、及汝寧、光、息、等州，衆至十萬，福通、自碭山夾河，求山童之子林兒，立爲帝，又號小明王，都亳州，號宋，改元龍鳳。（邵遠平元史類編卷四一韓林兒傳）。蕭縣人李二，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順帝至正十二年，命脫脫、親征徐州，李二、敗死，早住、均用、走濠州，未幾早住、中流矢死，均用、尋依福通。羅田人徐壽輝，陷蘄水及黃州路，遂即蘄水、爲都，稱皇帝，國號大定。陳友諒、統號領兵元帥，陷安慶、破龍興、瑞州，分兵取邵武、吉安，而自以兵入撫州，已又破建昌、贛、汀、信、衢、進駐采石磯，即皇帝位，國號漢，改元大義。秦州白駒塲亭人張士誠，陷秦州，高郵、自稱誠王，號大周，建元天祐，元右丞相脫脫，總大軍出討，數敗士誠；當時士誠所據，南抵紹興，北隴徐州，達於濟寧之金溝，帶甲數十萬。（詳見明史卷一二三）。隨州人明玉珍，與里中父老團結千餘人，屯青山，帥斗船五十艘，掠糧川峽間，襲重慶，即皇帝位，國號夏，建元天統。曹州人郭子興，集少卒數千人，據濠州，朱元璋、往從之，收爲部下，未幾將所部萬餘，就元璋於滁，及病卒，韓林兒檄子興之子天敘、爲都元帥，張天祐、及元璋、副之。時朱元璋、領衆據金陵，併湖南、湖北、江西，繼又破張士誠，收其江淮之地，更降方國珍，定浙江，平福建兩廣之地，而其將徐達、常遇春、且北進併河北，破元軍，順帝奔上都；自元世祖統一中國，至是凡九

十八年而亡。茲將明太祖傳檄中原之文錄後以見漢民族反抗運動之革命精神也。據綱鑑彙纂卷三十九載：「我太祖、命大將徐達、副將常遇春，北定中原，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遠人志士，常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台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起兵，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爲我仇，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人民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可強得而治哉。」觀此，可知民族反抗意識之強烈也。

(二) 蒙古民族之漢化

蒙古民族，雖統治中國，然以通婚與雜居，管使兩民族之接近而同化，消除其界限也。
(1) 通婚。如伯顏不花之母鮮于氏，卽漢人鮮于樞之女。(見元史)。浙江人之妻也先氏

，爲蒙古人也先普化之姪女。（見輟耕錄）。元史載：「大德七年，以行省官久任，多與所部人聯婚，乃詔互選其久任者」。（2）雜居。陔餘叢考載：「元時蒙古色目人，就聽便散居內地，如貫雲石，乃功臣阿里海呀之孫，而居江南；葛邏祿迺顏，隨其兄宦遊，而居浙之鄞縣；薩都利、本答失乃蠻氏，而爲雁門人；秦不華、本伯牙吾氏，其父塔不台、始家台州；余闕、本唐兀氏，其父始居廬州；肖乃台、本秃伯怯烈氏，而家東平；忽都鐵木祿，本赤合魯氏，而家南陽；徹里、本燕只吉氏，以曾祖太赤封徐、邳、二州，遂家徐州；伯顏師聖、本哈刺魯氏，而居濮陽；石抹宜孫，以其父鎮台州，遂家於台。明史道同、河間人，其先蒙古族也。」（3）變易姓名。陔餘叢考載：「元時蒙古色目人，有同漢人姓名者，如察哈帖木兒，系出北庭，以祖父家於潁州，遂姓李，字庭瑞；丁鶴年，本西域人，以其父職馬祿丁，爲武昌達魯花赤，遂以丁爲姓，而名鶴年。又有內地人作蒙古名者，如賀勝、鄆縣人，字伯顏；楊朵耳只，及來呵八赤，皆寧夏人；劉哈喇不花、本江西人；褚不華、本隰州人；昂吉兒、本張掖人；朵兒赤、本鞏州人；楊傑只哥，本寶坻人，李忽蘭吉、本隴西人；抄兒、本汴梁陽武人；謂仲溫、本豐州人；而其孫名字完；恭公直、益都人，而其子名忙古台」。可知其同化之概況也。

(四) 元代武功之擴張與中西文化之影響

元代以武功之擴張，所以與當時許多之國家交通或通使節，或營商務，如楊庭璧、之使馬八兒、俱藍等國；周達觀、之隨使招諭真臘；汪大淵、之附船歷遊南海，是也。（馮承鈞著中國南洋交通使七八頁。）元代統一歐亞，東西交通無阻，當窩闊台、在位時，凡各宗王封國之境中，均設置驛站，彼此商販，互通行旅無阻；陸道經由天山南北路，海道則經波斯灣與印度洋，以達中國南部之泉州、福州、諸港；意大利威尼斯（Venice）人馬哥孛羅（Marco Polo）與北非洲、阿拉伯人伊綉巴圖達（Ibn-Batuta）兩人之東遊中國，均在此時；加以蒙古諸大汗對於各國人士每能一視同仁，故羅馬教皇之使臣，印度之佛徒，法國與意大利之美術家，東羅馬與阿剌伯之商人，波斯與印度之學者，皆集於元之宮廷。中國之印刷術、火藥，與羅盤針之文化進步必需品，於此時陸續傳至歐洲，引起歐洲中古末年文化上之大變動。且蒙古諸汗，對於當日之各種宗教，尤能表示寬大之懷，羅馬教皇因曾爵第四（Innocent IV），曾於一二四五年，遣柏朗嘉賓（Piano Carpini），法皇路易第九（Louis IX），亦曾於一二五三年，遣派羅柏魯克（Rubruk），東赴中國，欲約蒙古人加入十字軍，以壓服回教徒，惟蒙古人不允。一二九四年忽必烈，曾請羅馬教皇派哥爾維諾（Monte-Carrino）至中

國傳教，未幾，蒙古帝國瓦解，東西交通，一時中止。（何炳松著高中外國史。）元代由西方傳入東方之物爲火礮，天文、曆法知識，亦由阿剌伯回教徒，傳入中國，（李思純元史學第一章引。）

（五）元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宋代感於外患之壓迫，內部之積弱，大政治家王安石，起而變法自強，計各種新法，整飭軍備者，如置統將、保甲、保馬、設軍器監諸法是也。調整財政者，如免役法、市易法、均輸法、方田均稅法是也。救濟農村者，如青苗法、農田水利法是也。新法實行，爲一般守舊者所反對，行之不得其人，理之不得其道，卒致失敗，無補時艱，而外寇亦相迫亡宋矣。元人進侵中國，並及歐西，成帝國空前未有之偉業者何也？（1）蒙人嫻習騎射，對於騎兵尤精，故能馳騁不倦。（2）將官對於部下兵士，鼓勵有方，行法森嚴。（3）朔方畜牧，婦孺皆壯，壯男雖多奪用兵，而供給不致缺乏。（4）蒙古國典，非經庫爾泰大會（合諸宗王大將羣藩列會組成）所共推者，不得爲蒙古大汗，故選出之人，爲才智出衆，素孚民望者。蒙古人所以成功之原因卽漢民族對外戰爭失敗之原因。元朝之兵制，初有蒙古軍與探馬赤軍，蒙古軍，是本部族人所組織，探馬赤軍，是其他部族人所組織，入中國後徵發人民爲兵，是爲

漢軍；平宗以後，所得之兵，謂之新附軍，另有駝軍、弩軍、水手軍、鄉兵等。蒙古軍之組織，凡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業寡盡簽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鬥，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置籍，稱漸丁軍，有似於舉國皆兵之制；其養馬之法，騎兵之術，更爲優越，奇里有言：「嘗戰術尙未進步時代，在開豁地中，騎兵常見優越，而蒙人則有世界第一優良之騎兵」。(Kelley The History Of Russia, P. 60—62)。元代以軍事上政治上之目的故，新開官道，設宿驛，備守衛，足以控制漢民族。然元代以政治手腕之專制壓迫，促起漢族之解放鬥爭運動者，其故不可不察也。元代上自中書省，下逮郡縣，親民之吏，必以蒙古人爲之長；漢人南人貳之，終元之世，奸臣恣睢於上，貪吏掊克於下，痛民蠹國，卒爲召亂之階。(新元史百官志序)。且也，刑罰之應用，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皆有差別。(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制，日本箭內互著元代蒙漢色目待遇考漢譯本八〇頁)，軍器如鐵尺手撻，及杖之有刃者，悉輸於官，諸路漢民有馬者，悉括於政府；人民之怨毒已深，斯反抗運動之義舉起矣。(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二禁兵器)。

第十四章 明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

明太祖以武力恢復中國領土，十五載而成帝業，建理庶政，慮兵不可常聚，分軍衛以安之；又不可無食，闢軍屯以養之；不可狃安而玩愒，京畿之外，簡選精銳，每歲就試京師，勤教閱以練之；然武力雖如是，亦不能長此觀太平之盛業，而免外寇之侵犯也。

(一) 蒙古之南侵

北元自鬼力赤、(郭勒齊)、篡立，稱可汗，去國號，稱韃靼，於是有元入塞以來，所漸漬濡染之中國文物，蕩然無存，復返其遊牧民族之態度。郭勒齊、兵強，南侵明，西攻衛拉特，一時統一漠北。明成祖永樂元年，遣使賈璽書，往諭韃靼可汗鬼力赤，並厚加犒賜，並及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時郭勒齊、與衛拉特，相仇殺，數往來塞下，敕邊將各嚴兵備之。永樂三年，阿魯台、別部酋掃胡兒(有作索和爾)來歸，四年，阿魯台、殺鬼力赤，而迎瑤特穆爾汗之弟布尼雅錫哩(舊作本雅失里)於別失八里，立為可汗，(即謬勒哲依特穆汗)，成祖以書諭之，不聽，遣給事中郭驥、往使，見殺。七年，以淇國公丘福為大將軍

武城侯王聰、爲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真、爲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右參將，率師北征，先至臙胸河，（卽克魯倫河），佯敗以誘敵，福、銳意乘之，敗死，奎軍盡沒；帝遂決意親征。八年，帝將五十萬，出塞，至臙胸河，更其名曰飲馬，布尼雅錫哩、聞之懼，邀阿魯台、俱西，阿魯台、不從，衆潰散，君臣各爲奔走，帝遣布尼雅錫哩、於鄂諾河，（今鄂嫩河），麾兵脅歸，大敗之，遂移師征阿魯台，度飛雲壑；阿魯台、乞降，帝察其詐，令嚴陣以待；已而阿魯台、率衆來犯，帝自持精旗衝擊，追奔百餘里，殲其後衆，遂班師。布尼雅錫哩，走依衛拉特，旋殪，子德勒伯克汗立，是年多，阿魯台、遣使來貢馬、納之，十一年，封爲和寧王。十九年，阿魯台叛，數寇邊。初阿魯台、爲瓦剌所攻，窮蹙南竄，久之生聚蕃富，遂築營，每期使至，輒慢侮，或拘留苦之，至是犬舉圍興和，都指揮王祥、戰死，上遂議親征。二十年，命英國公張輔等，議北征饋運，凡前後運用驢馬三十四萬，車一十七萬七千五百七十三輛，輓車民夫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運糧三十七萬石，並出塞分貯，亦歷史上戰時運輸之大觀也。二十一年，阿魯台、將狃邊，帝命安遠侯柳升、遂安伯陳英、將中軍武安侯鄭亨、成國公朱勇、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將左右軍；寧陽侯陳懋、將前鋒；從征阿魯台。二十二年阿魯台、寇大同，續命各將，從征阿魯台，自是後，阿魯台、遂羈縻於中國。

(二) 安南之叛服

安南古交趾地，唐虞時曰南交，秦爲象郡，漢初南越王趙陀，據之，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唐初，改安南都尉府，屬嶺南，安南之名始此；宋乾德初，上表內附，數易姓之後，爲陳氏。安南陳氏，自太宗日煚建國以後，歷聖宗光景，仁宗昫，英宗烜，內政皆修明，元世祖時，屢遣大兵，攻之不克，英宗歿後，傳三世，至裕宗，會元亡明興，詔使招諭，明太祖洪武二年，（西紀元一三六九），裕宗、遣使來貢，封爲安南王，冊使至，裕宗已歿，兄昺養子楊日禮立，受詔封，（日禮卽明史之陳日煊），次年，明宗第三子頤（卽明史之叔明），廢日禮而自立，是爲藝宗，遣使入貢，朝廷見署表，非日煊名，詰實，詔卻之，藝宗、朝貢謝罪，並請封，乃命以前王印視事。五年，藝宗，讓位於弟煊，（卽明史之陳煊）十年，煊、侵占城敗沒，弟煒、代立，國相黎季犛，竊柄，廢煒、弑之，立藝宗子日煊，主國事，仍假煒、名入貢，朝廷未察，納之，越數年，始覺，詔絕其使，季犛懼，數入貢，乃受之。明惠帝建文元年，季犛、弑日煊，立其子頤，又弑頤，立其幼子蒨，在櫺櫛中，又斃之；復大殺陳氏宗族，而自立，更姓名爲胡一元，稱太上皇，名其子蒼曰胡查，爲皇帝，國號大虞，謂爲舜裔胡公滿之後也。（見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及王桐齡東洋史）

。胡查、權理安南國事，遣使來貢，詭言陳氏嗣絕，乞賜封爵，遂封詔查。已而安南舊臣裴伯省、詣闕告難，安南裕宗弟陳天平、來奔，請兵復仇，查、復遣使請迎天平、歸，奉爲王，帝不虞其詐，許之。永樂四年，敕行人聶聰、送陳天平、歸國，胡查、遣其臣黃晦卿等，以廩餼迎候，另伏兵邀殺天平，帝大怒，遣西平侯沐晟、新城侯瑄輔、帥十八將軍，分道進兵討之；輔、出廣西，晟、出雲南，大破安南兵，安南既平，置交趾布政使司，設府十七，直隸州五，衛十二，以刑部尚書黃福、掌交趾布政使司事；次年輔等班師，上交趾地闔，東西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人民五百二十萬；自唐室亡後，交趾淪於荒服四百餘年，至是復入中國版圖。

安南藝宗次子頤，與化州土酋等，謀恢復，建國號曰大越，大軍還後，其勢復熾。七年，詔張輔、與沐晟，協剿，頤、自稱上皇，（頤卽明史所謂陳氏故官簡定者是爲簡定帝），立陳季擴、（本蠻人詭言陳氏之後）爲帝，張輔、進取討破之，獲頤，季擴遁去，帝召輔還，留晟、討季擴，大敗之，季擴、乞降，帝命爲交趾布政使，不受，剽掠如故。九年，復遣輔會晟、討之，進抵其巢，禽磔亂黨。十年，張輔、破賊於神投海口；十年，輔與沐晟、合兵敗賊於愛子江，生擒僞將軍潘經等數十人，賊衆死者無算。十二年，季擴、走老撾，（今安南省名），進克老撾、三關，蠻人潰散；八月，陳季擴伏誅。交趾復平。命張輔、鎮守交

趾，加陳洽、兵部尙書贊軍務，輔下交南，凡三擒僞王，威鎮西南。十四年，輔、還京，命豐城侯李彬、代鎮守。十六年，交趾清化府俄業縣（別作俄樂）土官巡檢黎利、反，參將侯保、馮貴、戰死。十八年，命榮昌伯陳智、爲左參將，助彬、討之，後羣寇悉破滅。惟黎利、竄老撾，及仁宗卽位，鎮守中官山壽，請授黎利、清化知府，從之；利得敕，仍無降意，寇掠不已。宣宗宣德元年，遣成山侯王通、安遠侯柳升、相繼討之，通、與利，戰於應平，敗績，陰許利和，升之師，復遇伏死，諸軍盡沒。王通益懼，更哈利、和，教以詭立陳嵩、爲陳氏後，以嵩、表至，遠與盟，引兵還；宣宗看表知詐，惟欲藉此息兵，張輔與吏部尙書蹇義等，由進討，而大學士楊士奇等，知帝厭兵，力言許黎利，便遂赦利罪，罷兵，悉召官吏軍民北還，得還者八萬六千餘人，其爲黎利所獲及拘留者，不計其數。三年（西紀元一四二八年），黎利稱帝，國號大越，是爲大越太祖。自是安南入於黎氏。憲宗、成化十六年，安南國王黎灑、侵占城，中官錢能，鎮雲南，復與灑通，竊先釋驢，幾危雲南，賴巡撫王恕、發其姦，亂乃弭。世宗嘉靖元年，莫登庸、立黎廬，僭號統元；十六年，議討安南。十七年，命成寧侯仇鸞、爲征蘇副將軍，兵部尙書毛伯溫、參軍務。未幾，巡撫蔡繩、上言安南水陸路有六：憑祥、龍州、歸順、欽州、海洋、西路，皆接安南境，用兵須二十萬，輕調大衆，終非完計，上不悅；然伯溫師，亦罷。二十二年，以莫登庸、畏威、束身歸罪，較爲安

南都統使。神宗萬曆九年，安南莫踐哈、來貢。二十四年，黎維灑、來降。自黎氏以後，遂奉貢稱藩。史家谷應泰評曰：「太祖使沐英取雲南，即留英、世鎮滇中；成祖使張輔、取交趾，不以輔留鎮彼國；……三百年來終淪王化，夫亦廟算有遺策，而春秋多責備也」。誠哉。

(三) 緬甸之用兵

緬甸，古朱波國，漢稱揮，唐稱驩，宋元稱緬，位於印度支那半島西部。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民國五十九年），緬酋南達、察朝貢於京師。二十六年，始置緬甸宣慰司，以其長普拉浪、爲宣慰。緬甸之四界，東北爲麓川，東南爲木邦，南爲八百、大甸，西爲大古喇；依祖永樂元年，皆置宣慰司，以其酋爲宣慰使，諸司中以緬甸獨大，諸部朝貢不絕。宣宗宣德八年，土酋思任發叛變，屠騰衝，據潞江，自稱曰法。英宗正統四年，黔國公沐晟，往征麓川，益軍覆沒。六年，上命尙書王驥等，率京營川、湖、兩廣三十萬，討麓川，大破賊衆。思任發父子，走緬甸，王驥、駐兵金沙江上，王驥、使人潛焚緬甸舟楫，緬人遂潰退，王驥、亦班師。是時思任發之子思機、思卜、遁居孟養（近麓川），招誘部衆，復圖爲亂，王驥、復征之，渡金沙江，破賊柵，思機、思卜、大敗，逃緬甸。迨至明兵旣退，羣夷復

擁立思機之子思祿，遣使乞和，乃許思祿，爲土目，立石於金沙江岸。世宗嘉靖初，孟養糾合孟密、木邦、共滅緬甸，瓜分其地，於是緬甸國亡。其後三十餘年，緬甸復興。（邊事研究第二卷第一期會問吾著中緬歷代關係史略）。神宗萬曆七年，緬兵復攻孟養，孟養求援於中國，而明兵不至，孟養遂爲緬甸所併，於是金沙江（今名伊洛瓦底江）流域諸地，全入緬甸範圍，雲南邊患，遂日急矣。八百媳婦國，爲緬甸之地，（毛奇齡蠻司合志卷八），洪武二十一年，遣使入貢，遂設宣慰司，（見明史地理志明一統志），成祖永樂三年，八百、大甸、寇邊，沐晟、會車里、木邦、定之。（明史沐英傳）。神宗萬曆間，緬酋莽體瑞、作亂，八百媳婦、抗緬，爲緬所擾。魏源征緬甸記曰：「景邁者，世傳八百媳婦國也，居景邁城者爲大八百，居景線城者，爲小八百，在緬甸東，戶十萬，明世與緬甸，同爲宣慰司，中滅於緬，旋恢復，故世仇也。」其役暹羅伐緬甸，破緬甸南部，緬甸疲於奔命，邊患復靖。明末，桂王爲漢奸吳三桂等所逼，由騰越而入緬甸，清兵十萬，出騰越，緬酋執桂王付三桂，爲三桂所殺，明遂亡。

（四）俺答之犯塞

俺答韃靼酋長，亦名阿爾坦，初據河套，爲諸部長，其漸強盛，有騎十餘萬，遂雄於

諸部，滿官嗔等八營，皆服屬之，時時入寇，總督王瓊，乃請修沿邊垣墾，起闌洮，盡榆林，三千餘里。世宗嘉靖八年，俺答、犯葦夏。十九年俺答、諸部大舉犯宣府，分道入大同、太原諸處，又越而南，殺掠八畜數萬，京師戒嚴。二十三年，俺答入大同塞，總督尙書翟鵬、禦卻之。二十八年，俺答、大舉入寇，略大同，直抵懷來；指揮江瀚、董賜、迎擊之，斬獲頗多，以力竭無援，死之；總兵周尙文、率兵萬人大戰，總督翁萬達、親率銳卒繼之，俺答兵傷殘甚衆，乃馳出塞，議者，謂數十年間，無此戰功。（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三十一年，俺答、寇大同，巡按御史李逢時，主張大集兵馬，一意討伐，各邊合兵征勦，仍敕京營大將仇鸞，訓練甲兵，專事征進，勿得顧忌，帝令如仍前觀望，重賞不貸。三十二年，俺答、寇大同，副總兵郭都，出戰，死之。三十六年，俺答衆二十萬，入雁門塞，破應州四十餘堡。總督楊順、縱兵殺避難民兵。三十七年，俺答、圍大同右衛，不克，帝命兵部尙書楊博、出督軍務，博、因陳善後二十餘事，爲烽墩二千八百餘所，濬濠千餘里，五旬訖功，防守計劃，亦偉矣。帝加博、太子太保。自穆宗以後，俺答、勢日衰，常上表貢物，部落亦多散失，遂不競。

（五）衛拉特也先之進寇

也先、蒙古衛拉特（別作瓦剌）之太師（酋長），也先、俗作乜先，清官書，改也先、爲額森。（元史語解也先爲平安之義）。英宗正統八年，自太師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自脫歡、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漸強盛，至也先、益橫，屢犯塞北，邊境自此多事。十二年，巡撫宣大，僉都御史羅亨信、上言：「也先，專候覲端，闖入寇，宜預于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奏聞，兵部尙書鄒楚、不敢主議，時參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千籍一爲兵，又有敕令軍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以爲準備。正統十四年，也先誘脅諸部，分道大舉南下，自擁兵從大同入，參將吳浩、迎戰、敗死，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拒戰於陽和，（今山西陽高縣），爲監軍大監郭敬所制，全軍覆沒，諸邊守將俱逃，邊報日數十壘；太監王振、勸上親征，遂出居庸，歷宣府（今宣化縣），進次陽和，至振、益欲北，郭敬、密止之；是年八月，詔班師，大同總兵郭登、請上從紫荆關入，振、卒縮，還至宣府，也先、自後追襲，恭順侯吳克忠、及其弟都督克勤率師拒敵，力戰死，李嗣公朱勇，永順伯薛綬、往援，亦敗沒，車驚次於土木，（在察哈爾懷來縣西二十五里），敵勢環攻，諸軍皆潰，諸大臣扈蹕者皆死，王振、亦被殺；也先、遂擁帝北去。英宗北狩，太后召首肯入集闕下，命以于謙、爲兵部尙書，以兵部尙書羅通、給事中孫祥，並爲副都御史，分守居庸紫荆等關，以薛瑄、爲大理寺丞，分守龍門，命侍講徐瑾、楊鼎、檢討王詢等

行監察御史事；分鎮河南山東處要地，撫安軍民，令各處招募民壯訓練。時也先、以奉上皇還京爲名，與可汗脫脫不花、寇襲荆關，太監金英、右參議、問計，瑄曰：「驗之星象，天命已去，請幸南京。」英、斥之；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寢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也。程安言，當斬。」太監金、宣言于衆曰：「死則君臣同死，有以邇都爲督者，上命必誅之。」乃出榜告諭，固守之議始決。也先、長驅至京師，于謙督諸軍，背城而陣，率先士卒，躬擐甲冑，出營德勝門以示必死，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百倍，遂督諸將邀擊，敗之；總兵郭登、守大同，楊洪、守宣府，副都御史羅通、守居庸關，屢破衛拉特偏師，京師特爲肩背；謙、又修沿邊關隘，自遼、薊、至甘肅，中間堡寨，令嚴守，寇至輒敗去。叛閩喜峯，爲也先、謀主，亦爲獨石參將所擒殺；也先、失聞諜，氣大沮，景帝景泰元年，遂請和。

(六) 倭寇之侵畧

元朝之間，倭寇始起，寇掠高麗及中國沿海，連年不絕。明太祖時，倭寇出沒海島中，數掠蘇州、崇明、殺略居民，劫奪貨財，明太祖遣使詰責，告以欲派兵往征，日本王良懷、上表略首：「臣聞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精銳之師，來

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自古講和爲上，罷戰爲強，特遣使臣，敬叩丹陛。」然倭寇之所謂講和爲上，非真有意以講和也。洪武六年，德慶侯廖永忠上言：『今北邊遺孽，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寇，負禽獸之性，時出剽掠，擾瀕海之民，陛下命造海舟，翦捕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也；然臣竊觀倭獫狁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略，來若奔狼，去若驚鳥，臣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櫓快船，令將領之，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倭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爲內寇，不可得也。』上從之。（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五又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十）。七年、倭寇膠海，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入船，俘送京師。十四年，（西紀元一三八一年），日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上却其貢，仍命以奪責之。（國朝典彙卷一百六十九）。十七年，倭頻寇浙東，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海上，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五十九城，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爲名。二十年，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福興、漳泉、四郡，視要害，築海上十六城，籍民爲兵，以防倭寇，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分隸諸衛。二十二年，倭寇寧海，尋犯廣東。二十七年，倭寇浙東，命都督楊文、劉德、高嵩、巡視兩浙，復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往浙訓練海上軍士，同楊文等防倭，繼命吳傑、同永定侯張全、往廣東，訓練海上軍士防倭。三十一年，倭寇山東

浙東。

成祖永樂元年，日本王源道義、遣使入貢。四年，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於沙門，追擊至朝鮮境上，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九年，命豐城侯李彬、平江伯陳瑄等，率浙江福建舟師，剿捕海寇。十四年，敕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及緣海衛所備倭寇，相機剿捕；命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萬人，於山東沿海巡捕倭寇，倭舟三十二艘，泊靖海衛楊村島，命福等，合山東都司兵，擊之。十五年，倭寇浙江、松門、金鄉、平陽。十七年，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大破倭寇於望海渦，爲明初剿倭之大捷。

世宗嘉靖二年，日本諸道爭貢，大掠寧波，沿海諸郡邑。二十五年，倭寇寧波、台州，攻掠諸郡邑無算，官民解舍焚燬至數百千區。三十一年，倭寇犯台州，破黃巖，大掠象山、定海諸邑。三十三年，倭自太倉潰圍出，乃掠民舟入海，趨江北，大掠通州、如皋、海門、諸州縣，復焚掠鹽場，有漂入青徐界者，山東大震。上以盧鏗、爲參將，而以俞大猷、爲浙直總兵，以兵部尚書張經、總督浙、福、南幾軍務；倭寇自海鹽、趨嘉興，盧鏗、禦之，稍却，復戰於孟宗偃，伏發，殺官軍四百餘人，溺死無算，都司周應禎等死之；賊分兵四掠，攻嘉興府城，副使陳宗夔，帥兵禦卻之，焚其舟，賊遁入乍浦，與長沙灣寇合，犯海寧諸縣，至崇明、夜襲破其城，知縣唐一岑、死之；倭自崇明、進薄蘇州，至嘉善，轉掠松江出海。

、俞大猷、擊破之於吳松所。三十四年，柘林倭奪舟犯乍浦、海寧，攻陷崇德，轉掠諸鎮，杭城數十里外，流血成川。明朱士選、全城志謂：「遇之，男子膏白刃，婦女屣淫污，慄慄條忽，柴股千里。」（明鄭茂靖海紀略附）。噫！自古如斯，於今爲烈，可勝慨哉！

是時賊又犯吳淞江採陶港，僉事任環、與戰，斬首三百餘級。（利病書卷九十）。應天巡撫周疏言：「禦倭有十難：去來飄忽，難測；海涯蔓衍，難守；水陸勾錯，難戰；鬼蜮變詐，難知；營窟堅久，難備；居民柔脆，難使；土地溷鹵，難城；主客兵力，難恃；蜀糧匱乏難措；將領驕懦，難任。其三策謂：據海上陳前、馬迹、諸島，扼倭夷出沒之路，置福船二百，倉山船三百，與兩浙兵船會哨於諸島之間，來則擊之，去則擄之，制人而不制於人，進也；以捷船五百，迭哨於蘇州海口，選士兵萬餘，列戍於松江之護塘，俟賊登岸而掩擊之，中也；集松江輕舸五六百，遊哨於黃埔、吳淞、太湖、小漕之間，使賊不敢深入，舟不敢橫行，下也。」而工部侍郎趙次華、又疏陳備倭七事：「一祀海神；一降德音；一增水軍；一差田賦；一募餘力；一遣視師；一察賊情。次華之備倭，其增水軍，宜也，而祀海神，則怪誕矣。三十五年，倭薄溫州，同知黃劍、馳檄出迎擊，被執，倭欲還之，索千金爲贖，劍、罵之不置，倭怒，殺之。江北倭流劫至甌山、山北等港，無爲州同知春恩、率舟師迎戰，敗之，恩、次子嵩，驍勇善射，獨前追賊至安港，恩等從之，伏發，恩及其家丁錢鳳等二

十一人力戰，皆死之，賊遂乘勝至金山，殺鎮江千戶沈宗玉，王世良於江中。（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五）。倭率衆數千，自乍浦入，欲犯杭州，游擊將軍宗禮、帥兵九百禦之，三戰三捷，賊首徐海等，皆辟易，稱爲神兵，禮、驍勇敢戰，所部箭手三千人，皆壯士，後雖敗，然徐海等亦就擒。（平倭通錄及明大政纂要卷五十七）。朝廷以趙文華、提督浙、直、軍務，合各地兵共二十萬，再視師江南，總督胡宗憲，巡撫阮鶚，咸駐節嘉興，軍聲大振。是時江北倭再犯丹陽，及掠瓜州，吳百朋、以御史按江北，會倭犯揚州，百朋、聞報，疾馳至揚州，急趣士卒，乘城固守，賊不敢近。（吳重翰著明代倭寇犯華史略，引明史日本傳及揚州府志卷六十九）。三十六年，（西紀元一五五七），江南倭略平，而江北倭又起，倭船七艘，復犯如皋，窺泰州，轉掠揚州、高郵、寶應，突趨淮安，縱火焚掠，官兵禦之，皆潰；後白鹽城至廟灣，入海遁去。三十八年，倭寇自象山、何家壩、金井等處，焚舟登岸。江北倭趨通州，總兵鄧成、禦之，不利；指揮張客、被殺，倭進據白浦鎮，兵備副使劉景韶、以遊擊邱陞、擊白浦倭於丁堰、如皋、海門，三戰三捷；賊謀犯揚州、景韶，復督陞等以火攻其老營，擊敗之，賊逸入潘家莊，盡銳攻之；初、賊自南沙登岸，犯通州，至是剿緝。自嘉靖三十三年，至三十八年，五六年間，江浙橫罹倭禍，未有甚於是時者。

倭寇自明初沿海騷擾，閩、粵、亦罹其毒，俞大猷、戚繼光，在江浙平定倭亂之後，又

移師南援。明太祖洪武四年，海賊鍾離全、勾引倭賊寇海晏、下川等處，廣州左衛簽事楊景、追捕至陽江平之。五年，倭寇海上福建諸郡。十九年，倭寇儋州、新英、洋浦諸港。二十年，倭寇海口所，指揮花茂、請設城防守，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福、興、漳、泉、四郡，視要害，築海上十六城，以防倭寇。二十二年，命湯和、視閩粵，築城增兵。置福建沿海指揮。二十四年，倭寇雷州，百戶李玉，鎮撫陶鼎，戰死。

成祖永樂四年，命豐城侯李彬等，沿海捕倭。八年，倭寇福州。九年，倭攻陷昌化，殺千戶王偉，軍士死者甚衆。十九年，李珪、與倭賊戰於湖靖海，敗之。宣宗宣德八年，倭寇儋州、昌化，指揮高昇、督官軍金凱等守禦。九年，倭竄清瀾所，千戶陳忠等死之。憲宗成化元年，倭寇澄邁，焚掠縣城。六年，倭寇新安、東莞，千戶袁光、追捕，死之。正德十二年，倭寇澄邁、臨高，指揮徐爵、督軍，追至白浦洋，大戰，賊敗，溺死。

明初，閩粵倭患，僅爲小股騷擾。然自嘉靖中葉以後，其禍遂烈。嘉靖三十年，（西紀元一五五一年），海寇何亞八、率夷人寇東莞，千戶萬里、遇賊戰死。後指揮使李茂材、率兵勦之。三十五年，倭自福清、海口，入寇泉州，衛指揮董乾震、引兵迎戰，死之。倭復陷崇武，入永春、安溪、又自漳浦、登岸，焚掠各地。三十七年，倭自潮州之鮑浦、攻蓬州，千戶所僉事萬仲、分部水陸兵馬攻之，臨敵哨兵皆潰，帥哨千戶魏岳、高洪俱死。倭攻福清

、執知縣葉宗文，劫庫獄，殺虜男婦千餘，縱火焚解會，舉人陳見、率家僮禦賊，不克，與訓導鄔中涵同被執，罵賊而死。倭寇分犯同安、長樂、漳、泉、諸地，攻福清、南安、二縣，破之。上命巡撫王詢、集兵追勦，殲於海口，在漳、泉者，亦受創遁去。（見平倭通錄）倭突患饒平、黃岡鎮，都御史王勣、臨潮調兵，副使林焚舉、僉事經彥案、知府李春芳、參將鍾坤秀，分路出師，大敗之。三十八年，倭寇自潮來屯治西潭屯，燒燬民房，擄掠男女，殺人無數，繼攻福州城，糧旬不克，乃移攻福安、破之，復從海口、焚舟登岸，直薄朝陽，爲鄉兵所劫，不得逞。三十九年，倭寇六千餘人，游劫潮州等處。四十年，倭寇饒平、大埕所，突至漳浦縣，後總兵俞大猷、督師勦捕，副千戶許翰章、斬其總兵等，賊鋒震懼。四十一年，泉州指揮歐陽深、率兵擊倭，破之。倭陷福建永寧衛，大掠數日而去，復攻永寧城、破之，大殺城中軍民，焚燬幾盡。四十二年，倭犯福建，其自浙之温州來者，合福州、連江諸邑，攻陷壽寧、政和、寧德等縣；自廣東南島來者，合福清、長樂、諸倭攻陷元鍾所，蔓延及於龍巖、松溪、大田、古田之境。初浙江參將戚繼光、連破賊於林墩等處，聞之宿寇盡平，繼光、遼浙，而新倭大大至，攻陷興化城、劉顯、赴援，以兵少，不敢戰，被勅戴罪。倭屯平海衛，副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與劉顯、俞大猷，合擊於平海衛，大破殲之，斬首二千二百級，墮崖溺水死者無算，福州以南，諸倭悉平，四十三年，舊倭萬餘攻仙

遊，戚繼光、引兵馳赴之，大戰城下，賊敗趨同安，繼光、揮兵追之，餘衆奔漳浦，繼光、督兵擒斬略盡，閩寇悉平；其逸出至廣東潮州者，俞大猷、又截殺之，幾無遺類。（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五）。明代倭侵中國，二十餘年，攻城掠邑，殺害軍民，不可勝紀，賴戚繼光、俞大猷、譚綸等，連敗倭寇，邊境復安，海上寧靖。距今將四百年，而倭患又至，干城之選，待之何人，此不能不開鼓篳而思將士矣。夫倭寇之併吞中國，不自今日始也，彼豐臣秀吉致朝鮮國王書有言：『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滿百歲，安能鬱鬱久在此乎？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是秀吉宿志也』。見賴襄日本外交史十六卷豐臣氏中二頁）。豐臣秀吉宿志之未償者，是否償之於今日？此則有待於舉國人士之劍及屨及以奮起抗敵者也。

(七) 明代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元初起兵進侵中國，諸將多掠人爲奴，統治中國以後，逋賦不蠲，征歛愈急，內通貨賄，外示刑威，加以土木營繕，窮極奢侈，饑饉荐臻，盜賊猝發，漢族之解放運動，有所資以爲號召；而民族觀念之植基，亦爲起義之標幟，當斯時也，韓山童之紅巾首難，劉福通之擁衆據朱泉，徐壽輝之起蕪黃，布王三、孟海馬之起湘漢，芝蔴李之起豐沛，郭子興之起定遠，張士誠之起泰州，朱元璋之取采石，佔太平，進集慶至江寧鎮，彼傳檄中原之文告有曰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藩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功欲遺兵北逐羣孽，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其民族意識之熱烈，所以成功者一也。明代對外戰爭，除蒙古之南侵，安南之叛服，緬甸之用兵，掩奪之亂，衛拉特也先之侵寇以外，最重要者為華黎寇侵略。明代倭寇之侵略中國，以蘇浙受害爲甚，前後七八載，所擄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萬，官軍喪民斃及俘死者不下十餘萬。（明史紀事本末沿海倭亂）可謂有一時之成功。原因有三：（一）由於政治黑暗野心所鼓動。平秀吉，有攻韓及明之策，所謂：「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教於億萬斯年」，是也。（二）由於漢奸所煽動。倭寇之亂，先有閩人林汝美、李七、許二、誘倭劫海上；繼有汪直、葉碧川、王清溪、謝和等，據五島，煽諸倭入寇；又有徐海、陳東、等偕倭入柘林、乍浦等處劫掠，內地亡命者附之，爲之嚮導；倭恃奸人爲耳目，奸人以倭爲爪牙。（趙翼廿二史劄記海外諸番多內地人爲通事）。然倭寇終歸殲滅者，由於有名將爲軍民抗戰之領導也。俞大猷、剿倭數十年，一生戎馬，南北奔馳，幾無已時，明史謂：「大猷、爲將廉，馭下有恩，數建大功，威名振南服」洵哉。又戚繼光、忠於家國，荷戈馬上，驅馳戰地，爲將精於訓練，臨事則靈發電舉，當世稱之。（有練兵實紀九卷）民族英雄，千秋景仰，有以夫。

第十五章 清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

滿清盜竊中國，垂三百年，當其盛時，武功震灼宇內，然此盛績，非中國民族本身之榮譽，蓋漢族之被滿清征服，已爲亡國之民，其足以爲止乘之光者，卽民族之復興運動，而反抗滿清統治，與帝國主義威脅之偉業也。茲分別簡述如下：

(一) 滿清之長驅入關

滿清之祖曰：布庫里，姓愛新覺羅氏，居長白山之東，鄂謨輝之野，號曰滿洲，數傳而至撥察，又三傳至景祖，居赫圖阿拉地，卽明建州右衛也；兄弟六人，築城分居，號寧古塔貝勒，再傳至聰睿貝勒，是爲清太祖。（屯廬主人輯五十年中外交涉史卷七十六）。當清太祖陷撫順，破清河堡，明朝令楊鎬爲經略，統兵二十萬，分四路禦之，不克，兵士死之八九，清兵乘機陷開原鐵嶺，明之南北關盡失，以湖北省人熊定弼、熱邊事，（曹松葉編中國人民史），起爲經略，守備以固，不料嘉宗卽位，以袁應泰代廷弼、爲經略，昧於兵事，卒以此致敗；清兵乘機攻陷遼陽、瀋陽、及遼東七十餘城，嘉宗先後用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統兵經略；惟當時不知兵事之文官，均加以不負責任之批評，以致三人先後受罪，

予滿清以進取之機。崇禎十四年，清兵大舉攻錦州，薊遼總督洪承疇、統十三萬兵，救之，被敗於松山，及承疇、被擒，錦州、失陷，關外重鎮，祇有寧遠，倘能固守山海關，亦足以防禦；不料吳三桂、投降清朝，引狼入室，自殘同種，其罪尤不可道。（拙著中國近代政治史一九頁）。

先是萬曆四十六年，清太祖努爾哈赤，統部騎兵二萬侵明，分兩路進，馳趨撫順，以書致明游擊李永芳、勸之降，永芳、乃薙髮降，授爲總兵，統轄降衆，於是撫順、東州、瑪哈丹三城，及堡寨五百餘皆下，明廣寧總兵張承蔭、遼陽副將顏相廷、海州參將蒲世芳、聞警率兵追；努兒哈赤、乘勢縱擊，明兵不支，承蔭等，皆戰死。明特和廢將李如柏，使統遼東之兵，以兵部侍郎楊靖、任遼東經略，集兵瀋陽，大舉攻建州，分四路出師，以主力之軍，集中撫順，左翼中路軍杜松、出撫順關，特大營於薩爾滸，努兒哈赤、自將六旗兵四萬五千人，攻薩爾滸本營，明兵遂敗，左翼北路軍馬林，據險抵禦，清兵乘勝突攻，明兵盡覆。努兒哈赤、已敗西北二路之明軍，乃得一意以對付南路，五日之間，南路全軍皆敗，明清之興亡，此最大關鍵也。馬林、自敗後，仍保開原，努兒哈赤、率兵四萬征之，設梯進攻，而以偏師掩擊之，繼統兵圍鐵嶺城，明將噶成名、史鳳鳴、李克泰、皆戰死，明廷爲之震動。

楊鶴既敗，明廷詔逮下獄，以熊廷弼、代爲遼東經略，廷弼甫出山海關，而鐵嶺復失，瀋陽及諸城堡之軍，均驚逃，廷弼、乃斬三逃將，以明軍紀，簡士馬，肅軍令，集兵十八萬，分布要口，雄奴深畏廷弼，停戰不攻者歲餘。會熹宗新立，朝臣忌廷弼者，交章劾其不職，廷弼、乃乞罷而以袁應泰、代爲遼東經略；應泰、吏事敏練，然非將才也。奴兒哈赤、統軍攻瀋陽，明兵力屈而服。瀋陽拔後，遂乘勝長驅以取遼陽，應泰、至城東北鐵遠樓督戰，見城破，遂舉火焚樓而死。巡按使張銓、被執，衆勸之降，且以高爵相許，銓曰：「我受朝廷深恩厚祿，若降順苟活，是遺臭後世也；汝國雖欲生我，在我僕知一死而已。」卒不屈，自縊；居民皆迎降，於是河東之沙河堡等五十寨，全州等大小七十餘城，皆下，而遼河以東，無完土矣。遂瀋陽失，明廷大震，復詔起廷弼，擢王化貞爲廣寧巡撫，厚募部騎，制敵全力，於天津登、萊、各治舟師，增設登、萊、巡撫，如天津制，而經略駐山海關，居中節制，名曰三方布置策，即以廣寧巡撫，統率陸軍，天津、登萊巡撫，統率海軍，化貞、乃部置諸將，沿遼河設六營，分戍西平、鎮武、柳河、盤山、諸要害，然化貞、與廷弼、二人，窺見相左，議多不合，熹宗、令羣臣議兩人去留，而努兒哈赤、已統兵渡河矣。

天啓二年，努兒哈赤、率兵渡遼河，明防河兵遁走，乃繼繼一掃，兵萬人，化貞、用遊擊孫傳勳、謀，盡發廣寧兵舟之，使僧祖太壽、會別軍往擒，得功，以廣寧、迎降，努兒哈

赤、整軍入城，時化貞已走二日矣，其城堡望風降四十餘，大貝勒代善、四貝勒皇太極、復奉命攻克義州，殺守卒三千，明廷速化貞，彙罷廷弼、聽勸、廷弼、棄市，化貞、以輕罪未減。廣寧、師潰，明以王在晉、繼爲遼東經略，與劄督王象乾，議籌邊，在晉、議專守山海關，棄關外，不主張輕進圖功，殊不合攻守之見，故不免於罷去。大學士孫承宗，依袁崇煥，守寧遠之議，卽傾力布置。天啓五年，承宗、復命諸將分戍錦州，大小凌河諸要害，極力建置，敵按兵不攻者四載。承宗、功既高，內爲魏忠賢、黨所忌，相排擠，覓去之，代以高第，第、素怯，盡撤錦州等地要害，努兒哈赤、遂乘隙攻關。

寧遠之圍，經略高第、總兵楊麒、擁兵不救，明廷聞之，削第、麒、職，以王之臣、趙率教、代之，而擢崇煥、巡撫寧遠。時滿清皇太極、方用兵於朝鮮，欲藉和議以羈縻中國，致書崇煥、求和；然以征朝鮮之師，所至克捷，形勢一變，和議遂以破裂。滿清已下朝鮮，謀大學以攻明，皇太極、親率諸軍，直趨大凌河，守城兵遁，繼攻錦州不克，乃移兵薄寧遠，野戰不克，復回攻錦州，無功而還。

皇太極、以遼西石備，乃議取道蒙古，拊直隸之背，遂率軍向明境進發，命濟爾哈朗、岳託、阿巴泰、阿濟格等，率師進發，薄遵化，明總兵趙率教、以兵四千來援，掩擊敗之，率教、爲阿濟格所殺，巡撫王元雅、憑城固守，滿軍克其城，元雅、自經死，不願降，其志

亦是昭示千古。明帝命薊遼總督劉策、控石門，防清軍西軼，而清軍已趨薊州，遂越三河，略順義，至通州，渡河，進軍鞍馬廠，距燕約二十里，營於燕京城北土城關之東。明總兵滿桂、侯世祿等，與清軍相拒，清軍移屯南苑，會袁崇煥、與錦州總兵祖大壽等，自山海關兼程入援，督諸路勤王軍，營廣渠門外，袁崇煥、馳薊州，與敵相持於馬昇橋，清軍不意袁師驟至，乃宵遁，疾趨而西，直犯京師；崇煥、轉戰廣渠門外，卻敵千餘里，追至北運河；袁太極、知崇煥、不去，則明事未可圖也，遂設反間，以密計授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使坐窺所獲明太監三人，故作耳語以疑之，楊太監以所聞之首，告明帝。加以燕京遭兵，鄰人謂崇煥、縱賊，怨謗紛起，朝士亦以其前坐和議，譏其引敵脅和、將爲城下之盟，明帝卽召崇煥、入城，下之獄，繫崇煥於市，寤其象。梁啓超、爲袁督師傳曰：「使督師以前而有督師其人者，則滿洲軍將不能越遼河一步；使督師之後而有督師其人者，則滿洲軍不能越榆關一步；故督師一日不去，則滿洲萬不能得志於中國，清軍之處心積慮以謀督師宜也。而獨乎勝之朝廷，自壞長城，爲敵復仇，以快羣小一日之意見，而與之俱盡，古今冤獄雖多，語其關係之重大，殆未有袁督師若者也。」崇煥之死，冤矣。

崇煥既死，明廷特設文武兩總督，以尙青葉廷傑、及滿桂、爲之，屯西直、安定二門，而命大學士孫承宗、移鎮山海關，皇太極、率軍趨良鄉，克之，復分兵屠固安，清軍自良鄉

、回軍，至蘆溝橋，破副總兵申甫軍營，進次永定門，滿桂、孫祖壽、皆戰死，黑雲龍、麻登雲、被擒，京師大震。乃移軍越通州而東，掠薊州，降沙河，駐軍灤河，進薄永平，明山西總兵馬世階，統諸路援師臨其後，而孫承宗、祖大壽等，守山海關，東西相應援。清軍敗退，於是關內四城皆復。孫承宗、既復關內四城，更理關外舊疆，議並力先築大凌河城，而巡撫邱禾嘉、違其節制，遂同右屯並築，崇禎四年，清軍來攻，分軍截錦州之援，邱禾嘉、及總兵吳襄、宋偉等步騎四萬赴援，宋偉等殊死戰，力盡引退，爲伏兵所截，士卒死無算，宋偉、清軍毀大凌河城，班師而還。繼而皇太極，移軍征察哈爾部，出入長城諸口，往來直隸、山西間，勢力且及於黃河沿岸，命武毅郡王阿濟格、饒餘貝勒阿巴泰等，分道入邊，會於延慶州，遂直入長城，過保定，至安州，克十二城，俘獲人口牲畜十八萬，明督師兵部尙書張鳳翼，宣大總督梁廷棟，皆按兵不敢戰，日服大黃藥求死。清兵從建昌、冷口關而出，明守將崔秉德請以兵扼其歸路，總監高起潛、不敢進，皇太極、命睿親王多爾袞、率右翼兵，從中後所入，豫親王多鐸、率左翼兵，由錦州入，師至錦州駐營，城內有道人崔應時，詭言明國當滅，清國當興，宜速進兵，攻取山海關，遣胡有升，持書獻多鐸軍前，約爲內應，多鐸許之，定計進攻，爲城中所覺，執應時、置獄中，有升、率同謀數人歸降，多爾袞等，乃班師。

清軍多爾袞、統左右翼軍，由北邊過燕京，至涿州，分兵八道，一沿山下，一沿運河，一由灤水攻易州，一由新城攻雄縣，一由定興攻安肅，盧象昇、聞之，進據保定，會諸將分道出禦，大戰慶都，互殺傷，而一時列城，多望風失守；象昇、僅殘卒五千，遇清兵於嵩水，麾兵力戰，殲盡矢窮，身中四矢三刃，手格殺數十人，乃死，一軍盡亡，若象昇者，誠人傑哉。（蕭一山著清代通史卷上）。

象昇、既敗死，清兵蹂躪真定、廣平、順德、大名、破城四十八，遂自東昌、渡運河，直趨濟南，濟南無備，布政使張秉文、與諸軍議守，告急於朝，援兵不至，城遂陷，秉文、仍巷戰，被箭身死，是役克城五十，降城八，俘人口四十六萬有奇，白金百餘萬。清軍連年入塞，所破州縣，皆不能守，因山海關軍兵阻隔東西通路之故，皇太極、乃命親王大臣，更番出師，分擾杏、松、寧、錦、間、阿濟格、多鐸、敗杏山、松山之援兵，皇太極、更命恭順王孔有德、智順王尚可喜，助攻錦州，明總兵洪承疇、率兵六萬來援，屯於松山北岡，爲清軍所敗。

松山、被圍，餉援俱絕，明侍郎沈廷揚，由天津海運糧餉濟師，遷延數月，松山副將夏承憲，遣人密約爲內應，城遂拔，清軍入城，生擒洪承疇、祖大樂等，送盛京，邱民仰、曹

變較、王廷臣等戰，縱祖大樂、遼錦州、錦州、被圍一載，開松山失，亦降，旋克塔山、杏山、明廷大震，明帝遣官議和，皇太極（清太宗）不報，和議遂絕。明自流寇床起以前，論者謂：『可議守而必責其戰；流寇大熾以後，並守亦不能。』烏知大敵當前，可戰而不戰，則守亦不可能矣。清漢軍副都統祖可法言：『講和之事利於明，而不利於清，使明得陰修戰備，而清國反習逸忘勞；但斷其通津餉運西山煤路，則燕都立困；先取山海關，則關外諸城，唾手可得，此攻心扼吭之法也。』漢奸之言，亦破巢毀卵之計也。

崇禎十五年十月，清復命貝勒阿巴泰等侵明，左翼軍自界山，殺邊牆入；右翼自雁門關黃崖口入；會於薊州，直抵山東兗州，克府三、州十八，縣六十七，俘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口。（五十年交涉史卷七十六）。魯王以派、自殺，樂陵、陽信、平原、安丘等諸郡王，皆死。其親投降獻媚之奸人，有雲泥之隔矣。

崇禎十六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極死，十七年，清世祖順治元年四月，清命攝政睿親王，爲奉命大將軍，收明山海關外地，並經略中原。初吳三桂、之爲寧遠總兵，皇太極、令其舅祖大壽、勸之降，三桂、不從，及其統師入援，開賊掠圍圍，乃疾歸山海關，李自成、發兵追之，越灤州而東，三桂、殲軍，破其衆，自成、乃親將部衆十餘萬，夾擊之，三桂、遂乞師於清攝政王多爾袞。多爾袞得三桂、乞師之書，遂星夜進發，至關，三桂、開門出迎，多

爾袞、聯軍掃蕩李自成軍，遂進據北京，明文武官員出迎五里外，多爾袞、進陽門，老幼焚香跪迎，多爾袞、入宮，陞武英殿受賀。北京既定，遂分遣都統覺羅巴哈納、石廷柱、葉臣、及侍郎王鼐永等，招撫山東、山西、河南。自李自成敗竄，中國西北境，雖隸清版圖，而張獻忠、據四川專事屠戮。順治三年，詔以川陝軍務任肅清王豪格、及平西王吳三桂、而以閩浙事屬諸貝勒博洛、分道大舉。豪格、至西安，分兵定郿、慶陽、延安、諸城，進軍漢中，破明遺臣賀珍等於鷄頭關，並分軍入四川，時獻忠、謀窺西安，清軍與獻忠遇，射殺之。福王由崧、思宗之從兒、劉良佐，擁兵迎福王於江北，兵部尙書史可法、卒定議，由崧、上監國之位，繼卽帝位，號弘光，召史可法、高弘圖、入開辦事，加馬士英、東閣大學士，仍督師鳳陽，士英怒，陰使劉澤清、疏史可法，督師淮陽，可法出，士英遂入關，權奸內恣，秕政交作，諸將外閥，而偏安之局，不可保矣。

可法、督師江北，進次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爲經略中原根本。順治元年十一月，清軍既定山東，進窺海州，遂入宿遷，可法、令劉肇基、李棲鳳、抗之，未幾復圍邳州，肇基往援，相持半月而解。清軍分軍拔贛榆、豐沛皆降，高傑、至徐州，清軍勸降不從，力備守禦，又聯絡河南總兵許定國、以首定中原。順治二年三月，清軍多鐸、之師，自陝而東，會於歸德，所過三十縣，皆望風迎降。清兵分二道並進，一出淮南，一出淮北，如入無人之境。

，出淮北者，爲都統準塔、山東之兵，旋敗明兵於沛縣，遂下徐州；繼敗高雅，軍於宿遷，師次清河，劉澤清、率兵四萬，船千艘，以拒之；爲清軍所敗，被殲。出淮南者，卽多鐸、之師，由歸德、趨泗州，及盱眙、已降，可法、奔還揚州死守；噶擊清兵，傷數千，多鐸、督勁兵猛攻，城陷，可法、被執，多鐸、勸之降，可法曰：『城亡與亡，我意已決，卽劈割萬段，甘之如飴。』又曰：『頭可斷，身不可屈。』遂死，劉肇基率所部巷戰，力不支，亦死。揚州居民之被清軍屠戮者，據焚戶部所載，有八十餘萬之多，亦酷矣。

揚州既下，清軍乘勝而南，抵江潯，明侍郎楊文驄，總兵鄭鴻逵，合兵守京口，與清兵對岸相持，會夜霧，清兵乘之濟，襲據北固山，及迫岸，明兵倉皇列陣甘露寺，清以鐵騎蹙之，悉奔。敗報至，由崧、率宦官宮妾，跨馬出通濟門，走蕪湖；後總兵田雄擁由崧、降清，江左偏安之局，至此遂終。清軍既定南京，令博洛、進攻浙江，至蘇州留兵守之，並分兵下松江、太倉等處，清兵營於江岸，時潞王常潁、流寓於此，諸臣聞福王被執，請其監國，不受，乃從巡撫張秉貞、及陳洪範等計，率衆迎降。清軍之陷金陵，下淮安，不過數萬，後收明降卒合之，約十餘萬，半屯江寧，經略洪承疇，及駐防侍郎巴山，將之，半屯杭州，貝勒博洛等將之，分兵掠松江、嘉定、江陰；守江陰者爲閻應元，清令黃蜚、吳志葵、說之降，不應，清兵攻入，應元、坐東城敵樓，索筆題門曰：『八十日帶髮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

物；十萬人同心殺賊，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題訖，格鬥殺敵，乃死。清軍連屠江陰三日不止，死者城內約九萬七千餘，城外越七萬五千以上，屠戮之慘可見。

江陰破後，舟山失陷，湘、贛、歸附；贛州之守，兩廣雲貴援軍，皆不戰而潰，及城破屠戮者，亦數十萬人，於是顧建、江西、次第平定。初自竊玉南渡，而黃河流域失；自南都瓦解，而長江流域復失；及魯王唐王敗後，東海沿岸亦失；至桂王被困於滇緬爲三桂漢奸統殺，而有明天下，盡入清之版圖。有明之傾覆，有良將而不能任用，有降將之棄節事仇，而流寇之蜂起，權奸之謀國，黨禍之傾軋，亦爲厲階也。

(二) 民兵之反抗

滿清之入寇中國，誅鋤之亟，斧鉞之加，文網之密，統治之嚴，志士之無力反抗者，或逃隱於山林，或憤激而自殺，其軍人之投降辱罵者，不足論矣；其前仆後繼，抗節效忠之師，已足昭示千古，除此之多，民衆之不堪壓迫者，亦舉戈而起，此不可以不論也。當南北大定之日，滿清乃下薙髮令，曰：自今而告之後，東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都文所到之日，亦限旬日；盡使薙髮，違依者爲亂國之民，遲疑者擱違命之寇，必置重罪。若巧詞爭辯，決不輕貸，該地方文武各官，嚴行察驗，若復爲此事瀆進奏章，致使已定地方之

人民，仍存明制，不隨本朝之制度者。殺無赦。」馬爾地呢（Martin Martini）韓韞戰爭記載：「強制漢人辮髮，於是兵士市民，皆起而執武器，以相反抗，其關切較勝於爲國家，爲皇室。保護『己毛髮，竟捨身命，以抗敵軍』。胡蘊玉、髮史序云：『雍髮令下，吾民族之不忍受辱而死者，不知凡幾；幸而不死，則埋居土室，或遁跡深山；甚且削髮披緇，其百折不回之氣，腕可折，頭可斷，肉可糜，身可碎，白刃可蹈，鼎鑊可赴，而此星星之髮，必不可雍，其意豈在一髮哉！蓋不忍視上國之衣冠，淪於夷狄耳。』雍髮令既下，蘇州巡撫王國寶，松江提督吳兆勝，吳淞總兵李成棟，皆以降將肆虐，士民苦之，於是江南各地，民兵四起，或通表唐王，或受魯王節制，然大抵起於倉卒，未經訓練，或苦於餉械不足，旋踵即敗，事雖不成，其義有足多者；其各郡之起兵，如陳子龍、沈猶龍等之於松江，吳易、孫兆奎等之於吳江，侯峒曾、黃淳耀等之於嘉定，閔應元、陳明遇等之於江陰，荆本徹、沈廷揚等之於新城，嚴式、項志寧、之於常熟，王澐、蔡仲昭之於太倉，陸世鎰、任源遂、之於太湖，溫璜、吳應箕、之於徽州，邱祖德、錢龍文、之於寧國，孫嘉績、熊汝霖、之於餘姚，劉士楨、劉樺升、之於泰和，劉遵謙、丁穎、之於會稽，皆感於故國之淪亡，激發民衆以抗清兵者也。

(二) 鄭成功之謀光復

鄭成功、爲芝龍之子，唐王立閩中，芝龍、使之入朝，唐王器重之，因賜姓名朱成功，俾統禁旅。及清兵入閩，唐王敗沒，芝龍、爲清將誘降，成功、哭諫不從，清兵擁芝龍、北去，令作書召成功，成功不從。清兵至安海，大肆淫掠，成功、母，亦被淫，自縊死，成功、大憤，偕陳輝、張進、洪旭等九十餘人，乘艦入海，收兵南澳，得數千人；順治四年，成功、泊鼓浪嶼，設高皇帝神位，定盟恢復。七月，攻海澄，不克；八月與鄭鴻逵，合軍攻泉州，敗清提督趙國佐、於桃花山，遂圍泉州。五年三月，復攻泉州，九月，清總督陳錦、率部援之，成功、乃退。七年，潮人黃海如、陳斌導成功、入潮州，敗清兵於潮陽、師還，遂入兩島。七年十一月，清兵克廣州，明總督杜永和、奔瓊州，成功、謀往援之。八年十一月，敗清提督楊名高、於平營鎮，繼攻漳浦、海澄、長泰；攻漳州時，城危急，總督陳錦、赴援，戰不利，退屯同安。十年，清都統金礦，率軍圍海澄，城將陷，下令兵督藍巨斧以待，清軍登城，衆斧迎斫，清兵解圍去。清廷下令招撫，欲封成功、爲海澄公，遣芝龍、少子世忠、持芝龍書，招之，成功、不受，復遣滿員入海招之，仍不從。十二月，清兵攻漳州，守將劉國軒、降，十邑皆下，遂略泉州。清廷再三遣使勸成降，不從，清使返京呈述後，順治卽將芝龍、削職監禁，並命鄭親王世子濟度，爲定遠大將軍，率兵防圍，濟度、兼程南下，接戰數次，多傷亡，成功、迭獲勝，乃整兵秣馬，銳意興復，並規定兵士五萬習水戰，五萬

習騎射，五萬習步擊，又選精壯萬人，往來策應，正布聲聞，適桂王自海中下詔，封成功，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而張煌言（號蒼水字玄著，鄞縣舉人，潁兵下江南，煌言、迎監國魯王於天台，累督兵部尙書），自金門引兵來會，成功、遂樹旗誣大旗，揚帆連檣，直窺瓜州，進破鎮江，各縣望風迎降，成功、直趨南京，中軍提督甘輝、請分兩隊，一取揚州，一據山東之兵；一據京口，截兩浙漕運；南京可不戰自困。成功、不以爲然，乃決攻取南京，命水軍由鎮江直上，抵南京，先向孝陵前，率將士築壘，又馳檄太湖，令張煌言、率所部，由蕪湖分路徵、寧、各部，自率兵攻南京，兩江總督卞廷佐、以緩兵計誘者，成功、信之，按兵不攻，以致功敗垂成，全軍覆沒。（裴小楚編著，國歷代民族英雄傳三五八頁。）

順治十七年，成功、自江南敗歸，使其子經、留守廈門，而自以艦隊向臺灣。時荷蘭人科愛脫（Koeke），爲臺灣總督，怒島民與成功、相通，下令、捕治，中國移民皆不服，請爲嚮導。十八年，成功、先以百艘泊澎湖，進圍鹿耳門，六月，自安平、附近上陸，斷安平、與赤嵌之交通，赤嵌城先下，科愛脫、知不敵，遂以城降。成功、既有台灣，遂組織政府，練兵與農，定制建校，築館舍以居明宗室遺臣之渡海來歸者；以赤嵌城爲承天府，置天興、萬年二縣，招徠漳、泉、惠、潮、之民，開墾闢土，外則募兵守金門、廈門兩島犄犄角，清廷知成功、終不可致，順治十八年，誅其父芝龍、並鄭氏子弟之在京者，而詔徙沿海三十里。

內之民居於內地，禁漁舟商船出海，以堅壁清野之法，困之。康熙元年，成功卒，時年三十九。夫鄭成功、光復事業雖不成，而其志行，百世行，猶足景仰也。

(四) 漢民族反抗滿清之初期運動

滿清入據中國，籠絡威脅，無所不至，民族反抗運動之醞釀，固為種族觀念之所遺留，民族精神之所表見也。番禺屈大均、撰皇明四朝成仁錄，彙集崇禎、弘光、隆武、永曆四朝死事之臣，為傳百餘，雖死者，未必皆為抗拒清兵，然已可見當時忠義之盛。至於孤臣遺老，於國破家亡之後，遁迹巖穴之間，以寄其胸襟孤憤，或者靜待時機，以圖匡復；則其志行之貞，用心之苦，未遑多讓，明季遺民中，有往來奔走置身於實際行動，刻刻不忘匡復者，如黃梨洲、顧亭林、張蒼水、朱舜水等是也。有以文章氣節為重，講學不輟，著述不廢，以冀後來有繼起之志者，如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顏習齋、孫夏峯、李中孚等是也。有感於禾黍之痛，發為文字以寄胸中之抑鬱者，如莊廷鑑、戴名世、汪景祺、查嗣庭、陸生楠、胡中藻、徐述夔等是也。此外明末寄託民族之意識者，在士大夫階級之間，有復社幾社，以誌亡國之恨；大河以北，有結社之舉動，如山東掖縣貢生趙士誥、倡山左六社，以應復社是也。（見楊宗義雪橋詩話卷一）。浙東、福建、廣東、諸社，均與江南復社，互通聲氣，明末清

初之間；士大夫之具有民族意識者，從結社方面，聯結文友，寄情詩酒，以表鬱鬱不平之氣，（拙著太平天國革命戰史概論八頁），然在下流社會之間，思想簡單，感情衝動，往往表現強烈的民族意識，有領袖爲之引導，遂爲秘密結社，相繼起義之壯舉，朋亡以後，諸遺民因興復而失敗，於是秘密結合，以潛寄排滿復明之宗旨。讀清初之野史稗說，每傳綠林、響馬、山湖嘯聚之徒，義氣激昂，亦可以窺其興復之志；惟年代懸遠，事跡多泯滅無聞，至今可考者，惟三合會、哥老會，二會而已。三合會之發生，有謂始於康熙十年時代者；其首領稱大元帥，或總理，第二頭目稱香主，第三者稱白扇，先生，三哥，第四者，稱先鋒，第五者稱紅棍，此五級爲幹部，普通會員爲草鞋。（蕭一山著清代通史上卷七四二頁）。會規有三十六誓，二十一則，十禁十刑等，而會友中有詐騙，背盟，皆罪大惡極，爲五雷所必誅；此外又有票據，用楓樞之隱語，會外人不能解。是會亦稱三點會，又稱天地會，初在南洋及珠江流域活動，太平天國之起義，及孫總理之革命運動，以此會爲依據也。哥老會之起源，有謂在乾隆年間，當滿清入關，漢族苦其苛虐，遂密謀抗拒。時粵中有某姓者，創立斯會，以復仇除暴爲宗旨；某姓凡兄弟五人，長者稱大爺，以次及於五爺；五爺，兼理庶務，故以爲管事，即今哥老會定例，會務瑣屑，概由五爺採之，仍沿舊制。會中大爺特尊，所部無不奉號令，會中以弟兄義氣，爲不易之箴言。會員有文士，有官吏，有富室，有軍人，而尤以

軍人爲多。全分五級：會中稱曰門。以仁、義、禮、智、信爲別。每門各有沿襲之家法，入門者，得自最卑之分輩，遞升爲最尊之門主。是會在太平天國亡後，其勢太盛，清末幾蔓延於全國。

(五) 平英團之反抗英兵

滿清統治中國，在其盛時，武功震赫，然固非以漢民族爲主體爲立場，不能據以自豪者也。及嘉慶、道光以後，政治日益腐敗，威權日益削弱，招致帝國主義者之侵陵，而漢族遂更受雙重之壓迫矣。鴉片戰爭，爲世界帝國主義者開始向中國進攻之序幕，及戰爭之結果，屈辱掃下之挫，初次和議既定，而將軍奕山等，方以賠償英軍軍費六百萬元之價金，爲廣州住民生命財產之代價，議以四百萬，由滬司運司海關三庫發給，以二百萬由廣東行商分担，七夜搜括，惟恐不及，而英兵則乘其奔逐如逐街，奸淫擄掠，無所不至，於是粵民迸發不平之感。時英兵千餘，方自四方廠台回泥城，三元里粵民，忽樹平英團之旗幟，號召各鄉壯勇，四面邀截，英軍不能突圍而出，死者二百餘，斃其渠帥伯麥月簡畢，獲其兵符黃金劍，雙頭手轍，英陸軍統帥，並馳援，復被重圍，里民之揭竿起者，首有浮鄉，衆至數萬，義律、面遣人突圍出，告急於廣州知府余葆純，葆純、遂馳往解散，使義律、出圍，登舟免，時三

山村民，亦擊殺英兵百餘。佛山義勇三百餘，亦圍攻英兵於龜岡砲台，乘風縱毒煙以誅其目。殲英兵數十，新安縣武舉侯體羣，以火舟三餘，乘夜衝鎗虎門，攻其後，火藥轟發，燬其大兵船六，餘船遁竄，英船退出，有膠淺之失船，鄉民復截而焚之。義律、移文總督，出示曉諭，衆始解散。義律偵知內河有備，竟不敢報復。英軍已受創，遂變計擾沿海，並向北京進兵矣。（武備幹撰鴉片戰爭史凡七頁，王廷蘭與曾望顏論英人犯粵情形書）。予述此短，猶民衆抗戰之先聲也。以爲今日廣州及鄰近各縣淪陷之寫照，不禁感慨系之，後有起者，則一平寇團，亦不容緩矣。

(六) 太平軍之抗清運動

太平天國之倡義抗清，純基於民族觀念，以爲發助者也。觀太平軍發助時，曾頒佈之奉誅妖檄，奉天討胡檄，諭救世人檄，及討清詔書，其義憤忠肝，百世下猶當感奮者也。滿清統治將屆三百年，其政治之腐敗，誅鋤之酷烈，已窮兇極惡，不能忍受者矣！洪秀全、順守內之推心置腹，捷伐之義檄，集楊秀清、韋昌輝、蕭朝貴、石達開、秦日綱、等諸志士，以金田爲起義之大本營。咸豐元年（三月）太平軍東出大黃江，五月，北出武宣、象州，六月，折回桂平、新墟，與清相持。咸豐先後詔委重臣林則徐、李星沅、賽尚阿、爲欽差大臣，調

提督向榮、張必祿、副都統烏蘭泰、馳往會勦，李星沅、督師無功，張必祿亦歿。威豐下詔軍機大臣賽尚阿爲帥，向榮、統師專勦。一八五一年，向軍進攻，將校多死，秀全、分兵四出。賽尚阿、調大軍攻之，亦無功。九月，秀全、往襲永安、陷之，遂立國號爲太平天國，自稱天皇。清軍圍永安，四閱月不下，一八五二年二月，太平軍遂突圍出，北趨陽朔，烏蘭泰、追之，洪大全、被擒，失三百餘人。向榮、度太平軍必趨桂林，疾引所部，間道馳救，烏蘭泰、追太平軍，重傷死。六月，洪秀全等，乘夜解圍北去，陷湘水上流之全州，掠船數百，順河而下，直趨長沙，後改由東岸進攻道州，陷之，移軍下桂陽，郴州諸城。秀全、率師追長沙，三月不下，乃渡湘而西，走寧鄉，破益陽，掠湘陰，渡洞庭，前鋒及岳州，順流而下，逕陷漢陽，力攻武昌，破之。清廷大震，起曾國藩、治團練，駐長沙，秀全、決計東下，借石達開、羅大綱等，取蘄黃，順流取九江、安慶、安徽、又進拔太平、撫湖，長驅至江寧，更遣林鳳祥、羅大綱、李開芳等，取鎮江、揚州，以斷清軍南北之聯絡。洪秀全、既得江寧，欲趨江北，圖汴，定都洛陽，有建寅宜先建國，以端天下趨向。秀全、納之。軍上尊號，改江寧、爲天京。江寧、既定，清軍聞之，急引兵自武昌、追至江寧城外，屯孝陵衛，是爲江南大營。琦善、兵，亦自河南馳抵揚州，屯城外，是爲江北大營。太平軍乃分三路：一路出河南，攻山西，以窺京畿；一路由安徽，以攻江西，爭長江上游。出河南攻山西

之師，由丞相林鳳祥、吉文元、李開芳等統之。兩軍乘間入河南，拔永城、歸德、進圍開封，渡河攻淮慶，扼黃河要害。清廷授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爲欽差大臣，督直隸、山東、山西兵，各路二萬餘人赴援，吉文元、中矢陣歿。林鳳祥、改自山西，入直隸，而李開芳、攻陷深州後，又爲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所敗，走攻天津，又不利，退據靜海，與林鳳祥、分屯獨流、楊柳青等處。咸豐四年春正月，林鳳祥、李開芳等，又合軍屯獨流，爲僧格林沁等所乘，遂走靜海，據阜城。其由安徽攻江西之師，由豫王胡以晃、丞相賴漢英、石祥貞等統之。胡以晃先攻安徽桐城，破集賢關，遂再陷安慶。賴漢英、石祥貞、攻九江、湖口，進圍南昌，編修郭崇濤、諸生羅澤南、率湘勇及子弟鄉人赴援，南昌之圍遂解。秋九月，胡以晃、引兵入湖北境，連下黃州、漢陽，遂震兩湖，分道北進，一軍入孝感，一軍自應城攻德安，爲防兵所阻，不得進，乃退漢陽，爲清同知伍惺、所邀擊，進追賈州，督師吳文鎔、戰敗自殺，而武漢等處，望風瓦解。清廷聞之，命曾國藩、往援，師失利，會副將塔齊布、率師往援湘潭，擄戰大捷，遂復湘潭，繼分兵三路略定湖北。時北方直隸山東等省太平軍，漸次爲僧格林沁、勝保等所破，太平丞相林鳳祥、主將李開芳，皆被擒，不屈死。

太平軍之別都將翼王、石達開，英王陳玉成等，集兵力於贛皖間，破曾國藩之水師，乘

勝西上，武昌已定而復陷，復攻江西，五十餘縣皆陷。其九江武昌之戰，清將塔齊布、羅澤南、先後歿於陣，江南大營，以分兵出援之故，大敗於孝陵衛，提督向榮、憂憤死，清軍又大挫。羅澤南死，胡林翼、拔李續賓、代領全軍，而江西之清軍，乞援益急，林翼、乃分軍四千往援。是時武昌被圍既久，翼王、自江西分遣赴援之師，爲清軍所擊走，武漢太平軍以糧盡援絕，遂失陷於清軍，清軍乘勝，大張勢力，官文、爲湖廣總督，胡林翼、爲湖北巡撫，再定武昌、漢陽，各路兵逼江寧府城而軍，江南大營復振。時翼王石達開，自江西入浙江，湘軍水師總兵楊岳斌，陸師布政使李續賓、與曾國藩弟曾國荃兵，合攻九江，克之。曾國荃兵，克復吉安。道員齋啓江等兵，克復邵武，閩境肅清，湖北、江西、福建之太平軍漸次蕩平。未幾，清軍忽有三河之敗。太平英王陳玉成、主皖事，既陷廬州，防守三河甚固，李續賓、遂進攻三河，玉成等抄續賓軍後路，殲湘軍之精銳。時揚州江北大營亦陷，張國樑、率江南軍渡江，復之，太平軍圍攻六合，張國樑、赴援，及至，城已破，翼王石達開，統兵入湖南，圍衡州，不克；攻寶慶、永明、道州，不濟；改攻桂林，不勝；繼陷慶遠府、揚州、六合、合肥、宿松、太湖、黃梅各郡縣；及浙江防守十五營，皆爲太平忠王所破；江南大營，亦爲李秀成、所襲；清提督和春、張國樑、均敗歿。江蘇之蘇州，常州、松江，浙江之杭州、嘉興、湖州、相次陷於李秀成，兩江總督何桂清、遁，江蘇巡撫徐有壬、浙江巡撫羅

遵殿均死。效忠異族，致殺身之禍，亦可憐矣。

江浙之敗，清廷聞警，詔授曾國藩、爲兩江總督，並命爲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

曾國藩、奉命移駐祁門，太平軍分三路以圍之。清咸豐十一年，夏四月，國藩、自湘增募萬人至，掘長壕以困之。太平軍英王陳玉成、率師赴援至桐城；副都統多隆阿，安徽按察使李續宜、合軍擊敗之；湖北巡撫胡林翼，復移營合圍安慶，玉成、問道入湖北，連破黃州、蘄州、德安、諸郡縣，以圖解安慶之圍，果也續宜、率軍回援，林翼、亦還。玉成、返安慶，築壘防守，會提督鮑超、成大吉、合師至，城中餉援俱絕，遂陷，玉成遁去，太平軍之精銳盡喪，陳玉成、於廬州敗後走壽州，爲勝保、所殺。安慶、既下，清廷益恃湘軍維持將潰之命運。曾國藩、以江寧爲太平軍之根據地，乃使其弟國荃、圍之，並令左宗棠、自衢州、規復浙江，先後克復金華、紹興、湯溪、永康、武義、桐廬、富陽，各縣，令李鴻章，提淮軍及常勝軍英將戈登、美將華爾等，自上海往援蘇州，常州；先後克復松江、嘉定、常熟、昭文、太倉、崑山、新陽、吳江、江陰、無錫、各縣，攻復嘉興、常州府城。

時太平軍以內訌，楊秀清、有異志，韋昌輝、與石達開、將楊秀清、殺死，韋昌輝、繼將楊秀清家人，及黨羽屠戮，以石達開、之反對，又欲殺之；達開、率隊由湖南走四川，四川總督駱秉章，會土司襲擊之，達開、以糧絕，馳清軍前受執，以圖一死保全軍，秉章殺之。

，招撫其士卒，將奔二百人，銳卒數千人，無一降者。先是曾國藩，聞達開、走四川，以書勸達開降，其辭曰：『國朝七葉相傳，號爲正統；深仁厚澤，禮士尊賢；如將軍者，一登廟堂之上，方過冀北，而羣馬皆空；英雄用武，只求建白；將軍寧不知作退一步想耶？彼秀全、以草茅之士，挺而走險，窮蹙一隅，行將焉往？將軍窮而他往，倘再不得志，其非吾所敢言也。弟忝主軍戎，實專征伐，將軍或失志迷途，或回開覺岸，盡在今日，惟將軍圖之。』達開、拒之，並寄數詩以見志，中有二句曰：『我志未酬人亦苦，東南到處有涕痕。』民族英雄之末路如此，亦可慨矣。

是時提督鮑超，已先後克復青陽、石埭、太平、涇縣、寧國、建平、金壇、等處，太平保王洪容海、乞降，楊秀清弟輔王楊輔清、敗走，國藩弟曾國葆、克復繁昌，兵部侍郎彭玉麟、水師提督楊岳斌，克復江寧對岸之九汴州。沿江方面，曾國荃、克巢縣、蕪湖、大勝關、秣陵關等地諸嬰隘，遂進軍金陵城外，駐雨花台，以圍攻金陵。天王詔李秀成、率諸軍入衛南京，秀成、聞命，乃令各路軍效命，親率軍六十萬，專注雨花台湘軍營。同治二年正月，曾國藩、自安慶出巡各師營伍，沿途察軍情形勢，知太平軍之必敗，具疏定進攻之策。（曾文正公奏稿卷三十一）。

太平軍自英王陳玉成，被安慶失敗後，翼王石達開於四川敗死後，惟餘李秀成、一軍據

江南，支持殘局。國荃、圍攻不得逞，惟城中糧絕，食草根樹皮，天王憂憤疾篤，托孤秀成，遂卒。太子福璘即位，年十六。（羅惇愚太平天國戰紀）。秀成、日綜政務，夜則巡軍，國荃、開埠道以攻城，情勢益急，有秀全寵臣沈桂、松王陳得風，吏部尚書朱兆英、陰通國荃，及地道崩，械遂陷，秀成、爲敵擄，被殺。金陵破日，饑軍十餘萬，無一降者。亦可見太平軍反抗清軍之忠勇精神，千載下猶有生氣也。

（七） 中國民族之革命運動與滿清之傾覆

滿清統治中國，幾及三百年，當其末年，政治日益腐敗，列強之壓迫，日益加甚，而滿清皇族大臣，抱其寧贈友邦不與家奴之愚見，對於國家領土主權，不加愛惜；一方以種族之軋轢，刺激大多數之漢人，如大夢之初醒，知革命排滿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而民族革命運動至清末之時期，遂有不可遏抑之勢矣。（拙著中國近代政治史一〇四頁）。太平天國失敗後，黨羽散於各地，而洪門會三合會哥老會之派別，散於國外者，多在南洋美洲等處，爲民族革命運動之潛伏勢力。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之領導者爲孫總理；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之領導機關，爲中國國民黨；中國國民黨之前身是興中會與同盟會。甲午中日戰起，孫先生以爲有機可乘，乃赴檀香山，集合同志，創立興中會，得海外華僑之贊助，會務日益發達；自興

中會設立之後，革命運動，乃始發軔於中國，(1)乙未廣州之役，光緒壬辰年，孫總理與陸皓東、楊飛鴻等，創立興中會於廣州，運動遣散之軍隊，謀一舉奪廣州，分三路進攻；一從汕頭，一從西江，一從香港爲援軍；事洩，汕頭西江之兵，被阻不得進，陸中首領陸皓東、朱全貴、丘四等，被獲遇害，事敗後，孫總理與鄭士良、陳少白、尤烈、區鳳墀等，出險至香港，總理東渡日本，此爲中國革命運動第一次之失敗。(2)惠州之役。自廣州失敗後，孫總理抵日本，使黨人畢永年、聯三合會、哥老會、興中會，設興漢會於香港，庚子春間，適拳匪亂起，總理委鄭弼臣、爲惠州總司令，招集各會黨，集於大鵬灣附近之三州田山寨起義，粵總督德壽，派重兵於深圳，淡水間以備之，弼臣、知事機已洩，遂統兵破清兵於佛子坳等地，復進兵永湖，破清軍數千，提督劉萬、逃，乃乘夜進攻白芒花以蹙其後，旋進軍至崩崗墟，與清軍戰，大敗之，弼臣、連戰月餘，彈藥已盡，求獲接濟，遂至潰敗。當弼臣、在惠州苦戰，總理令史堅如、在廣州謀炸德壽、以爲聲援，炸斃官吏二十餘人，毀署後圍牆數丈，史堅如、被擒遇害。畢永年、擬集同志謀再舉，因所購械彈中途沉沒，遂逃至日本，惠州之役，亦告失敗。(3)漢口之役。當義和團起事，聯軍入京之際，唐才常、遂乘機舉事於漢口，與林述棠等於漢口進行，黃興、於湖南，吳祿貞、於大通，聯合湖北、湖南、安徽及長江上下游之哥老會，組織自立軍，以才常、爲總司令，定於庚子七月廿九日於漢口、武昌、

漢陽、同時起事；以湖北新堤、蒲圻之會黨爲援助；湖北應城、巴東、長樂之會黨，首先發難，安徽、大通繼之，湖北沔陽之新堤，蒲圻之蕭樓岡，湖南臨湘之灘頭，皆接踵起，均先後破獲；江督劉坤一，鄂督張之洞，皖撫王之春，湘撫俞廉三、等，復派兵嚴密搜捕，唐才常、林述棠等二十餘人，均被捕下獄，未幾，皆被殺，株連死者，達百餘人。(4)長沙之役。甲辰廣西起義，蔓延全省，柳州兵變，其勢尤亟，壬寅(光緒二十八年)洪秀全、之姪洪全福，得李紀堂、之贊助，起事廣州；上海有萬福華、槍殺王之春、之事，凡此皆與革命之運動有關。至甲辰長沙之役，則爲黃興、所發動。甲辰十月，黃興、聯絡哥老會首領馬福益等於長沙舉事，爲鄂督張之洞、探悉，發兵搜捕，長沙學生之被捕者十三人，被殺者二人，黃興等至上海，復渡日本，與孫總理遇，合組革命同盟會。時哥老會首領馬福益、事後被殺，其黨大憤；黃興、回湖南與之結合，編革命軍爲三路：一踞瀏陽以進窺長沙，一踞萍鄉之安源爲根據地；一由萬載、東出瑞州、南昌、以援長江。事洩，清廷派江、贛、湘、鄂、四省兵，圍攻革命軍，革命軍、卒致失敗。(5)潮惠之役。乙巳年春(公元一九〇五年)，孫總理重至歐洲，向留學界宣傳其革命之主張，是年夏間，由歐美赴日，與黃興、宋教仁等，組織革命同盟會於東京，自同盟會組織以後，革命運動，遂有蓬勃之現象。丁未四月，孫總理於安南河內，策動潮州饒平縣黃崗會黨。與福建詔安縣會黨結合，謀劫黃崗協署器械起事。

克寨城，攻拜州，與潮州鎮兵會戰，不能勝，退至大澳山，鎮兵破攻寨城，遂棄城而逃。同時惠州黨人鄧子瑜等，奉總理命，聯合會黨於七女湖起事，博羅會黨援之，先後爲營圍解擊敗。(6) 欽廉之役，先是廉州、三那地方，有萬人會，以劉恩裕爲首，抗插糖捐，官吏勸諭解散，不聽，遂調營兵前往，會衆擊之，爲營兵所敗，營兵乃攻三那，堅守一晝夜，始攻破，會衆遂遁去。同時欽州張得清，亦乘機而起，與三那會黨結合，清吏派郭人濬、趙伯先、二人統帶新軍往平之，總理派黨人黃興、胡毅生、聯絡二人，贊成革命，允許如有堂堂正正之革命軍起，彼等必倒戈相應，總理遂派人往約欽州會黨，及各屬鄉團，爲一致之行動；一面派查野長知、同日購械，並招集安南同志，聘任法國退伍軍官多人，待軍器運到，即成立正式革命軍，不期運械計劃被阻，革命軍雖得欽州防城，勢力未見進展，郭、趙兩軍，見黨軍之薄弱，亦未響應。清吏續派大軍圍攻革命軍，革命軍敗退于十萬大山。(7) 鎮南關河內之役。自欽廉失敗後，總理與黃興、胡漢民，並法國軍官及安南同志百數十人，改由安南進攻廣西，擬奪取鎮南關，爲根據地，遂聯絡近地之游勇，佔領鎮南、鎮北、鎮東三砲台，清軍官陸榮廷、龍濟光，率軍進攻革命軍，革命軍以軍器不繼，乃棄關退入安南之河內，以圖再舉。孫總理離河內後，復令黃興、籌備再入欽廉，以圖集合該地之同志，並令黃明堂、窺取河口，以圖進取雲南爲革命根據地；旋黃興、舉討志轉戰於欽廉、上思一帶，以彈盡

被絕敗退；黃明堂、聯絡清軍一部內應，攻河口得之，並佔鎮南溪等處及四礮台，清兵投降者，達五千人；黃興、自越南海防至河口督師，不料行至中途，被法國官吏，疑爲日人，遂截留之，送回河內，爲清吏探悉，與法政府交涉，解之出境，河口、以指揮無人，遂致失敗。(8)安慶之役。丁未安慶之役，趙義者爲紹興徐錫麟、徐錫麟、曾遊日本習警察，回國後，與陳伯平、馮宗漢等，設法復會於上海，繼謀於安慶起事，運動軍警各界，爲內應，丙午年五月二十六日，徐錫麟、乘其所辦巡警學校，學生畢業之期，邀集安慶官吏往閱學生操；當閱操時，于禮堂中，槍擊恩銘、率學生據軍械局，防營兵圍之，其黨陳伯平、戰死，徐錫麟、及馬宗漢、被獲後，遭殺戮，餘黨散去。越二年，安徽又有熊成基、江蘇人，少壯入伍，以功升安徽馬礮營隊官。先是湖北陸軍與兩江陸軍，定期會操於安徽太湖縣地，適皖省查悉革命黨有乘秋揚起事之消息，又逢光緒帝及西太后死去，人心洶洶，官場防範極嚴，熊成基、遂乘機鼓動，全營譁變，戊申十月二十六日晚，安慶城外礮兵營先發，熊成基、擬率衆入城，時朱家寶、爲皖撫，知有變，即下令閉城嚴守，革命軍以礮攻城，皖撫通電援軍赴救，熊成基、遂敗退，後逃至哈爾濱，會貝勒載濤、出使歐洲，經過哈埠，謀於車站狙擊之，被捕，乃殉難。(9)廣州新軍之役。廣州新軍之役，爲黃克強、趙伯先、所運動，當時新軍之衷同情於革命者，擬於庚戌正月某日發難，約期未屆，而新軍忽因事與巡警互毆，遂開

覺，新軍奪請武昌槍械，提督李準、率軍應戰，並令虎門秦炳直、備兵來援，新軍倪映典、率軍相抗，中彈斃命，餘軍至糧彈盡絕而散。(10)黃花岡之役。自新軍失敗後，總理在南洋各埠籌款，決定大舉於廣州，先遣黃興、趙伯先、返港，準備規劃，以軍法瀚勒分科任事，各有負擔責任，以運動軍界，依總理之計劃，徵集同志八百人爲前鋒，(一)攻兩廣總督署，黃興、統之；(二)攻水師提督署，趙伯先、統之；(三)攻督練公所，徐維揚、統之；(四)防截旗滿界，兼佔大德、歸德兩城門，胡毅生、等統之；(五)襲擊巡警道中廣協署，並防守大南門，梁起等統之；(六)佔據飛來寺軍械局、兼破小北門延新軍入，姚雨中等統之；以上各率百人；其他李文甫、洪承點等；各率五十人，各地援隊員，暗爲應援；不料內情爲奸細密告張鳴岐，機關多破獲，粵吏大索黨人，黃興、聞報益急，即偕各路黨軍進攻，久戰無援，卒歸失敗，前後被捕黨人，均慷慨就義，殉國之慘，于斯爲烈。(11)滿清之傾覆。黃花岡失敗，革命黨策劃長江方面之起義，謀於武漢樹基礎，而黨人張振武、熊秉坤、蔡濟民等，遂運動湖北新軍，以爲起義之準備。適清廷欲借外債以收回鐵路爲國有，人心憤激，革命黨人知有機可乘，遂於八月十九夜九時，由工程第八營左隊熊秉坤、首先發難，轟擊督署，清官瑞澂、張彪等，均棄城逃；革命軍遂擁黎元洪、爲鄂軍都督，漢陽漢口，同時佔領，領事團承認革命軍爲獨立團體，宣告中立。武昌起義後，湖南、江西、陝西、山西、雲南、

安徽、江蘇、浙江、廣西、福建、山東、山西、四川、貴州、甘肅、新疆等省，先後宣佈獨立；廣東方面惠州、東莞、寶安、南海、順德、香山等縣黨人，亦率民軍起義，諮議局知大勢已去，議決宣佈獨立，仍舉張鳴岐爲都督，惟張鳴岐、竟挾庫款逃，諮議局乃舉胡漢民爲都督。清廷聞各省民軍起義，大爲震動，卽派兵赴援，由薩鎮冰、程允和、統率，以陸軍大臣蔭昌、節制各軍，起用袁世凱、爲湖廣總督；袁世凱、督師與革命軍大戰於潘水之南，革命軍敗退，清軍入漢口街市，縱火焚燒，精華盡失；自是革命軍固守漢陽、武昌，旋黃興、被任爲總司令，迭次與清軍接戰，不利，退守武昌，漢陽爲清軍所佔。時江蘇、浙江、上海、安徽、廣東、廣西、聯軍，會攻南京，張勳兵，大敗，南京遂爲革命軍所佔領。南京光復後，革命軍已佔優勝，清廷起袁世凱、爲內閣總理，派唐紹儀、爲議和代表，革命軍派伍廷芳、爲代表，兩方經多次之磋商，以優待清室爲條件，而清帝遂退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爲一大中華民國。遂組織臨時政府於南京。孫總理於民國紀元一月一日於南京就總統職，而數千年君主專制之局，因以推翻；數百年異族統治之基，因以掃蕩，懿歎盛哉！

(八) 清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成敗之因果關係

蒙古侵略中國，乃第一次之亡國，滿清侵略中國，乃第二次之亡國，而第二次之亡國，爲期且及三百年。滿清侵略中國成功之原因如下：滿清太祖努爾哈齊，爲一有軍事天才之人，當陷撫順，破清河堡，明朝遭逢意外之攻擊，以楊鎬、爲經略，抵抗滿清，不料在薩爾滸大敗，清兵乘機，陷開原鐵嶺，明之南北關盡失，明熹宗先後用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爲經略，可惜當時不知兵事之文官，只是不負責任之批評，致三人先後受罪，與滿清以進取之機會，此其一。清兵大舉攻錦州，薊遼總督洪承疇，統十三萬兵赴救，卒在松山失敗；及承疇、被擒，錦州失陷，關外重鎮，碩果僅存，不料吳三桂、甘心作漢奸，引狼入室，繼有祖大壽、孔有德、尚可喜之知兵大員，先後降服于滿清，自殘同種，棄節事仇。此其二。滿清爲游牧之部落民族，具有慷慨好戰之性質，依軍制立國，初設國旗，分黃紅藍白四色，其兵制，每三百人設一佐領，每五佐領，設一參領，每五參領，設一都統，每一都統設左右副都統；另有精旗，以備緩急，舉族皆兵，武力強大。此其三。遼東已失，明廷以王化貞、巡撫廣寧，熊廷弼、建三方布置策，主堅守廣寧、天津、登、萊、各設水師，而自居山海關節制之，化貞、反對其主張，遂失數城，明殺廷弼，以孫承宗、代爲經略，承宗、主嚴守錦右，使崇煥、守寧遠，練兵屯田，立成重鎮，魏忠賢、忌之，使人劾袁崇煥，代以高第，第、盡撤守備入關，開門揖盜，雖有良將，不能信用。此其四。明末飢民餓兵，潰爲流寇，賊禍蔓延

民陷廢族，物窮生變，傷敗國本。此其五。有此五禍，此滿清之所以亂衰，驅直推中國也。滿清統治中國，其間經初期兵之反抗，鄭成功之謀此種，漢族抗清之初期運動，及楊芳戰爭英法聯軍，甲午，八國聯軍，由滿清領事對外諸役，滿清以漢族解散運動組織力之薄弱，未有成功，後者則由滿清政府內政之日益混亂，不足以資統率，殊收效果；其有勉者，滿清不年之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與孫中山所領導之國族革命運動也。太平天國為近代漸興之革命勢力，當其始蓬勃一時，南風風起雷之勢，不次而遂致失敗者何也？在太平軍彈奏勝利之曲，稱長帝難，有楊、韋之亂，倡議之人，刺離分裂，內訌既起，各自樹時，清廷遂有禍可乘矣。此其一。天王自楊、韋之亂後，政權委於親近，受賄執法，貪黷聚斂，無所不為，甚至恣殺殺奪，亦曾帖取刑，其後南京被圍，糧食不足，以致失敗。此其二。太平天國之傾覆，雖由湘淮軍之效忠清廷，然所以促太平天國速以傾覆者，由於戈登（Gordon）所率之常勝軍，脫離長江下流以南各要地，故李鴻章之軍，能向北流進發，與會國藩之軍會合；蘇州之攻陷，南廣之總攻擊，均得力於外軍之協助。此其三。當此大決之效忠清廷者，有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江忠源、彭玉麟、沈葆楨等，彼輩以對名出身而統帶軍隊，本以忠附愛國之義，綱常名教之說，為傾覆太平天國之主眼痛條，則起士大夫階級之同情，而思有以效忠清廷。此其四。太平天國起義諸傑，有熱烈之革命精神，而未有革命之堅韌。

意識，不知鞏固革命之組織，實施革命之政權，故建都南京之後，蹈襲歷史杜詩建之殘餘剩
 度，只圖個人幸福之享樂，未有深植革命之中心勢力，而致失敗。此其五。可知滿清當時所
 獲得最後之勝利者，非無故也。滿清統治中國，當其末年，政治日益腐敗，而滿清之壓迫日益
 加甚，而皇族重臣，抱一尊僧友邪不與家奴之惡見，對於國家領土注權，毫無愛惜；且防
 使漢人之服有清廷者，咸懷失望；一方種族之軋轢，刺激大多數之漢人，如大夢初覺，知革
 命排清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中國民族之革命運動，至清末，遂有如秋初然如燎如達
 之勢。欲平天國之革命，雖終歸頓壓，而被輩所揭一驅逐胡人之旗號，仍振奮人心，大陸光
 緒末年，盛倡革命時，太平天國之小說故事，皆為宣傳資料之巨擘，一乘啓滄海中國歷史有
 年學術思想史中譯版三七頁，拙著中國近代政治史論著版一〇四頁，而清初發明諸書，如
 黃梨洲、顧亭林、朱舜水、王船山等，皆於思想界播下之民族意識，遂成於國人之心理，如
 揭思想之解放運動，作革命前驅之先聲也。孫中山順宇宙之潮流，能免滅種族律論之障礙
 者，固有因也。在中國革命史上，如比朱廣洲之義，以忠烈受殺，橫泊受殺，張鈔之殺，潮惠
 欽廉鎮南河口之殺，安慶徐錫麟，汕頭謝之殺，廣州新軍級黃兆龍之殺，武昌起義各將領應
 之殺，革命黨人服膺主義之堅，赴湯蹈火之勇，為歷史所稱許，此皆由階級之組織，如
 而黨人忠勇犧牲之誠，足以光昭史乘，著在天地。建國防務序，如前文所述，建國軍中在計餘陣中畢

生學力，盡瘁於斯，精誠無間，百折不回，滿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窮途之困苦所不能撓，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厲，用能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卒賴全國人心之傾向，仁人志士之贊助，乃得推覆專制，創建共和。『據此，滿清之傾覆，辛亥革命之成功，由於賢明革命之領袖，與夫全國人民之擁護，而後底於成功也。民國成立，四萬萬之民衆，以爲可由國體之改變，而刷新政治，達到革命之主張，中國之貧弱，人民之痛苦，社會之凋殘，帝國主義之壓迫，可以一掃而空之；豈知禍變以日積而日深，生機以日積而日削，弊政以日積而日甚，推究其原因，非一言可盡：（1）革命之勢力，未有充分表現；（2）帝制之遺孽，未有澈底肅清；（3）各方割據之內爭，未有完全團結；（4）軍閥武人之對立，未有真正消除；（5）經濟建設之方法，未有積極實現；（6）三民主義之大道，未有積極推進；（7）帝國主義者之惡劣勢力，未有澈底掃滅。孫公中山於建國方略自序有言：『不圖革命初成，黨人即趨異議，謂予所主張者，理想太高，不適中國之用，衆口鑠金，一時風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爲民國總統時之主張，反不若爲革命領袖時之有效，而見之施行矣。此革命之建設，所以無成，而破壞之後，國事更因之以日非也。夫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其爲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此「革命尚未成功，一重慶原因之」也。盧溝變起，中華民族參加於歷史稀有之神聖抗戰，由賢明領袖

中華民族抗戰史

二五三

蔣總裁之領導，致力於抗戰建國，為數萬萬民族之生存，一舉其功於一役，其戰功可與金日成相提並論也。

結 論

中國民族立國亞東，已有數千年之歷史，其立國未嘗不久也，其文化未嘗不悠遠也，其領土未嘗不廣博也，其種胤未嘗不衆多也。顧數千年來慘澹經營，備嘗艱苦，能卓然立於大地，而不爲強敵外患所陵侮宰割者，賴有扶顛定傾旋乾轉坤之民族抗鬥精神，以爲之撐持也。苟失此精神者，強敵可以奴虜我，雖管我，戮辱我，滅亡我，苟存此精神者，則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日月賴以明，河嶽賴以定者也。中國數千年來，與外患相終始，其歷史上之對外戰爭，皆緣於外敵之侵略，初未嘗懷一併吞他人之意志，而奴隸之，牛馬之，臣妾之，其迫不得已而爲對外之戰爭，皆起於自衛作用反抗強敵以圖自存者也。昔明陳子龍、與孫臏方碩膚嘗有云：「今中國人民之衆，土地之廣，百倍於虜也，然而有一人每飯不忘虜而憂之者耶？有一人腐心切齒而欲食虜之肉者耶？受其遷陵而不以爲恥，供其殺戮而不以爲恨，則虜亦何憚而不來也。……使舉國之人，皆以盪虜爲事，而功名富貴，非盪虜不可得；下至兒童婦女，皆磨刃設弓，以尋諸仇讎；我恐雖開關而延，虜亦不肯入矣。」

今天寇猖狂，捲東南之半壁，城邑摧殘，居民盡爲灰燼，生命屠戮，財產擄劫，存者流

離播遷。極人世之慘痛。則堅強民族意識。以反抗日寇之侵略。非目前四萬萬五千萬之中華民族。唯一之課題耶？昔錢希聲、錢晉升心史有：「吾人不可一日無此心，吾人不可一日無此舉。」（見建國月刊社民族正氣文鈔一〇七頁引）此心此事，即民族抗鬥以爭生存獨立之志事也。埃及蘭百年前為俄普奧三國所瓜分，而於歐戰中能成新興之國者，賴伯德符斯基等民族領袖，以提挈波蘭民族之精神。今波蘭亡矣，苟今後波蘭有此民族精神，則將來之復國，可期也。斯篇之作，所以揭發數千年來中國民族抵拒外寇侵犯之史實，而喚起中華民族抗戰之精神，冀集中其抗戰建國之力量，以驅除強寇之壓境，創造自由獨立之雄邦，以立足於大地也。抑又慮之，中華民族數千年之抗戰，為求民族之生存也，民族生存，有其生存之組織，有組織而後力量能集中，外寇有不能震撼之勢。一節二十四史，即中華民族生存之奮鬥史，足以知孫公中山所提倡之民生史觀，為歷史之圭臬，有不可磨滅者在也。

(附註)

第十五頁至第十九頁書側「導言問題之提出」係「第一章 中國民族之起源問題」

第二一頁至第二五頁書側「導言問題之提出」係「第二章 黃帝與堯舜時代中國民族對外戰

爭之概況」

第二七頁書側「導言問題之提出」係「第三章 夏商時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

第二九頁至三五頁書側「導言問題之提出」係「第四章 周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

第三七頁書側「導言問題之提出」係「第五章 秦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

第三九頁至八九頁書側「導言問題之提出」係「第六章 漢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之概況」

第九一頁至一〇九頁書側「導言問題之提出」係「第七章 三國及兩晉時代中國民族對外戰

爭之概況」

第一一一至一一七頁書側「導言問題之提出」係「第八章 南北朝時代中國民族對外戰爭

之概況」

(以上各條係手民誤排特此更正)

民族文化叢書

學術叢書 第二種

中華民族抗戰史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初版

實價國幣叁元

著者：陳安仁

出版者：民族文化出版社

曲江抗日西路三號

印刷者：國民印刷所

地址：河西三段大中工廠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6
752932
127

東省圖書雜誌審查處發給審查證號字第七八三號

